

增廣智囊補

增廣智囊補目錄

上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爲上。故愚夫或現其一得。而曉人反失。諸千慮。何則。上智無心而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游刃有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鉅事遇之而皆細。其斡旋入於無聲臭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閑閑。豪傑所疑。迄乎斷斷。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余條列其概。稍分四則。曰見大。曰遠。曰通。曰迎。而統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見大卷一

太公 孔子 諸葛亮 光武帝 使馬圈 還押
 仲使 胡世寧 韓滉 錢鏐 燕昭王 丙吉
 郭進 假書 楚莊王 袁盎 王猛 魏元忠
 柳玘 廉希憲 范文正 徐存齋 屠杵石 李

上智部遠猶卷二

孝壽 宋元獻 胡靈桂 尹源 張耳 狄武襄
 邵雍 楊士奇 嚴震 蕭何 任氏 董公
 蘭相如 寇恂 張飛 曹彬 竇儀 魯宗道
 呂夷簡 古弼 張承業 後唐明宗 唐高祖
 劉溫叟 衡青 程信 李勣 馮媛 王旦 胡
 漢 孫覺 趙清獻 賈彪 柳公綽 季本
 訓儲二條 李泌 王叔文 白起祠 蘇頌 魏
 叛二條 宋藝祖三條 郭欽 處繼遷母 徐達
 元旦日食 貢麟 契丹立君 地輿 貢道
 陳恕 李沈 韓琦 劉大夏二條 辭連署 辭
 密揭 辭例外賜 范仲淹 趙忠簡 文彥博
 王旦 王守仁 主婚用蠶 陳仲微 陳寔 姚
 崇 孔子 宓子 程琳 高明 王鐸 孫仲純
 張詠 李允則 記元祐事二條 陳瓘四條
 林立山 周宗 韓雍 喻樛 楊榮 趙鳳 楊
 王司帑 程伯淳 薛李昶 徐誼 李賢 劉晏
 李晟 呂文靖 掌璽內侍 裴寬 李祐 王
 文正 公孫儀 孫叔敖 范蜀公 汪公 華歆

巖院主僧 東海錢翁 辭餽 屏姬侍 唐
肅 阿豺

上智部通簡卷三

唐文宗 宋太宗 宋真宗 曹參二條 李及

戒更革 御史臺老隸 漢光武 薛簡肅二條

張詠 諸葛孔明 高拱 倪文毅公 吳惠 龔

遂 徐敬業 朱博二條 韓哀 蒲宗孟 吳正

肅公 萬觀 王敬則 程明道 王子醇 竊鎮

毆人 甲仗庫人 草場火 驛舍火 文彥博

張遼 薛長孺 霍王元軌 呂公孺 廉希憲

林興祖 李封 耿楚侗 向敏中 王旦 喬

白巖 韓愈 裴晉公 郭子儀二條 王陽明

王璋 羅通 吳履 葉南巖 鞠真卿 趙豫

褚國祥 程卓 張文懿公 張永 范希陽 牛

宏 明鑑

上智部迎刃卷四

子產 田叔二條 主父偃 裴光庭 崔祐甫

王旦二條 嚴求 陳平 宋祖 曹彬 張方平

拒高麗僧焚四 秦檜 吳時來 陳希亮等四

蘇子容 馬默 于謙 李賢 王瓊 劉大

夏 張居正 劉坦 張忠獻 留志淑 王益

賈耽 處工李羅等 王欽若 令狐綯 李德裕

呂夷簡 王守仁二條 朱勝非 停胡客供

補儒士 襲土官 蔣恭靖 汪應軫 沈啓 范

檀 張翰 韓琦 趙令鄒

明智部總序

馮子曰。自有宇宙以來。只爭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開闢明。亂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則麻鏡不明。則銅人不明。則墮於雲霧。今夫燭腹極照。不過半磚。朱曦霄駕。洞徹八海。又况夫以夜為晝。盲人瞎馬。僥倖深溪之不買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夢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絲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斷人之所不能斷。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為知微。為億中。為剖疑。為經務。吁。明至於能經務也。斯無惡於智矣。

明智部知微卷五

箕子 殷長者 周公太公 辛有 何會 管仲

伐衛 伐莒 臧孫子 南文子 智過 絳疵
諸葛亮 梅衡湘 魏先生 夏翁 尤翁 關
斯彌 邱成子 龐仲達 張安道 陳瑾 王禹
偁 何心隱 潘濬 卓敬 朱仙鎮書生 沈諸
梁 孫堅 皇甫鄴 曹瑋 齊神武 任文公
東院主者 第五倫 魏相 馬援二條 申屠蟠
張翰等 程生 列禦寇 韓平原館客 唐六
如 萬二 嚴辛 陳良謨 東海張公 郝超
張忠定

明智部億中卷六

子貢 希昇 范蠡 范睢 姚崇二條 王應
陳同甫 李泌 荀息 虞卿 傅岐 策陝城
策魏博 料土蕃 王晉溪 章孝寬 劉恢 楊
廷和 卜偃 士鞅 楚蕪賈 班超 蔡謨 曹
操四條 郭嘉 虞翻 黃權等 羅隱 夏侯霸
傅嘏 陸遜 孫登 盛文肅 邵康節二條
邵伯溫 范忠宣 常安民 喬壽朋 曹武惠王
明智部剖疑卷七

漢昭帝 張說 李泌 寇準 雋不疑 孔季彥

張晉 杜杲 蔡京 曹克明 大水 西門豹
宋均 聖水 佛牙 活佛 蔡仙姑 程珦
石佛首 妬女祠 張昺三條 孔道輔 戚賢
黃震 席帽妖 白頭老翁 錢元懿 夢虎 張
田 隋郎將 賀齊 蕭瑀 陸貞山 魏元忠
鼓妖 李忠公
明智部經務卷八

劉晏四條 平糶 社倉 周忱 樊登 陳壽巖
二條 平米價二條 撫流民三條 耕牛 義船
虞集 劉大夏 董搏霄 劉本道 蘇軾 張
需 李若谷 趙昌言 屯牧 張全義二條 植
桑除罪 鉛鐵錢 錢引 益衆 陶侃 蘇州堤
丁晉公 鄭端簡公三條 徐杲 賀盛瑞九條
陳懋仁 葉石林 虞允文 植槐 置鼓 分
將 徐階二條 習射 習騎 曹瑋 虞翊 款
二條 安黎嗣 平軍民變 三受降城 釣魚山
孟珙 中興十策 李綱二條 沈晦 汪立信
文天祥
察智部總序

馮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屬於至聖。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爲用。神矣。廣矣。善於相人者。猶能以鑒貌辨色。察人之富貴。福壽貧賤。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則人之忠佞賢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詰奸。卽以此爲照人之鏡而已。

察智部得情卷九

唐御史 張楚金 崔思說 邊郎中 解思安 獄

歐陽暉 尹見心 王佐 殷雲齊 周紆 高

子業 程徽 張舉 陳騏 范檣 楊評事 楊

茂清 鄭洛書 許襄毅公三條 藏金 甘露寺

常住金 藏錢 李若谷 呂陶 裴子雲 趙

和 何武 張詠 奉使者 張齊賢 王罕 韓

億 于文傳 張三翁 黃霸 李崇 宣彥昭

范郃 安重榮 韓彥古 孫寶 杖羊皮 杖蒲

圍 傅瓊 孫主亮 樂藹 李南公 韓

察智部詰奸卷十

趙廣漢二條 周文襄 陳壽巖 張敬 虞朗

王世貞三條 王墩 王陽明 蘇渙 范檣 總

韓察盜 董行成 維亭張小舍 蘇無名 千里

急 京師指揮 耿叔臺 張驚 李復亨 向敏

中 錢澡 吉安老吏 周新異政 吳復 彭城

王激 高潛 楊津 柳慶 劉宰 胡汲仲 楊

武 劫麥 竊茄 盜牛舌 盜石榴 盜櫻 子

產 嚴遵 元絳 張昇 陸雲 蔣恆 楊逢春

馬光祖 符融 王明 范純仁 劉宗龜 郡

從事 徽商獄 臨海令 王安禮 母訟子二條

僧寺求子二條 魯永清 張駱 慕容彥超

韓魏公江點

膽智部總序

馮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膽。此其濟則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陷不犯。非無膽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耶。智藏於心。心君而膽臣。君令則臣隨。令而不往。與夫不令而橫邊者。其君弱。故膽不足。則以智鍊之。膽有餘。則以智裁之。智不能生膽。膽不能生智。剛之克也。勇之斷也。智也。趙思綰嘗言食人膽。至於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酒吞其膽。夫欲取他人之膽。益己之膽。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

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膽益壯。則古人中之以感克。以譏斷者。若而人。吾輔乎。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侯生 班超 耿純 溫造 哥舒翰 李光弼

柴克宏 楊素 安祿山 呂公弼 張詠 黃蓋

况鍾 宗威愍 楊守禮 蘇不韋 誅惡僕二

韓寶建德、陳星卿 李福 薛元賞 羅點

膽智部譏斷卷十二

齊桓公 衛嗣君 高洋 周瑜等三條 築大龜

燒堡 清潤城 韓浩 寇恂 劉暹 唐侃 段

秀實 孔鏞 姜綰 文彥博 陸莊簡公 陸文

裕 韓魏公二條 呂端 辛企李 王安石 毛

澄 祝知府

術智部總序

馮子曰。智者術所以生。可術者智所以轉也。不智而言術。如傀儡百變。徒資嬉笑。而無益於事。無術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信執轡如組。運楫如風。原隔關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腸太行。危灘駭浪。輒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顛且覆者幾希矣。變之縮也。蟄之伏也。辭之決臍。蚶之示

創也。術也。物智且然而況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國而解衣。孔尼獵較。散宜生行賄。仲雍斷髮。文身。麤以為飾。不知者曰。聖人之智。有時而殫。智者曰。聖賢之術。無時而窘。緩而不遂。謂之委她。匿而不章。謂之謬數。詭而不失。謂之權奇。不緩者物將格之。不匿者物將傾之。不詭者物將厄之。嗚呼。術神矣。智止矣。

術智部委蛇卷十三

箕子 孔融 翟子威 魏勃 叔孫通 王守仁

王曾 周忱 唐順之 楊一清 許武 廉范

周新 陳瓊 王翦等二條 王戊 阮嗣宗

郭德成 郭崇韜 宋主

術智部譏斷卷十四

宋祖 武王 散穀 藏穀 范仲淹 服紫 服

練 禁穀擊 東方朔 留侯 梁文康 傅珪

洪武中老胥 王振 賀儒珍二條 滿龍 郭元

振 梅衡湘 寧越 慎子 顏真卿 李允則

何承矩 蘇秦 王尼 王隨 王忠嗣 謝安

李邵 段秀實 馮瓚 僕散忠義 晏嬰 王守

仁 鷓夷子皮 嚴養齋 周玄素 唐太宗 狄

青 王安石

捷智部權奇卷十五

孔子 淮南相 王敬則 宋太祖 宋太宗 高

皇帝 吳官蓋 鄭公孫申 胡松 狄青 王瓊

楊雲才 种世衡 雄山智僧 李抱貞 劉允

佐 陝西鐵鏡 出見錢 令狐楚 俵馬 徐道

覆 秦王禎等 楊璫 韓雍 王導 程嬰 太

史慈 陳子昂 爰種等三條 王東亭 吳質

司馬懿等四條 杜畿 曹冲 楊倭漆 喬白巖

宗威感 張易 張循 王老卒 司馬相如

附智醫二條

捷智部總序

馮子曰。成大事者。爭百年。不爭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變之會。如火如風。愚者犯焉。稱覺則去而遠之。賀不害斯已矣。今有道於此。能返風而滅火。則雖拔木燎原。適足以試其伎而不驚。嘗試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爭雖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則其為刻彌多矣。又况乎智之遲疾。相去不啻千萬里者乎。軍志有之。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夫速而無巧者。必久而

愈拙者也。今有徑尺之樽。置諸通衢。先至者得醉。繼至者得嘗。最後至則乾唇而返矣。葉葉而摘之。窮日不能斲一樹。秋風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靈萬變。而不窮於應卒。此惟敏悟者庶幾焉。嗚呼。事變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審矣。天下亦烏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捷智部靈變卷十六

鮑叔 管夷吾 延安老軍校 吳漢 漢高帝

晉明帝 爾朱敞 韋孝寬 宗典等三條 王羲

之 吳郡卒 伯顏 徐敬業 陳平 劉備 崔

巨倫 倉卒治盜 張佳胤 羅巡撫 沈括 河

清卒 呂頤浩 段秀實 黃震 趙葵 周金

徐文貞 王守仁 換字 添字 胡興 張浚

張詠 徐達 顏真卿 李授 顧琛 李迪 叛

卒 叛將 曹克明 太史慈 涿人楊四 李文

達 周文襄 韓襄毅二條 耿司馬 御史失篆

王安 朴極

捷智部應卒卷十七

張良 救積澤火 直百錢 知縣買飯 造紅桌

捷智部敏悟卷十八

質瓦 周沈二條 張愷 張鼓 陶魯 邊老

卒 蒺藜棒 冰礮 豬脬涉淮 塞城寶 治堤

窰石 築垣 曹操 孫權 書城壁 韓琦

檜木川 邵溥 盛文肅

司馬適 李德裕 洪鍾 高定 杜鎬 文彥博

司馬光 王戎 曹冲 張齊 戴順 楊佐

尹見心 懷丙 功德碑 修龍船腹 虞世基

周之屏 杜瓊 譙周 梁武帝 熊火 柏人

牛口 曹翰 鄭欽說 楊德祖四條 劉顯 東

方朔 開元寺沙彌 合狐綯 丁晉公 相國寺

詩 李彪 劉瑛 木馬謎 拆字謝石等三條

蘇黃遷謫 子犯 劉伯溫 董伽羅 河水乾

玉曇哲等三條 先進場 曹良史 占狀元二條

剃髮 剃髮 舌生毛 季毅 郭喬卿 李仙

藥二條 楊廷式 索統 周宣 顧琮 符堅

張猷 衛中行 王戎 曾進 掛冰 筮疾 占

兄弟 占子

語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非語也。語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窮。期期者有庸。丈夫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異焉。兩舌相戰。理者必伸。兩理相資。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師。仲連以之高。莊生以之權達。儀衍以之富貴。端木以之列於四科。孟氏以之承三聖。故一言而或重於九鼎。單說而或強於十萬。師片紙書曰。或賢於十部。從事口舌之權。顧不重與。談言微中。足以解紛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智澤於內。言溢於外。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語智部辯才卷十九

子貢二條 魯仲連 虞卿 蘇代二條 陳軫

左師觸龍 庸芮 狄仁傑 陸賈等二條 所養

卒 楊善 富弼 王守仁 張嘉言 王維 秦

慮

語智部善言卷二十

凌陽臺 說秦王 晏子二條 馮圍 中牟令

鄭涉 李忠臣 武帝乳母 簡雍 昭陵 吳璠

香草根 賈翊 解縉二條 史丹 谷那律

裴度 李綱 蘇子絳 施仁望 李晟 折契丹

二條 韓億 馮當世 邵康節 謝莊 裴楷等
四條 楊廷和 顧鼎臣 宋汝霖 潘京 布政

司吏 朱文公 吳山 附奇談二條

兵智部總敘

馮子曰。岳忠武論兵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愚以為爲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嚴也。爲將者患不知耳。誠知差之累骨。不如驢之間狐。楚之抗降。不如晉之釋原。偃之遷延。不如帶之斬髮。季之負載。不如孟之焚舟。雖欲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泓水之襄敗於仁。鄒陵之共敗於信。閩中之飛敗於嚴。邲河之穀敗於勇。越公委千人以背敵。馬服須後念以濟功。李廣罷刁斗之警。淮陰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嚴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嚴而若此。其故何哉。智與不智之異耳。智遇不智智勝。智遇尤智智勝。故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謫勝。或出新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勝。天異時。地異利。敵異情。我亦異勢。用勢者因之以取勝焉。往志之歸兵者備矣。其成敗列在簡編。的可據。吾於其成而無敗者。擇著於篇。首不戰。次制勝。次詭道。次武案。岳忠武曰。運用之妙。在乎一

心。武案則運用之跡也。儒者之言兵。然儒者政不可與言兵。儒者之言兵。惡詐。智者之言兵。故恐不能詐。夫惟能詐者能戰。能戰者所能爲不戰者乎。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荀彧 伍員 高昭玄 周德威 諸葛恪 楊侃

高仁厚 岳飛 李愬 趙充國 析公

王德用 韓世忠 程昱 陸遜 高仁厚 李光

弼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孫臏 趙奢 李牧 周亞夫 周訪

陸遜 陸抗 鄧艾 唐太宗 李靖 朱雋

耿弇 韋叟 馬燧 鄭子元 李晟

劉琦 韓世忠 曹瑋 狄武襄 戚事伯 爾

朱榮 劉江 馬隆 陶魯 韓雍 李繼隆

吳成器 王陽明 楊銳 沈希儀 趙臣 王

式

兵智部詭道卷二十三

鄭公子突 夫概王 鬪伯比 蕩賈 田單 江

東橋 張子房 李廣 王越 呂蒙 馬隆 孫

廣 虞翻 祖逖等三條 戚宮等三條 賀若弼

用問三條 內應二條 劉邨二條 止追者二

侯淵 韓信三條 張安範二條 越勾踐

柴紹 朱雋 周亞夫 宇文泰 韓世忠 馮異

王腹 達奚武 廚人濮等三條 狄青 朱景

傅永 張齊賢 藥人三條 認賊將二條 裴

行儉 賀若敦 李光弼 虞翻 程昱 度尙

孔鏞

吳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項梁 司馬師 李綱 戰車 吳玠 吳璘 九

軍陣法 撒星陣 鴛鴦陣 郭忠武 輪圍 凱

口圍 太子晃 冰城 張魏公 桓崇祖 柴潭

宗澤 浮梁二條 韋孝寬 羊侃 楊智積

張巡 王稟守城 孟宗政 劉馥 盛昶 許遠

王濬 王彥章 韓世忠 船置草 破鐵 柴

斷險道 縱煙二條 李勣 拐子馬 鐵浮圖

錢傳瑾 楊璇 竹筒 假獸四條 師馬 師蟻

無底船 鐵菱角 火老鴉 分兵 合兵 蠶

錯 范睢策秦 王朴策周 任環等 習馬鍊刀

法

閨智部總敘

馮子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其然豈其然乎。夫麒麟雖祥。不能捕鼠。文鳳雖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已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聖善。首推邑姜。孔子稱其才與九臣埒。不聞以才貶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則懵。無才而可以爲懵。則天下之懵婦人。毋盡皆德類也。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齊也。日沒而月代。婦所以輔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睦睦。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於閨智也。賢哲者以別於愚也。雄略者以別於雌也。呂武之智橫而不可訓也。靈芸之屬智於技。上官之屬智於文。織而不足術也。非橫也。非織也。謂之才可也。謂之德亦可也。若夫孝義節烈。形管傳馨。則亦閨中之麟祥鳳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閨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國朝高皇后 趙威后 劉娥 李邦彥母 肅宗
朝公主 房景伯母 柳氏婢 崔敬女 絡秀
樂羊子妻三條 孫太學妓 吳生妓 陶侃母

李禽母 王孫買母 趙括母 柴克宏母 嬰母
 陵母 叔向母 嚴延年母 伯宗妻 李新聲
 婁妃 董氏 王章妻 陳仲子妻 黃霸妻
 屈原姊 傅負羈妻 漂母 何無忌母 王珪母
 潘炎妻 辛憲英二婢 許允婦 李衡妻 庾
 玉臺婦 李文姬 王佐妾 王冀公孫女 袁隗
 妻 李夫人 張說女 唐潮州妓

閔智部雄畧卷二十六

君王后 齊姜 張后 藝祖姊 劉太妃二婢
 苻堅妻 劉志遠夫人 李景讓母 楊敞妻 葛
 婦 孟聚妻 鄧曼 洗氏二婢 白瑾妻 夫人
 城 娘子軍 李侃婦 晏恭人 竇女 王翠翹
 孫翊妻 申屠希光 鄒僕妻 謝小娥 呂母
 李譖女 紅拂 沈小霞妾 邑宰妾 崔簡妻
 藍姐 新婦處盜 遼陽婦 李成梁夫人 木
 蘭等三條 練氏 陳覺妻

雜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何以名雜也。以其賤而狡。慧而小也。正智無
 取於狡。而正智或反爲狡者困。大智無取於小。而大智

或反爲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
 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
 不大乎。一錫也。智以娛老。路以脂戶。是故狡可正。而正
 可狡也。一不龜手也。或以戰勝封。或不免於泮澣洗。是
 故大可小。而小可大也。雜智具。而天下無餘智矣。難之
 者曰。大智若愚。是不有餘智乎。吾應之曰。正惟無餘智
 乃可以有餘智。太山而却撮土。河海而擇涓流。則亦不
 成其爲太山河海矣。雞鳴狗盜。卒免孟嘗爲薛土客。顧
 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謂正且大者。不反爲
 不善用智者之賊乎。是故以雜智終其篤焉。得其智。化
 其雜也可。略其辭。探其智也可。

雜智部狡黠卷二十七

呂不韋 陳乞 徐溫 荀伯玉 高歡 潘崇
 曹操四條 田嬰 劉瑾 趙高 李林甫 石顯
 藍道行 嚴嵩 吉溫 陽虎 僞孝二條 丁
 謂 曹翰 秦檜 李道古 鄒老人 嚙耳詛師
 土豪張 嫩生光 永嘉舟子 乾紅貓 鐵牛
 京邸中貴 一錢騙百金 老嫗騙局 乘驢婦
 卜者朱生 黃鐵脚 竊警 僞跛僞躄 蹙盜

京都道人 丹客二條 誦僧 白鐵余 劉龍

子 馬太守 大安國寺奸民 南京道者 文科

二條 猾吏二條 袁術諸婦 達奚盈盈

雜智部小慧卷二十八

周主 商太宰 韓昭侯 子之 葦母恢 蘇代

薛公 江西日者 江彪 孫興公 科試郊餞

唐類函 孟陀 寶公 寶義 石子 黠童子

黠豎子 節日門狀 智勝力 定遠弓手 种

氏取虎 術制繼母 制妬婦 赦上舍 金還酒

債 下馬常例 吞舍利 陳五 易術 誘出戶

謝生

敘一

天地黜黑誰爲照之日月火也人事黜黑誰爲照之智也
天地之智曰日月火人心之日月火曰智道德家之言曰
智者人心之干莫能殺人亦能自殺鬼家令其已事也故
古之至人畏智如畏刃吾友猶龍氏曰此用智者之罪非
智罪也夫干將莫邪聖人以之斷物豪士以之立權賊夫
以之扶人眼屠人腹賊夫手中之干莫卽聖人手中之干
莫也神人護身之智卽織人殺身之智也復仇者不咎干
莫則殺身者亦不當咎智矣是故有智之人游行世間如
白日滿月萬炬火之下見重泉得其水骨見砂不達其本
際盛神法五龍實意法騰蛇散勢法鷲鳥察人心之理明
變化之狀而謹司其門戶以籌筭萬類之終始罔不給焉
無智之士如走落日死月息炬之下摘植索塗或觸其額
或蹶其踵不戒而墮於深壑則畢其命而已矣若者白日
失彩九野欲晦嬰兒盲老漢稍弄其利刃於尺寸之際已
遭抉鼻滅趾之凶意者當有神人觀乎陰陽人事之端合
離終始之紀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乎其次者亦揣乎飛
箝抵齧之術而守之以誠然者是亦黑夜之日月火也於

是猶龍氏作智囊而其友金瓶張明弼爲之序

敘二

莊生推本道德之意以絕聖棄智爲指歸至其拯援機用投新礪之及導窳游虛要以德符帝應仍其世於人間故曰莫若以明曰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曰以恬養智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紊其數蓋苦心濟世非忘世也猶龍負通方適用之才侘傺不自得所閱歷世變物情既殷且繁迺舍斂旁慧翁而歸之經術參稽入深滔滔然識古今來事功作用爲鍾儒羨品腐爛太甚乃取方內外九流百家通變成務卓絕閃爍之觀心所能會口不能言千古可思一時不可說莫不發其要眇抉其幽隱使微妙玄通之士超然悟會於意言之外破大疑宅大快心爽而誕欲流蓋入世用世之概見於此矣宇宙一活局耳執方引經之徒膠一實以御百虛知形而不知情知理而不知數知用而不知機成敗得失介在呼吸弗能轉也咨嗟憤惜而善其後不既晚乎是書也於以成天下之聲譽非小補也雖然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蕭條滅沒猶鏡水受形不設知故而方圓曲直自生故足貴耳而如以爲乘箝抵讎掉關張翕之資以內符應外摩爲發伏之鉤距

爲釣事之甘餌猶囊倒儲以隨採取華焉殆矣庸詎可乎夫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師馬得路師蟻得水無成法可摹也見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而知爲車見鳥跡而知著書類相取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矣此神明之用淡然者君之乃知淵積之地注然平靜寂然清冷從發慧雖頓挫險怪離合縱橫莫不行乎冥冥偶乎深深苟離其所縱熠煜之光輝燭四海而純白不備迷生於情神生大驚昧然而成機械誦詐之用此其辨不既微矣乎風過河也有損日過河也有損風與日相守於河以爲未始擾者何也恃源而往者也善夫猶龍之爲是書殆非謀報渾混之德者也什磨何之察與五尺童子同功智愚合體明闇一源其含結者厚故可以動可以靜可以出入而取捨晁大夫離其囊而構闢焉以至於兵致譽咎並集豈知乾淵坤之囊皆陰陽妙用耶囊之入於無疵括之深於不測命編者其有憂患乎吾將與竟老易之旨矣

答想天奏名日大谷居士沈幾題

敘三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爲焦土人無智爲行屍
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均則水滿之人事均則智滿
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茂不繇此何以明之昔桀紂
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
愚而元智元愚而聖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爲述
也或難之曰智莫大於舜而困於頑嚚亦莫大於孔而厄
於陳蔡西隣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穀食東隣之
子紇字未識坐享素封僕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
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
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若夫土窮而石見則變也有种世
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
窮智智復不窮於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於塵泥於井存
於若蔡何暇釋於床而弦於野子且未知聖人之智之妙
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
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
不錯不死於智死於愚方其坐而譚兵人主動色迫七國
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爲不智讒與身滅雖然

錯愚於衛身而智於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於
名臣輓近斗筭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
誰媿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前乎錯有楊里
子焉後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範王德儉焉其在皇明
楊文襄公並擅斯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務豈
助身榮道秦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賭一人之溺而廢
舟楫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
智也智繇性生乎繇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
水然藏於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
吾憂夫人性之鋼於土石而以紙上言爲之舂錘庶於應
世有稷爾或又曰僕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
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
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
惟其智雖奸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爲蛛網
而推之可漁一以爲蠶繭而推之可寶譬之谷王衆水同
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誓其語於篇首馮子名夢
龍字猶龍東吳之畸人也

續敘

憶丙寅歲余坐蔣氏三經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請教於海內之明哲往往濫蒙嘉許而嗜痂者遂冀余有續刻余獲蘆中老儒爾目未睹西山之祕籍耳未聞海內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願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苟鄰於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輯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鳴吠之長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厭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尙虞其寡第余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質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隻字乃至摻括無遺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後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猶未已故致用雖貴乎神明往蹟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痂者之請而已也書成值余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庫諸書蓋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語爲敘而畀之

吳門馮夢龍題於松陵之舟中

上智部見大卷一

一操一縱。度越意表。尋常所驚。豪傑所了。集見大。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齊人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爲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

齊所以無惰民。所以終不爲弱國。韓非五蠹之論本此。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爲大司寇。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小人無過人之才。則不足以亂國。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駕馭。則又未嘗無濟於國。而君子亦必不概擯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門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

之。可與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爲一時辨言亂政。蓋爲後世以學術殺人者立防。○華士虛名而無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實不可用。壬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唐肅瑪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陽丞郭仙舟。投醜獻詩。數言。觀其文理。乃崇道教。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此等作用。亦與聖人暗合。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諂道者。卽爲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諸葛亮

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費禕爲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於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商君

刑及棄灰。過於猛者也。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於寬者也。論語赦小過。春秋譏肆大愆。合之得政之和矣。

光武帝

劉秀爲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悅。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將也。

使馬圍

孔子行遊。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馬。子貢往說之。果詞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宰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乃使馬圍往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予不遊西海也。吾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馬而予之。自是至理安得不從

人各以類相通。述詩書於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誤國也。馬圍之說誠善。假使出子貢之口。野人仍不從。何則。文質貌殊。其人固已離矣。然則孔子曷不卽遣馬圍而聽子貢之往耶。先遣馬圍。則子貢之心不服。既屈子

貢。而馬圍之神始至。聖人達人之情。故能盡人之用。後世以文法束人。以資格限人。又以兼長望人。天下事豈有濟乎。

選擇伴使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尤最。會江左使鉉來脩賓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詞令不及爲憚。宰相亦艱其選。請於藝祖。藝祖曰。姑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筆點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復請。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獲已竟往。渡江。始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鉉不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酬復。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當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辯駢詞。庸詎不若鉉。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孔子之使馬圍以愚應愚也。藝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盪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易。莊攜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談。髮呢甚無忌憚。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

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此卽蘇祖屈徐鉉之術。

胡世寧

少保胡世寧。仁和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今日正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公孫宏曲學阿世。然猶能開東閣。以招賢人。今世密於防奸。而疎於求賢。故臨事遂有乏才之歎。

韓滉 錢鏐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左。隨其才器。用之悉當。有故人子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宴。畢席端坐。不與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吳越王常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圍蘇州。使仁章通言入城。果得報而還。鏐以諸孫畜之。用人如韓滉錢鏐。天下無棄才。無廢事矣。

按史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守將孫瑛置輪於竿首。垂組投檣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

南人不能克。吳越遣兵來救。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疑卽一事。姓名必有一誤。

燕昭王

燕昭王問爲國。郭隗曰。帝者之臣師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賓也。危國之臣帥也。唯王所擇。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士開路。於是燕王爲隗改築宮。北面事之。不三年。蘇子自周往。鄒衍自齊往。樂毅自趙往。屈景自楚歸。

郭隗明于致士之術。便有休休大臣氣象。不愧爲人主師。漢高封雍齒。而功臣息膝。先主禮許靖。而蜀士歸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實。

丙吉 郭進

吉爲相。有馭吏嗜酒。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

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入。雲。中。代。郡。邊。歸。見。吉。白。狀。因。曰。恐。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郡。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讜。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

郭。進。任。山。西。巡。檢。有。軍。校。詣。闕。訟。進。者。上。召。訊。知。其。誣。即。遣。送。進。令。殺。之。會。并。寇。入。進。謂。其。人。曰。汝。能。誣。我。信。有。胆。氣。今。赦。汝。罪。能。掩。殺。并。寇。者。即。薦。汝。於。朝。如。敗。即。自。投。河。毋。污。我。劍。也。其。人。踊。躍。赴。闕。竟。大。捷。進。即。薦。擢。之。

容。小。過。者。以。一。長。酬。釋。大。仇。者。以。死。力。報。唯。酬。報。之。情。迫。中。故。其。長。觸。之。而。必。試。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過。尋。警。者。豈。非。大。恩。

假書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緣。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即。假。其。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時。有。張。李。二。生。欲。獻。策。于。韓。范。二。公。恥。於。自。媒。乃。刻。詩。于。碑。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詭。名。張。元。李。昊。到。處。題。詩。元。昊。聞。而。怪。之。招。元。昊。

人。致。與。語。大。悅。奉。為。謀。主。大。為。邊。患。奸。檜。此。舉。却。勝。韓。范。遠。甚。所。謂。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護。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為。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又。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匱。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卷。中。何。物。味。道。恐。盛。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郡。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二。事。俱。長。人。智。量。者。

楚莊王 袁盎

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闌。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視之。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及圍鄭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詢之。則夜絕纓者也。

盎先嘗爲吳相時。盎有從史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從史。從史亡。盎親追之。反之。竟以侍兒賜。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既入爲太常。復使吳。吳王時謀反。欲殺盎。以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會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置二百石醇醪。盎飲。五百人醉臥。輒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且曰。王且斬君。盎曰。公何爲者。司馬曰。故從史盜君侍兒者也。於是盎驚脫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術。克敵討叛。若張說免禍。可謂轉圜之福。兀朮不殺小卒之妻。亦險夷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嘗與所寵美姬同飲。有侍卒目視姬。不輒失答。周問。既自覺懼罪。周並不言。後與唐師戰。失利。周呼此卒奮勇破敵。竟以美姬妻之。○蘇慕恩部落最強。种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

恩竊與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欲寘之法。此生呼曰。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何惜一婢。說奇其言。遂以賜而遣之。後查不聞。及遭姚崇之構。禍且不測。此生夜至。請以夜明籬獻九公主。爲言於玄宗得解。○金兀朮愛一小卒之妻。殺卒而奪之。寵以專房。一日晝寢。覺忽見此婦持利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爲夫報仇耳。朮嘿然。慶使者卽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於諸將中。自擇所從。婦指一人。卽賜之。

王猛

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笑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况國家乎。違法請宥私也。嚴法勒兵悍也。且人將攻我。我因而赦。

之。不損威甚乎。然光竟與成大破燕兵以還報主帥。與其伸一將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貴乎軍法。又孰加于奮勇殺敵者乎。故曰。圓若用智。唯圓善轉。智之所以靈妙而無窮也。

魏元忠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令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因材任能。盜皆作使。俗儒以雞鳴狗盜之雄笑田文。不知爾時舍雞鳴狗盜。都用不着也。

柳玘

唐柳大夫玘。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牟磨秀才。即郡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柳獎飾甚勤。子弟以為大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滅三五員紳賊。不亦善乎。

廉希憲

元廉公希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方如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公亟延入坐語。稽經抽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賢問曰。劉整貴官。而兄簡薄之。諸生寒士。而兄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背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國家觸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絀此衰熄矣。

不惟與文。且令知節義之重。是具開國手段者。

范文正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夷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天下無廢人。所以朝廷無廢事。非大識見人。不及此。

徐存齋

徐存齋。繇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勸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

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不容改過。卽此便知名宰相器識。聞萬歷初公有士作怨慕章一題。中用爲舜也。父者爲舜也。母者句。爲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陳。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讀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藝祖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釋之。古來聖主名臣。斷無使性遂非者。

又聞徐公在浙時。有二三爭貢。譁于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遞貢。譁于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讀教條乎。連本道亦在教條中。做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讓皆息。公之持文體皆此類。

屠杵石

屠杵石。先生爲浙中督學。持法嚴。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攜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伴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

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鬢頗遠。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役喻其意。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旣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遂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卒自懲由貢爲教官。

李西平。擣城都妓行。爲節使。張延賞追還。卒成仇隙。趙清獻宰清城。而挈妓以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億。紅顏婦人。賢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人者少矣。宋韓億性方重。累官尙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艸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錮人於盛世乎。屠公頗得此意。

李孝壽 宋元獻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逮。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宋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靈桂

姑蘇志載此
爲趙繼大事

胡靈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靈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舉進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譎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禁誥生宿娼。法也。而告訐之風不可長。效尹書判及失稅私釀。專斬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婦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帥。捨其細而全其大。非宏智不能。

張耳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滅魏。懸金購兩人。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陳餘。餘怒欲起。張耳攝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踐石室。淮陰跨下。皆忍小恥。以就大業也。陳餘淺躁。不及張耳遠甚。所以一成一敗。

狄武襄

狄青起行伍十餘年。既貴顯。面涅猶存。曰。留以勸軍中。卽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遙附梁公。

邵雍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督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朱晦庵

李燔弟子。常方人。不必待仕官有職事。纔爲功業。但

隨力到處。有以反物。卽功業也。蓮池大師勸人作善事。或辭以無力。大師指椽曰。假如此椽。欲斜礙路。吾爲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覺臨難投効者。亦是寶山空回。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郡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仕途當以爲法。

楊士奇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籐箎。將以饋廷臣。邇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此單一焚。而邇者喪氣。省搢紳中許多禍。且使人主無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無智名。實大智也。豈唯厚道。○宋真宗時。有上書言宮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欲付御史問狀。王旦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請并付獄。上意寢解。公遂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上悔。復馳取之。公對已焚。乃止。此事與文貞相類。都是舍身救物。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過活。震召于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必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且此人不能向吾乞百千的非凡也。遂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

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頤。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西吳董尚書潯陽公。介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成。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尙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幣爲懽。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時尙書日老。青芝公不諳世故。願自處分。愚民望處一集千人。遂至破產。人始服尙書先見。○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使訪得富戶三人。召之諭以共建。長與呂山吳某與焉。吳曰。此不其費。小人當獨任之。察使大喜。吳歸語其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見。與潯陽公同。

蕭何 任氏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二人之智。無大小。易地則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越。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轂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瘠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作布易。乃遠求遷。致之臨邛。卽鐵山鼓鑄。運籌貿易。富至敵國。其識亦有過人者。

董公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天下共立義帝。項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竊素。告諸侯曰。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董公此說。乃劉項曲直分判處。隨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齊。其陳說皆本此。許庸齋謂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子房號爲帝師。亦未有此大計。

蘭相如 寇恂

趙王歸自澠池。以蘭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侈戰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見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鷲。獨畏廉將軍哉。願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弟子谷崇請帶劍侍側。以備非常。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家。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遂過去。恂遣人以狀聞。帝徵恂。使與復結友而去。

汾陽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萊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術也。○安思順帥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而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瞞目相視。不交一語。及

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破賊。○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先是開駝準雷州司戶準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張飛

先主一見馬超。以爲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待之厚也。闊略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刃立直。超入顧坐席。不見羽飛座。見其直也。乃大驚。自後乃尊事先主。

曹彬 資儀

釋嚴顏。誨馬超。都是細心作用。後世目飛爲粗人。大枉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之。及太祖卽位。語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命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卽爲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稱儀有守。欲以爲相。

魯宗道 字實夫 亳州人

宋魯宗道爲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飲歸。中使先入與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宗道曰。飲酒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鄉親遠來。遂邀之飲。然臣旣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眞實可用。

呂夷簡 二條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旣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上以爲得輔臣體。

慶歷中石介作慶歷聖德頌。褒貶甚峻。於夏竦尤極詆斥。

未幾黨議起。介得罪罷歸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煉遂謂介實不死。北走胡矣。詔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出中使典京東刺史。發介棺以驗實。時呂夷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擊戮不爲酷厲。萬一介真死。朝廷無故剖人塚墓。非所以示後也。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勘問。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結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潛。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不爲介。雪乃深於雪。當介作頌時。正呂許公罷相。而晏殊章得衆同升。許公不念私憾。而念國體。真宰相之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簡卽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臣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尙美人。皆以失寵廢。後宮以色進出。不可勝數。不並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古弼 張承業

魏太武嘗校獵西河。詔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弱者。上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我。還臺先斬此奴。時弼屬盡惶懼。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盤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胡。狡焉啓疆。是吾憂也。吾選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無咎。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

後唐莊宗嘗須錢滿博賞賚伶人。而張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謝曰。和哥繼岌小字。乏錢。可與錢一積。安用帶馬。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但先王顧命。誓雪國恥。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因持莊宗衣而泣。乃止。

後唐明宗

秦王從榮。性輕佻。喜儒學。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賦詩飲酒。一日明宗問之曰。爾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諸儒賦詩談道。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所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作笑

柄。吾老矣。於經義雖未曉然。尙喜聞之。餘不足學也。從榮卒敗。

李淵

李淵克霍邑行賞時。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援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遷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戶。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劉溫叟

開寶三年。劉溫叟爲御史中丞。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冀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衛青 程信

大將軍青兵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兵且盡。信降單于。建獨身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軍。當胡數萬。力戰一日。士皆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

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忠無威。而竊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常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者。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天子果赦不誅。

衛青握兵數載。寵任無比。而上不疑。下不忌。惟能避權遠嫌。故不然。雖以狄樞使之功名。猶不克令終。可不戒與。○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頗驕蹇。愛惜士卒。每得衣糧。皆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鎮節。無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爲然。向潞公述此語。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心。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猶未知。到中書自辨。潞公直視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却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輒驚疑。終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謀也。

休寧程公信爲南司馬。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貸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權闖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誼耶。論者以爲古名臣之言。

李愬

節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吳元濟送京師。屯兵鞠場。以待招討。使裴度入城。愬具弓韃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馮煖

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收資於薛者。馮煖署曰。能。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至薛。召諸民。當債者悉來。既合券。燔令以責賜諸民。悉焚其券。民稱萬歲。長驅至齊。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焚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疑孟嘗君。就國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攜幼。爭趨迎於道。孟嘗君謂煖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煖使齊復相田文。及立宗廟於薛。皆縱橫家熟套。惟市義一節。高出千古。非戰國策士所及。保國保家者。皆當取法。

王旦

王欽若。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旦。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則涕泣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且乃叱欽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且退。召欽若等。切責。皆皇懼。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旦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旦曰。陛下聖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人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對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數月。欽若等皆罷。

胡濙

正統中。宗伯胡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鳴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隱几而臥。竟失朝糾。

儼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狀元彭鳴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老成舉措。自得大體。

孫覺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普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趙清獻

趙清獻公。并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溼蒸。冬有瘴疹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追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罪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爲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

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曰賈男。生女名曰賈女。

手段已能辨賊。直欲以奇致之。

柳公綽

柳公綽。節度山東。行部至鄧。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聞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天倫王法。兩者持世之大端。彭舍賊寇。而案殺子。公綽置賊吏而誅舞文。此種識力。於以感化賊盜。賊吏有餘矣。若丙吉不問道旁死人。而問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季本

季本初仕爲建寧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巨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卽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

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

科場美事。人方爭而得之。誰肯舍甘就苦。選事義難。睹此當愧汗矣。

上智部遠鑑卷二

謀之不遠。是用大簡。人我迭居。吉凶環轉。老成昔壽。事深毋淺。集遠猶。

訓儲二條

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人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洪武末。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長孫周行村落。歷觀農桑之事。諭教者宜以爲法。

張昭先達事唐明宗。明宗諸皇子競侈汰。昭疏訓儲之法。略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師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傅共錄奏聞。俟皇上謁。陛下輒而問。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危安。

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爲萬世訓儲之法。勝如講經說書。作秀才學問也。

李泌

肅宗子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盜寇。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王叔文

王叔文以恭侍太子。嘗論政。至宮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諫之。衆皆稱贊。叔文獨無言。既退。獨留叔文問其故。對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何以知此。遂大愛幸。

叔文固儉險小人。此論自正。

白起祠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四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果入寇。敗去。德宗以爲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將解體矣。且立廟京城。盛爲禱祝。流傳四方。將召巫風。臣聞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蘇頌

蘇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唯頌奏宣仁後。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戮叛二條

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望風起鑰。及卽位。斬封邱吏。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高祖戮丁公。而封項伯。賞賈爲不均矣。光武封蒼頭子。密爲不義侯。尤不可訓。當以何真爲正。

至正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于行省。舉

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營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錢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己。真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有奴縛主者。視比人服其賞罰。有章。嶺表悉歸心焉。

宋藝祖三條

初。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今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我已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難。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欲富貴者。不過多得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

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使將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樂。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稍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

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末世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儉安。力主和議。則寇準李綱趙鼎諸人。用之有餘。安在爲弱乎。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狹。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爲亂。一老卒閉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

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假猪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當令畜自稚養。至大則殺。遂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餘。忽獲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澆之。倉卒不得。方悟祖宗遠慮。

郭欽

漢魏以來。光中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于邊地。峻四方出入之防。明先王

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卒有五胡之亂。

只有開國餘威可乘。失此則無能爲矣。宋初不能立威。契丹卒使金元之禍。相尋終始。我太祖北逐金元。威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犁來庭。豈非萬世久安之計乎。

處繼遷母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謂準曰。上戒子勿言于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人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願分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益堅其叛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卽不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

具是依。則爲俺答之款。具是違。則爲戎羌之叛。

徐達

大將軍達之憂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一狄。然嘗久帝天下。吾主上

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及歸報。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許多計較。然大將軍所以敢於縱之者。逆知聖德之宏故也。何以知之。于遙封順帝。赦陳理爲歸命侯而不誅知之。

元旦日食

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于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值華夷爭勝之日。故以契丹爲言。其實理合罷宴。不係丹之行不行也。

貢驕

交趾貢異獸謂之驕。司馬公言異僞不可知。使其異。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

契丹立君

邊帥遣种朴入奏。得驛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蘇頌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

君。儻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戡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地輿 貢道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遣送。至揚州。賺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做其規制供之。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宜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急令繕寫送之。於是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舉。蓋懲前事云。

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因遼州女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衆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許。

陳恕

陳晉公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餽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王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

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李吉甫爲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數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在此數。欲以感昏朝廷。大臣憂國。深心類如此。

李沈

李沈爲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沈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曰。外事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沈死。子必爲相。遽與人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沈又日收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歿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水。營宮殿。蒐講鑿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知沈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左傳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盡釋楚以爲外懼。厲公不聽。戰楚勝之。歸益驛。任嬖臣胥童。誅戮三郤。遂見弑於匠麗。文靖語本此。

韓琦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於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道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惑一宮嬖。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劉大夏二條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尙書公忠。令都吏簡故牒。劉先簡得匿之。都吏簡不得。復令他吏簡。項詰都吏曰。署中牒焉。

得失。劉徽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曠卽存。尙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竦然再拜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位不久屬公矣。

又安南黎灝。侵古城池。西路諸戰士。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尙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釐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尙書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陰受忠宣公之賜而不知。

辭連署 辭密揭

憲宗嘉崔羣。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矣。遂不奉詔。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

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

老成遠慮。大率如此。由中無寸私。不貪權勢故也。

辭例外賜

富鄭公爲樞密使。值英宗卽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

范仲淹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難出財物。而免于殺戮。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弼不謂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趙忠簡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知四州劉綱奏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誘。趙鼎繼奏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然朝廷略不加刑。外部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司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異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謫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折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破矣。浚始歎服。

文彥博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

出狀以視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也。

王旦

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僭行。或乘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聞。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守仁

陽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爲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伴爲不知。竟坐。上席而轉。傍席于下。彬輩遽出惡語。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諭之。復有爲公解者。乃止。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主婚用璽

鄭貴妃有寵于神廟。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於中。貴王安曰。主婚者。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

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慶。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曰：奈無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璽封之。誰曰不然。安從之。自是鄭氏不復振。

陳仲微

仲微初爲莆田尉署縣事。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遺其奴。是人有所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慚謝。

陳寔

寔字仲舉。以名德爲世所宗。桓帝時黨事起。逮捕者衆。人多避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竟詣獄。請囚。會赦得釋。靈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頗多全活。

卽菩薩捨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儂周。鳩摩羅什之事。苻秦。皆是心也。

姚崇

姚崇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崇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流涕時耶。恐

公禍繇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太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武后遷。五公相慶。崇獨流涕。董卓誅。百姓歌舞。豈獨驚歎事同。而禍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豈私也。然驚歎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時免禍之權術。崇逆知三思猶在。後將噬臍。而無如五王之不聽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孔子

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袁了凡曰：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似優於子路之受牛。孔子則取由而黜賜。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論流弊。不論一時論永久。不論一身論天下。

宓子

齊人攻魯出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戚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夫單父一歲之麥，其得失於魯不加強弱。若使民有倖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於救世似迂，於經世甚遠。

程琳

程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大麥續綱錢恐吏爲奸，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當時猶未知其言之爲利。至崇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高明

黃河南徙，民耕於地有收。議者欲履畝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每見沿江之邑，以攤江田賠糧，致困。蓋沙漲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見功，而不知異日減科之難也。川中之鹽井

亦然。陳于陸意見云：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百姓受累之極。卽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廢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日免課三年。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若山課多一時不能盡蠲，宜查出另爲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緩征，或對支。徐查新漲田，卽漸補扣，數年之後，其庶幾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贖判度支，每年以江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阻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議者皆服鐸之察事，以此大用。

國中鹽之法，輸粟實邊，支鹽內地，商人運粟艱苦，於是募民就邊墾荒，以便輸納，而邊地俱成熟矣。此鹽屯相須之最善法也。自葉侍郎謀徇鄉人之請，改銀輸部。

而邊地日漸拋荒。粟遂騰貴。并鹽法亦大敝壞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言真可畏哉。

孫仲純

孫仲純史節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場。其後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役。比舊浸繁。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山積。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又朝廷調軍器。有弩椿箭榦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鱧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榦。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被科無已時也。

張詠

張忠定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匹。民思公之惠。立廟報之。

又温州林官永嘉時。其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

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利民幾何。使歲爲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樹。中官怒而謂之。會薦卓異得免。近年虎丘茶。亦爲僧所害。僧亦伐樹以絕之。嗚呼。害不足道。爲人牧而至使民伐樹以避害。此情可不念與。林衛山先○泉南雜志云。泉地出甘蔗爲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蔗。茲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溥。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桑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草。湖民購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競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陳灌

陳灌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灌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乃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繇有此迹。不可泯也。

諫元祐事二條

神宗升遐會程頤以徹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韓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驗。

建中初年徽宗江公望爲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初號

諸臣。非有斬祛射鉤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

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神宗紹聖哲宗改元爲之對。有對則

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舉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勸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獨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獨。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

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獨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求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興。况未廢乎。市易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鑿然竟如其慮。

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款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鄒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款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絨。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慤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曰。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

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摘衡州別駕。尋竄昭州。果如璣言。二事一局也。謝從之而免讒。鄒違之而搆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尤信。

徽宗初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以璠華復位。司馬光等劾官爲所當先。陳璣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詔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貽悔。朝議以公論久鬱。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陳公在通州。張無垢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絳局中用公也。公料其無成。書已繕寫未發。州郡復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徵申政典局。乞于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何必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御覽。豈可復與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宦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生忌。恐尊堯至而竊已動搖。遂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已而悉如公。爲陽陽。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

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遠識。

林立山

武廟實錄將成時。首輔楊廷和以忤旨罷歸。中貴張永坐罪廢。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董中峯曰。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昨聞迎立一事。或曰絳中。或云內閣。誅賊彬。或由廷和。或云由永。疑信之間。茫無定據。今上方總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一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董公以白總裁。費鵝湖乃據實書。慈壽太后遣內侍取決內閣。天子絳是傾心宰輔。宦寺之權始輕。

周宗 韓雍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官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遁而辭。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疊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視顏而已。

韓公雍旬宜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旬旬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狀。公辭病曠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詳書其事。公上其事而去。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讎聞親王罪。械以往。韓上木几親書方釋。

喻樗

張浚與趙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悖戾矣。曹可以繼蕭。費董可以繼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氣脈也。若乃不貴李勣。以遺孝和。不貴張齊賢。以遺真廟。是人主自以私恩爲市。非帝王之公矣。

楊榮

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翼日卽薦曹鼎甫。陳循。高穀等。遂

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李彥和見聞雜紀云。言官論劾大臣。必須下工夫看。見眼前何人可代者。必賢于去者。必有益于國家。方是忠于進言。若只做得這篇文字。打着自己名頭。毫于國無補。不如緘口不言。反於我實無損。此亦可與楊公之論合看。

趙鳳 楊王司帑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楊王沂中閒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翼日詣司帑。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僞押來賺物。吾當執汝詣有司問。

罪。相者具言本末。至聲屈翼動。王聽。王之司謁與。司帑打合五千緡與之。相者大慟。痛罵司帑而去。異日乘間白楊。楊怪問其故。對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卽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程伯淳

程頤爲越州會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未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大旱。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樓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示留少俟。公不見。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詔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張讓衆所棄也。而太邱獨不難一弔。張懷素衆所奉也。而伯淳獨不輕一見。明哲保身。豈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識。並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預免董卓之辟。逮旣辟。稱疾不就。猶可也。乃因卓

之一怒。懼禍而從。受其寵異。死猶歎息。初心謂何。介而不果。沮而遂溜。公論自達。猶望以續史倖免。豈不愚乎。視太邱愧死矣。容齋筆記云。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居觀之東廊。栽花釀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數日方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謀亂。卽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良久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謝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風儀。多技術。西廊道士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罵。闔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靈龜。旋得上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無不厚報。若水乘驛赴闕。官至藥珠殿校籍。父母俱榮封。而老何以常罵故。朝夕憂懼。若水以書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鑿也。

薛季昶 徐誼

張東之等旣誅。二張遷武后。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桓彥範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及三思亂政。範甚悔之。趙汝愚先藉韓侂胄力。通宮掖。立寧宗。事成。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侂胄。勿

令預政。汝愚謂甚易制。皆不聽。止加侂胄防禦。使侂胄大怨望。遂搆汝愚之禍。

武三思。韓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討而除之。侂胄有功。故宜賞而遠之。除三思宜及遷武氏之時。遠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過此皆不可爲矣。五王汝愚。皆自持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駕而有餘。而不知凶人手段。更勝於豪傑。何者。此疎而彼密。此寬而彼狠也。忠謀不從。自貽伊戚。悲夫。

李賢

李賢嘗因軍官。有增無減進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議論關係甚大。

劉晏

劉晏於揚州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

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李晟

李晟之屯渭橋也。爰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爰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太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吾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單欲以神道疑敵。見兵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軍。

呂文靖

仁宗時。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啓。不得問。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呂文靖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掌櫃內侍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尊光宗爲太上皇。汝愚諭殿帥郭杲。以軍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請御寶。杲入索于職掌內侍。羊馴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墮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杲當取璽。從間道詣德壽宮納之。憲聖及汝愚聞。閉奉璽之際。憲聖自內出璽與之。璽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獻。此與絳侯請開之意同。功名之士未聞道也。絕大一題目。而好破題反被二閤做去。惜夫。

裴寬 李祐

裴寬爲潤州參軍。時刺史韋詵爲女擇壻。未得。會休日登樓。見有所墜于後園者。訪其人曰。此裴參軍也。義不以苞直汪家。適有人餉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墜之耳。詵嗟異。遂妻以女。婚日。詵韓其女使觀之。寬瘠而長。時衣碧。族人皆笑。呼爲碧羶。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寬後歷禮部尙書。有聲。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請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會幕僚。言將納壻。衆謂必貴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坐一將謂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爲托。卽席成禮。他日或請其故。祐曰。每見衣冠之家。締婚大族。其子弟習於淫奢。

多不令終。我以躬鈐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搏虛望。聞者以爲卓識。

溫公云。娶婦必不及吾家者。婦女必勝吾家者。娶婦不及吾家。則知儉素。嫁女勝吾家。則知畏謹。時謂名言。觀韋李二公擇壻。溫公義猶未盡。

王文正

文正公之壻韓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此小事。勿憂。一日謂女曰。韓郎知洋州矣。女大驚。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韓聞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後韓終踐二府。

古人自愛愛人不爭目。詭類如此。

公孫儀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旣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雖嗜魚。其誰給之。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明夫特人不如自恃也。

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

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邱。若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禮。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邱。

范雎夫言。龔十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國朝劉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嗚呼。真老成練達之語。

汪公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謂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說。恨汪公失其名。

見得真確。出自學問。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變。仕人舉動。當推賴自省。

華歆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

巖院主僧

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簡田。懷中取碗擲于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汝輩寧能謹飭自守乎。棄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吳淑初人

沈萬三家有聚寶盆。類此。高皇取試之。無驗。仍還沈。後築京城。復取此盆。鎮南門下。因名聚寶門云。

東海錢翁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衆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欲圖之。翁閱房。竟以千金成交。子弟曰。此房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達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夫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產。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乃往往成訟。惟錢氏貼然。

辭餽

劉忠宣大夏。戍肅州。貧甚。諸司憚逆瑾。毋敢館殺者。三學

生徒輪食之。有參將某。遣使致餽。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之。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尙書橐貲。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本不欲受。慮患乃第二義也。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千。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君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乃還所贈。衆服其德。忠宣蓋本此。

屏姬侍

郭令公每見客。姬侍滿前。及聞盧杞至。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婦女見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屬無噍類矣。

齊頃以婦人笑客。幾至亡國。令公防微之慮遠矣。○王勉夫云。甯成傳末。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折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爲人下。至爲周陽由所抑。何哉。周蓋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力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申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

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而與此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爲厚。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

唐肅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兩得之矣。

阿豺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同心。然後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枝葉扶疎。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庶焉尋斧。覆亡相繼。不謂北狄中乃有如此曉人。

上智部通簡卷三

世本無事。庸人自擾。惟通則簡。冰消日皎。集通簡。

唐文宗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

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卽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既不好名。以揚前人之過。又不好戲。以開侍人之端。覺革弊紛更。尙屬多事。此一節可稱聖主。

宋太宗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於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以狂藥飲人。而責其勿亂難矣。託之同醉。而朝廷之體不失。且彼亦未嘗不知警也。

宋真宗

宋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于法合死。特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聲叫喚乞劍。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處所。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

曹參 李及

曹參被召將行。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爲寄。後相曰。治無大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奸人何所容乎。參

既入相。一遵何約束。唯日夜飲醇酒。無所事事。賓客來者。皆欲有言。至則參輒飲以醉。酒間有言。又飲之。醉而後已。終莫能開說。惠帝怪參不治事。囑其子中大夫窋。私以叩之。窋以休致歸諫參。參怒。笞之二百。帝讓參曰。與窋何治乎。乃者吾使諫君耳。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視臣能孰與蕭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不是覆短。適以見長。

吏麻鄉相國園。羣吏日歡呼飲酒。聲達於外。左右幸相國遊園中。聞而治之。參聞乃布席取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言。

極繪太平之景。陰消近習之讒。

曹瑋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李及。上從之。衆疑及雖謹。原有行檢。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戍禁軍。白晝擄婦人銀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警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且

稱且知人之明。且笑曰。戊卒爲盜。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爲異。且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響服。瑋處邊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益歎服公之識度。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朝議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任至蜀。詠以爲政之法。詠曰。如己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後生負才。輒狹小前人制度。視此可以知戒。

戒更革

趙韓王魯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挾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曰。沈居相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具備。苟輕於所陳。一一行之。所傷實多。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耶。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漸。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貳。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嘗得寢罷。編摩之事。積

考之勤。何足當大官之膳。庶幾僅此可以償萬一耳。

羅景綸曰。古云。利不什不變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疑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豈法之生弊哉。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觀矣。

御史臺老隸

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卽直其挺。臺中以挺爲賢否之驗。范諷一曰。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自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甚愧服。

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隸淹也。絳縣老人。僅知甲子。猶

動韓宣之惜。如此老隸。而不獲薦劾。資格束人。國家安

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賢無方。則蕭穎士之僕。顧士或僕。

僕使去僕曰。非不爲吏部郎。頸深之奴。環好或僕。

則加愛其才耳。可爲吏部郎。頸深之奴。環好或僕。

魏公之老兵。公宴客。觀一妓。拈杏花。戲曰。無嫌。上杏。散

公命老兵喚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命在公問曰汝未去邪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可爲師傅祭酒其他一才一伎又不可枚舉矣。

漢光武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擊斬之而衆賊不知尙破臺軍而進宮中傳言休範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詣臺投名者已千數及至乃道成也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斃死尸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薛簡肅二條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卽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不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稍有意張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者以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願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梅少司馬國楨制關三鎮胡人或言於沙中得傳國璽以黃絹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共閱之當犒汝胡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璽卽眞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瀆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犒并黃絹還之胡大失望號哭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胡人視爲奇貨若輕於上聞胡益挾以爲重萬一聖旨徵璽而璽不時至將眞以封賞購之乎人服其卓識此卽薛簡肅藏印之意

○天順初年汗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以問李賢賢曰李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加兵必不可且寶璽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是之梅公之見與此正合

張詠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是先賦李順陷成都詔王繼恩爲招安使討之破賊復成都官軍屯府中恃功驕恣其人聞知龜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譎訥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

與主帥有不協名。

按忠定不以耳目專委於人。而探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李旼問其旨。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猶曰。張公當是絕世聰明漢。

諸葛孔明

丞相既平南中。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政教。十年之內。辦首可化為編氓。此上計也。公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彼新傷破。父兄死喪。立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反廢殺之罪。自嫌嚴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使夷漢相安足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晉史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一百七十歲。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史對曰。亦未有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安當如公者。溫乃慚服。凡事只難得安當。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高拱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開動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曰。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讐。總出仇口難憑。撫臺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民俗自相讎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其民背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庸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其讎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道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民俗。令陪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

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勦。而上疏辨冤。阮狃于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近往勦。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勦。喜曰。吾係聽勦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羣奸而赴省。所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贖。安智猶不從。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國家于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朘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爲主持。勢必用兵。即使倖而獲捷。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讎殺之民人。甚無謂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倪文毅

孝宗朝。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譏勦。司馬馬公疏。今中外疲困。災異疊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諭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如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且使思疊聞而輕我乎。遣朝官諭之固善。若諭之不從。則策

窘矣。不如始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自服。俟不服。議勦未晚也。乃簡參議郭公緒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餘抵金箇。參將盧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人持檄往諭。皆被拘。盧還軍至於厓。遇公語其故。且戒勿追。公曰。吾受國恩。報稱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尙得生還。况此事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公曰。蘇君以黑髮去。白髮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引疾。公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險不可騎。乃批荆徒步。繩挽以行。又旬日至一大澤。羣都士人以象輿來。公乘之上。霧下沙。晦溥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僅一舍。公遣官持檄過江。諭以朝廷招來之意。金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亦至此乎。即發諸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長槊勁弩。環之數重。有譯者泣報曰。賊刻日且焚殺矣。公叱曰。爾敢爲問耶。乃拔劍指曰。來日渡江。敢復言者斬。思疊既見。敕諭禍福。明甚。又聞公志決。即遣酋長數輩來受令。及饋土物。公悉却去。邀思疊面語。先敘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聞者皆俯仰泣下。請歸侵地。公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公因詰盧參將。先所遣人出以歸公。盧得公報馳至。則已撤兵歸

地矣。

才如郭緒。不負倪公任使。然是役紀錄。止晉一階。而緇功羅防功橫殺無辜。輒得封蔭。嗚呼。事至季世。不惟立功者難。雖善論功者亦難矣。

吳惠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獠人則騰躍。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人。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衝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苗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猛從山頂覘得惠。使其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龔遂

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

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歲召見。形貌短小。不副所聞。上心輕之。問息盜何策。遂對曰。海瀕遼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改容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且無選用賢良。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謂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

漢制太守皆專制一郡。生殺權在手。而龔遂猶云。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况後世十羊九牧。欲冀卓異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斬于爲朝廷安民而已。今則不然。無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爲罪。事定反以爲功。人心叢叢。思亂誰之過歟。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羣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彼州發兵郊迎。敬業盡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總

平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管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其魁首。賈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朱博二條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然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

博爲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若其頰。府功曹受賂。自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

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能自救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隱匿。欺覆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嘗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韓哀

宇文帝宇文時。韓哀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哀至密訪之。竝州中豪右也。哀陽不知。竝加禮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皆惶怖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哀因取名簿藏之。勝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于是旬日間。盜悉出首。哀取簿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繇是羣盜屏息。

蒲宗孟

賊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蒲恭敏知鄒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

吳正肅公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保伍。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趨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斂錢財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鞠實。告者以誣得罪。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瀧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緜是無復有驚。能實行編甲之法。何處不可。

王敬則

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儉。召其親屬于前。鞭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前儉自代。諸儉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辱及親屬。親屬亦不能容儉矣。惟儉知儉。舉儉自代。勝用緝捕人多矣。

程明道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錢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

脅舟者業挽舟。使之悟絜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真道學也。

王子醇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令杖背二十大刺。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戎兵馬騎甚衆。芻糧亦富。而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竊鎖 殿人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有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而已。後數日。他謀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分。并盜還之。謀大

斬沮盜反得罪。

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李允則不治。但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請。答曰：無有也。蓋他謀願以殿人爲質。驗既無有。乃殺之。

甲仗庫火

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嵐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勅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祥符末。內帑災。緣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書悉抑之。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駢集。受帛四百萬。蓋且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則茗籠運甲亦此意。

草場火 驛舍火

杜絃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變。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謂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頭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

文彥博

文潞公知成都。嘗於大雪會客。夜久不能。從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校爲之。座客股票。公徐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明日乃究問。先折者。杖而遣之。

氣猶火也。挑之則發。去其薪則自熄。可以弭亂。可以息爭。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兇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讞之。遇事須有此鎮定力。量。然識不到則力不足。

張遼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

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殺之。

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此皆以靜制動之術。然非紀律素嚴。雖欲不動。不可得也。

薛長孺 王驥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戎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子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也。

王忠穆公驥。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爲亂者。驥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之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鍾排闥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之急。變且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諡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二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歸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塞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廉希憲

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若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寬釋。就

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所以隸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縱虎遺患也。八春能殛之。希憲能生之。畏威交集。不患不爲我用矣。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邊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遠至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鷲。因僞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子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成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懼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卽張榜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伴以不實斥去。又以告。獲僞造二人并賊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置之法。民賴以安。

始以緩而致之。終以急而斃之。除兇惡。須得此深心辣手。

李封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若此服出入者。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皆先諸縣。竟去官不捶一人。

耿楚侗

耿楚侗。官南都。有士人爲惡僧侮辱。以告。公曰。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逐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僧人心不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公曉之曰。良知何廣大。奈何着一破賴。和尙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惡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胸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卽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曰矣。此名誼心也。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故不肯爲己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堯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平。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爲禮部枷之致斃。竟搆大訟。公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心不更妙耶。

凡治小人。不可爲己甚。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

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向敏中 王旦

真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行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大讎。有告禁卒欲依讎爲亂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僮僚兵官。置酒縱閱。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刀。卽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宴飲。

且從幸澶淵。帝聞雍王遇暴疾。命且馳還東京。權留守事。且馳至禁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且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且也。皆大驚。西鄙東京兩人如券。時寇準在澶淵。擲骰飲酒。鼾睡。仁宗特之以安。內外得人。故不爲害。當有事之日。須得如此靜鎮。

喬白服

冢宰喬公字正德。己卯。參理留都兵務。時逆濠聲言南下。兵已至安慶。而公且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卽矯情鎮物。亦自難得。胸中若無經緯。如何矯得來。方宸濠反報至。喬公令盡拘城內江西人。訊之。果得濠所遣謀卒數十人。上駐軍南都。公首俘獻之。卽此已見公一斑矣。

韓愈

韓愈爲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最重。舊常關鎖。選人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關鎖。主人暗關鎖何益。

裴晉公

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實甯。左右復白印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緩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不是矯情鎮物。真是透頂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不能如此。

郭子儀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鎮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脫汲水。役之不異。

僕隸。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故我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諝者。可謂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陽。覺王霸蕭何家數便小。事見

部委蛇

魚朝恩陰使人發郭氏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帝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止殘人之墓。今人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修具邀公。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裹甲以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惶恐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

精于黃老之術。雖朝恩亦不得不爲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與一般見識。

王陽明

寧藩旣獲。聖駕忽復巡遊。羣奸意叵測。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省。陽明張燕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出書簡一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亦藩之迹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陽明之終免于禍。多得二中貴從中維護之力。脫此時陽明挾以相制。則仇隙深而禍未已矣。

王璋 羅通

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上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敕。卽日起行。黎明直造至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

事矣。王從之。乃馳驟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且復來。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祝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斂。

吳履 葉南巖

字德基

國初吳履。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

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筮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願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瓊輝頓首唯命。履乃捕筮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釋之。事遂解。此等和事老該做。以所全者大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胸幾裂。命且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卽起入內。自搗藥。令舂至暮。糜委一。謹厚。靡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仇家于獄。而釋其餘。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保。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案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略加調停。遂保全數千人數千家。豈非大智。

鞠真卿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以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金壇王石屏都初任建寧。往謁府。府謂曰。縣多驛夫。難治。好爲之。王唯之。然不知驛夫何物。訊之。卽吳下打行。天罡之類。大家必畜數人。訟無曲直。挺鬪爲勝。若小民直氣凌之矣。王出示嚴禁。凡訟有相鬪。必恕被打者。而加責打人者。民間以打人爲戒。驛夫無所用之。期月。此

風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趙豫

趙豫爲松江府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警戒。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距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其事不自忙裏錯的。明日來一語。不但自不錯。并欲救人之錯。按是時周侍郎忱爲巡撫。凡有經畫。必與趙豫議之意。亦取其詳審乎。○陸子靜九淵。知荊門軍。嘗夜與僚屬坐。吏白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陸判翌日至僚屬怪之。陸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窺其子。蓋無恙也。此亦能緩之效。然惟能勤而後能緩。不然則廢事耳。

褚國祥

武進進士褚國祥。爲湖州添設貳守。寬平簡易。清守不緇。北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姚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命駕北柵。衆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尙未殮。

也。驗無毆死。一呼告者。薄責而釋之。不費一錢而訟已了矣。

趙豫以緩。褚國祥以捷。其以安民爲心一也。

程卓

休寧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僞爲倖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市既廣。可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真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爲利。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張文懿公

宋初令諸路州軍。創天慶觀。別號聖祖殿。張文懿公時爲廣東路都曹。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照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張永

一轉移間。所造福於民多。所造福於國更多。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都邑。設綺執輿。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闕官厚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于瀕

江佛寺。聖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溥金以待。治省節不費。而調度有方。卒無譴貶於境上者。

范希陽

范希陽。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于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忍辱居士曰。使希陽于聚門將見時。與衆參謀。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于出門後廢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卽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陽行之于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爲舊例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爲彊毅有識者哉。

牛宏

奇章公牛宏。有弟弼。好酒而醜。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語。掃却婦人將來多少唇舌。陸倫者。當以爲法。

明鎬

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執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識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邊營。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何施不可。寧獨一事乎。

上智部迎刃卷四

危辭前阨。洪波後沸。人皆棘手。我獨掉臂。動於萬全。出於不意。游刃有餘。庖丁之技。集迎刃。

子產

鄭良霄既誅。國人相驚。或夢伯有其嘗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帶及公孫段。果如期卒。國人益大懼。子產立公孫洩洩子孔及辰止其嘗子。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正故並立洩比。

于繼絕之義
以解說于民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洩一着。鬼道而人行之。真能務民義。而不惑於鬼神者矣。

田叔二條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燒獄詞。空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從容進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一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又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居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也。豈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屬曰。俟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

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諫不聽。每有所虐。使覽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母感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

主父偃

漢患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漸自分析。弱小云。

裴光庭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矣。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崔祐甫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季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

重財貨。上從之。正已大慚服。

神策軍使王勣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勣鶴留祐甫語移時。而代者曰：志貞已入軍中矣。

王旦三條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狂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借一轉以存帥臣之體。而徐議其去留。原非私一旻也。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眞宗以示王旦。公曰：東封甚迫。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不借則違其意。徒借又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中國之大。如是處分方妥。四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

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慙曰：朝廷有人。乃止。

嚴求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勅秦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陳平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降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行。私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自上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節。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

讒禍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謀。則爲陳平。度遠之足以消其忌。則又爲劉琦。宜近而遠。宜遠而近。皆速禍之道也。劉表愛少子琮。琦懼禍。謀于諸葛亮。亮不應。一日相與登樓。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尙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聞申生在內爲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請出守江夏。

宋太祖 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于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饋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周遣開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復奉世宗命。始拜受。盡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

不受不見中朝之大。直受非臣子之公。受而獻之。最爲得體。

拒高麗僧 焚西夏書

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國母令寶金塔祝壽。東坡見狀。密奏云。高麗苟簡無禮。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高麗猶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禮答其無禮之饋。

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權。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來獻壽。今茲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于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簡誠深罪范公。遂言仲淹可斬。仲淹奏曰。臣始聞吳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吳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辱專在臣矣。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于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張方平

元昊既臣。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知諫院張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秦檜

建炎初。遣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

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北人無辭而退。

吳時來

嘉靖時。倭寇發難。郎士諾路兵援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江。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客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一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寇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

按時來在松禦倭。歷有奇績。寇勢逼甚。士女趨保于城者萬計。或議閉關拒之。時來悉縱人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陰民衆。遂污蒸而爲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以出。明年四月寇符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曰。淖淖彼安能登。果無恙。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時來首馳一騎出。

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爲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北走。時來建議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至平望。阻水不得進。我兵尾而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備載之。

陳希亮等四條

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常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無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讓出其境。無一人譯者。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拌。使臣皆本路築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曰。遠方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拌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國朝北方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遣使人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戎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爲之慚。忿犯我邊鄙。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大同。繡兒莊。本化州入貢正路。成化初年。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禮書姚文敏公夔奏請賞。一切殺禮。乃使不悅。姚諭之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朝廷有大禮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一使不復有言。羣臣謂四公皆得馭衆之體。

蘇子容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國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猶是今夕。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諸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使還奏。上喜曰。此對極中事理。

馬默

木剌沙門島罪人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贍。且地狹難容。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秦主李慶。任至。殺七百餘人。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島法。

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詔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無子。夢東嶽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門島罪人事。特賜男女各一。後果生男女二人。既活人命。又勸人免作過惡。菩薩心腸。聖賢作用。

于謙

永樂間降卒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縮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用郭欽徒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李賢

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黨。冒奪門功。陞官者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于是冒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王瓊

武宗南巡還。當瀾留之際。楊石齋相廷用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人。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

計無所出。因謀之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屬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劉大夏 張居正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予之散地者。劉尙書大夏獨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而聽其就問。麟卒快快病死。

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皆難之。謂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激諸人變。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其快。

獎其先則內愧。而怨望之詞塞。擢其子則心安。而巢穴之慮重。所以罷之錮之。唯吾所制。

劉坦

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適王僧粲謀反。湘都諸郡。蜂起應之。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剋日起。坦偵知之。伴爲不省。如常理。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玄紹不敢發。明且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向在坐。收兵還。且得其文書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

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張忠獻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制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趁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范瓊伏誅。

留志淑

中官畢真逆濫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十餘家。淑恐其因衆爲亂。閉門不出。且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濫通。及真將發。應濫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既至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

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眞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僞與眞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眞不能答。乃羈留之。奏聞伏誅。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旣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賈耽

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旣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卽命堂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卽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處工字羅等

萬曆年間。女真字羅阿卜害等一百七員。進貢到京。內工字羅小厮哈額眞太三名爲首。在通州驛遞。橫肆需索。州可以聞。時沈演在禮部客司。長恭順有年。若一概議革。恐

孤遠人向化之心。宜仍將各向年例正額賞賜。行令內府各衙門同出給散。以彰天朝曠蕩之恩。止將工字羅等三名革其額賞。行文遼東巡撫。執付在邊各長諭以騷擾之故。治以國法。俟本人認罪輸服。方准補給。

沈何山演云。客司古典屬國。郵人騷于國。不能不望鈴東。然無以制其命。初工字羅等見告諭。以罰服驚弗受也。與賞以安衆。革三人賞以行法。三人頭目能使其衆者。且積猾也。然離衆亦不能諱。遂甘罰服。此亦處騷擾之一法。

王欽若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溼。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太宗大喜。因識其名。由是大用。紹興間。中丞蔣繼周。出守宜城。用通判周世詢議。欲以去歲舊粟支軍食之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挺于庭。出不遜語。僉判王明清後至。聞變。亟令車前二卒傳諭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羣囂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紀。必如欽若。方是出脫惡米之法。

令狐綯 李德裕

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而慮其冤。乃密奏勝子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類矣。

今京衛軍虛籍糜餼。無一可用。驟裁之又恐激變。若依此法。不數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費。以別募。又可化無用爲有用。

先是諸鎮宦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李贊皇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自此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

呂夷簡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殺一監軍。他監軍故在也。自我罷之。異日有失事。彼藉爲口實。不若使自請罷之。爲便。文穆稱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無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遠矣。李迪與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勝。或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于其父。夷簡因語迪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卽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東。事多遺忘。因免去。方知爲呂夷簡所賣也。

王守仁二條

陽明既擒逆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楊繼宗知嘉興日。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饋人囚索印券。附卷歸案。以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事亦類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謂守仁始與濠同謀。已聞大兵下。征乃擒濠自脫。欲并擒守仁自爲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羣小之怒。乃以濠付水。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上江西之行。而稱

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禍之意。上悟乃免。

陽明於寧藩一事。至今猶有疑者。因宸濠密書至京。欲用其私人爲巡撫。書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語。不知此語有故。因陽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嘗顯與濠忤。濠但慕陽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猶冀招而用之。與陽明何與焉。當陽明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尙未用兵。陽明卽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而大司馬王晉溪覆奏。給與旗牌。大小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陽明又取道于豐城。蓋此時逆濠反情已具。二公潛爲之計。廟堂方略已預定矣。濠旣反。地方上變告。尤不敢斥言。止稱寧府。獨陽明疏開稱濠。卽此便見陽明心事。

朱勝非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時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朝廷幸其速去其黨。張達爲畫計。使請鐵券。旣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願吏取筆劄奏行給賜。今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明日將朝。郎官傳宿扣漏院白急事。速

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執政乘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懼。卽破例奉之不辭矣。

停胡客供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餘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命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一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

補儒士 襲上官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爲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費宏爲吏部尙書。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從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迹。上官世及輒轉展給勘。索賂上官。上官以故怨叛。輕中朝。人胡公世寧令上官生子。卽開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時調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于朝。上官大悅服。

不惟省臨時結勘之煩。且令上官從幼習太守之約束。而漸消其桀驁之氣。真良策也。

蔣恭靖

蔣恭靖瑤正德時。守維揚。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欲悉集于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邱得挾勢要索。公不爲動。會上出觀魚。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昇守促值甚急。公卽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爲酸。

儒弗較也。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困以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卽詔罷之。

汪應軫

汪應軫當武宗南巡。率同館符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于湖南。教之藝。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黨。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維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及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斃。可憐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外錯愕。不知所爲。軫屢從人速牽舟。

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斂戢不敢私。而公復禮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進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于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沈密

世宗皇帝常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獲罪。尙書周用疑以問工部主事沈密。字江山。密曰。召商需材于龍江關。急驛偵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辨。夫舟而歸。直于舟。不舟而歸。材于商。不難也。上果從陸。得不費水衡錢矣。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密乘間謂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懍。言于中貴人而止。

范櫛

景藩役興。王舟涉淮。從彭城達于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櫛傍廬苦蔽。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

安。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櫛略不爲儲待。漕撫大憂之。召爲語。櫛曰。明公在。何慮耶。漕撫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櫛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關。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償。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櫛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三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其王儲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櫛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辨。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儲直。每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櫛遣人持錠金遊于塗。遣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

多少難題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絕好文字。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羽當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儼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了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其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駭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守文武才。

韓琦

英宗初卽位。慈壽一日透密劄與韓魏公。諭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爲媼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獨對。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但加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洩。則讒間乘之矣。上唯之。自後兩宮相歡。人莫窺其跡。

宋盛時。賢相得以盡力者。皆以動得面對故。夫面對便則畏忌消。而情誼洽。此肺腑所以得罄盡雖宮闈微密之嫌。亦可以潛用其調度也。此豈章奏之可收功者耶。雖然。面對全在因事納忠。若徒唯唯諾諾一番。不免辜負盛典。此果聖王不能震威而虛受耶。抑亦實未有奇謀碩畫。足以聳九重之聽乎。請思之。

趙令鄰

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兩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鄰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曰。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于臣者以國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鄰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亂。京邑頗有賴焉。

明智部知微卷五

聖無死地。賢無敗局。縫禍於渺。迎祥於獨。彼昏是違。伏機自觸。集知微。

箕子

紂初立。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

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幾造鹿臺。爲瓊室玉門。狗馬奇物。充滿其中。酒池肉林。宮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殷長者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義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太公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族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寢弱矣。

二公能斷齊魯之敵于數百年之後。而不能預爲之維。非不欲維也。治道可爲者止此耳。雖帝王之法。同未有

久而不敵者也。敵則更之。亦俟乎後之人而已。故孔子有變齊變魯之說。陸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則姬旦之言不驗。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過變今之齊魯爲昔之齊魯。宋必有加於二公也。二公之孫子。苟能日儆懼於二公之言。又豈俟孔子出。而始議變乎。

辛有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及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猶乘周禮。仲孫卜東魯之興基。其禮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禍。

何曾

何曾字穎考。常侍武帝宴。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統。而吾每宴。乃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及于亂。及綏被誅于東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聖乎。綏蓋

管仲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

皆那子曾之系也

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懼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也。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公求飲不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聞亂。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

昔吳起殺妻求將。魯人譖之。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夫能爲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也。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有寵。良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問及左右。以新妻對。上喟然曰。此厥夫婦之道尙薄。而能事我耶。杖而釋之。宣德中金衛

指揮傳廣自宮請效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自賤希進。下法司問罪。噫。此亦聖人之遠見也。

伐衛 伐莒

齊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誡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噫。日之役者。有執相杵而上觀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僕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鑼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綖經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意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舉一動。小臣婦女皆能窺之。殆天下之淺人與。是故管子亦以淺輔。

臧孫子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悅。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歸。齊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南文子

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璧一。羣君大悅。君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韓魏不受萬家之邑。以驕智伯。此亦璧馬之遺也。智伯以此蠱衛。而還以自蠱。何哉。

智過 絺疵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于轅門之外。

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謀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皆不利於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饜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謀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輔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按綱目智過更姓。在智宣子立瑤爲後之時。謂瑤多才而不仁。必滅智宗。其知更早。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

亡人國也。桓子對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人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王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情故也。

諸葛亮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諸葛忽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牆遁矣。

梅衡湘

少司馬梅公衡湘。名國楨。麻城人。總督三鎮。土人忽以鐵數鎰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公意必無此事。彼幸我到。鐵禁耳。乃愬而遣之。卽以其鐵鑄一劍。鑄云某年月某王贈鐵。因檄告諸邊。郡中已產鐵矣。不必市釜。其地後缺釜來言舊例。

公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來使諱言無有。公乃出劍示之。來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撫雲中。值郡王款塞以靜鎮之。遇華人盜財物者。責之法。常人于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粒。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從。校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後數日。獲間諜云。本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乃歎服。公之心計。非人所及。

魏先生

隋末。丘與魏先生隱梁末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今方捕薄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破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豈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魏先生高人。更勝嚴子陵一倍。

夏翁 尤翁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糞及翁衣。其人奮毆也。僅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犯。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千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聞外閨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翁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爲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爲。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忽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山斗。有鄉人醉而言之。公戒僕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于有過之地也。議者以爲仁人之言。或疑此事與夏尤二翁相反。子猶曰。不然。醉言者惡習。理之所有。故可創之使改。若理外

之事。亦當以理外容之。智如活水。豈可拘一轍乎。

隰斯彌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又是隰斯彌一種知微處。

邱成子

邱成子爲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愜。今侯渫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愜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寧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讓。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龐仲達

龐仲達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先

到候之。業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僂。仲達曰。彼欲曉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常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自是抑強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張安道

富鄭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有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較。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卽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有愧色。

曲逆之幸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紛天下。兆于一院。善觀人者。必于其微。寇準不識丁謂。而王旦識之。富弼會公亮不識安石。而張方平蘇洵解于侁。李師中識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論。謂安石不近人情。侁則以沽激。師中則以眼多白。三人決法不同。而皆驗。

或薦宋苕公兄弟郊。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則廷臣無一人是者。已而苕公果相。景文竟終于翰長。若非昭陵之早識。景文得志。何減荆公。

陳瓘

陳忠肅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每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還欲。無君自肆矣。及居諫省。遂攻其惡。時京與辭命。姦惡未彰。衆咸謂公言已甚。京亦因所親以自解。公誦杜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攻之愈力。後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王禹偁

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

何心隱

何心隱。隆嘉間大俠也。而以講學爲名。善御史耿定向。遊京師。與處。適翰林張居正來訪。何望見便走匿。張問何在。耿所請見之。何辭以疾。張少坐。不及深語而去。耿問不見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爲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謂然。何又曰。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不能。能興滅者此子也。子識之。此人當殺我。後江陵當國。以其聚徒亂政。卒捕殺之。

心隱一見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當殺我。可謂智矣。卒以放浪不檢。自陷罟獲。何哉。王弇州朝野異聞。

載心隱嘗遊吳興。幾誘其豪爲不軌。又其友呂光年。多遊蠻中。以兵法教其會長。然則心隱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猶以不能容心隱爲江陵罪。豈正論乎。

李臨川先生見聞雜記云。陸公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大宗伯。不數月引疾歸。沈大吏一貫當晚攜檯報國寺訪之。訝公略無病意。問其亟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關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豚。抵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此等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噫。陸公可謂見幾而作矣。

潘濬

武陵郡樊仙。嘗誘諸夷作亂。州督請以萬人討之。權召問潘濬。濬曰。易與耳。五千人足矣。權曰。卿何輕之甚也。濬曰。他雖弄唇吻而無實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果以五千人斬仙。

卓敬

建文初。一燕王來朝。戶部尙書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

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齊王諸公無此高議。使此議果行。靖難之師亦何名而起。

朱仙鎮書生

朱仙鎮之敗。兀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朮悟。遂留。

以此書生而爲兀朮用。亦賊檜敵之也。

沈諸梁

楚太子建廢殺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聞之。勝也詐而亂。彼其父爲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潔。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貪而無厭。思舊

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憂，必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有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皆也。爲之關籥，猶恐其至也。是之謂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敗吳師，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孫堅 皇甫郛

孫堅嘗參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詞對頗傲。堅前耳語溫曰：卓負大罪而敢鴟張大言，其中不測，宜以召不時至，按軍法斬之。溫不從。卓後果橫，不能制。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從。時嵩從子郛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惟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是逆命也。又以求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兇惡，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自裁。于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愈憎怨嵩，及卓乘政，嵩幾不免。

觀此兩條，方知哥舒翰誅張權，李光弼斬崔衆，是大手段。大見識。事見感

曹瑋

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鞏滿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王善，出城見之，鞏謂公儀曰：鞏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鞏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鞏至定治事，舉鞏謂鞏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鞏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飯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能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備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鞏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資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鞏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溫陵曰。對王讓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齊神武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莽殺子滅后家。而三綱絕。宋不治宿衛羽林之亂。而五刑墜。退則爲梅福之挂冠浮海。進則爲神武之散財結客。

任文公

王莽居攝。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亂將作。乃課家人負物百斤還舍。疾走日數十迴。人莫知其故。後四方兵起。逃亡解脫者。唯文公大小負糧捷走。悉得免。

張魯教蔡家兒學走本此

東院主者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作粉。爲土壘。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既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粟爲糜。毀木爲薪。以

免。隴右有富人。預爲夾壁。視食之可藏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第五倫 魏相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文。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驕佚所自生也。議者以貴戚廢綱。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憲果以驕縱敗。永元初年。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奪沁水公主田園。及殺都陽侯暢之後。跋扈已著。未若倫疏之先見也。

魏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人。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出入。驕奢放縱。恐礙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固萬世之基。并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著其一曰。副封。傾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復白許伯曰。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

令就第。親屬皆得補吏。

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謀。魏相已用之早矣。○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爲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槩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爲不可及。

馬援二條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慎戒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种亦與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援又嘗謂梁松寶固曰。凡人爲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申屠蟠

申屠蟠生于漢末時。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互爲擁護。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山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僦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評論。

物貴極微賤。賤極微貴。凡事皆然。至于極重。而不可復加。則其勢必反趨于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之善術也。

張翰等

齊王問專政。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日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徒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罔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往林慮山中。

穆生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王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稱疾臥。申生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已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

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吾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奸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皆靡之衣赭衣。舂于市。

列禦寇

子列子窮。貌有饑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毋乃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而弗受也。豈非命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糶。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道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

魏相公叔痤病且死。謂惠王曰。公孫鞅。年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卽不聽。必殺之。勿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

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鞅語正堪與列子語對照。

韓平原館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旣別。杳不通問。平原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則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尙復何言。平原憐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邊民死于殺掠。內地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此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第恐平章不能用耳。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贖。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蠹。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

百姓有更生之樂。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乎。平原猶豫不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唐六如

宸濠甚愛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見其所爲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餽物。則僂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一狂士耳。遂放歸。不久而告變矣。

萬二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詩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二歎曰。兆已萌矣。卽以家貲付託諸僕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汎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此籍沒。獨此人獲令終。

嚴辛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亭州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閉門。劉不

得出。飢甚。有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導劉往同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嘗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敗。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若干。始得戍。

嚴氏父子。智不如僕。趙文華。鄒懋卿輩。智亦不如此僕。雖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陳良謨

陳進士良謨。湖之安吉州人。居某村。正德二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是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山禾。滄沒殆盡。是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小戶屑越宴樂。無日不爾。公語族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答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郁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叔兄憶公前言。動念問公三家。畢竟何如。公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終恐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

之數。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及也。

東海張公

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官。其家以城中爲便。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吾子孫必敗于此。公六十其後五廢產。

陳眉公曰。吾鄉兩張尙書。莊簡公悅。莊懿公鑿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之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廟右。顧文僖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前輩之先見。真不可及。

郝超

郝司空方懷字回。在北府。桓宣武忌其握兵。郝遣賧詣桓子。

嘉賓。超出行於道上。聞之。急取賧視。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乃寸寸毀裂。歸更作賧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桓得賧大喜。卽轉郝公爲會稽太守。

超黨于桓。非肖子也。然爲父畫免禍之策。不可謂非智。後超病將死。緘一篋文書屬之家人。父益哀痛。以此呈之。父後哭超過哀。乃發篋。睹稿。皆與桓謀逆語。怒曰。死

晚矣。遂止。夫身死而猶能以術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義。則寧爲情之愚。勿爲超之智。

張忠定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慙使之然耳。故憫之。

體悉人情至此。人誰不願爲之死乎。

明智部億中卷六

鏡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禍先。驗不迥瞬。藏鈎射覆。莫予能引。集億中。

子貢

魯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禮。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也。

希卑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友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衝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范蠡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治千金裝，將遺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行，不聽。以父不遺長子而遺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強爲言，公不得已。遺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因語長子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行，如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不過莊生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貧，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師事之。朱公進金，未有受也。欲事成後復歸之，以爲信耳。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以間入見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獨爲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卽使使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生知其意，令自入

室取金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赦，并能恤楚國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竟持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顧少與我俱，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肥，豈知財所從來哉。吾遺少子，獨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朱公既有灼見，不宜移於婦言，所以改遣者，懼殺長子故也。聽其所爲，勿與爭事，已明明道破。長子自不奉教耳。莊生縱橫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殺人在其鼓掌，然寧負好友而必欲伸氣於孺子，何德宇之不寬也。噫，其斯以爲縱橫之才也。與。

范雎

王稽辭魏去，私載范雎至湖關，望見車騎西來，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雖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

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數里，果使騎還索，無客乃已。雎遂與稽入咸陽。

穰侯舉動不出睚意中，所以操縱不出睡掌中。

姚崇二條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引，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繇臣遂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姚崇與張說同爲相，而相銜頗深。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

與吾不協，然其人素修，尤好服玩。吾身沒後，當來弔。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曹無類矣。若顧此，便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卽時錄進。先礪石以待，至便鐫刻進御。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後必悔。若微碑文，當告以上聞。且引視礪石。崇沒說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及文成，敍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說亦悔，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

王應

王敦既死，王舍欲投王舒，其子應在側，勸舍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當人強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睹衰危，必興慈愍。荆州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舍不從。徑投舒。舒果沈舍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恨。

好陵弱者必附強，能抑強者必扶弱，應嗣逆敦，本非佳兒。但此論深徹世情，差強老婢耳。敦每呼兄舍爲老婢。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嵩夫公之故人，奚

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蘭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秋握吾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參觀二事。足盡人情之隱。

陳同甫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一日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而見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數十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鄭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

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焉。

李泌

議者言韓滉聞乘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故保其無他。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早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說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阜

使之歸覲。令浼啟敬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耶。上曰。朕深喻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耕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傷信矣。因言關中之糧。與卿父宜速置之。皐至潤州。浼感慨流涕。卽日自臨水口。發米十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浼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浼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浼乃能使陳少遊亦貢米乎。對曰。豈惟少遊。諸道爭入貢米矣。

荀息

晉獻公謀於荀息曰。我欲攻虞。而虢救之。攻虢則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貪而好寶。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奇存焉。必諫。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惟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晉使至虞。宮之奇果諫曰。語云。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蔽。非相爲賜。晉今日取虢。則明日虞從而亡矣。虞公不聽。半假晉道。晉既滅虢。返戈向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

虞卿

秦王訖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焉。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戰國策士。當以虞卿爲第一。

傅岐

侯景叛魏。歸梁。封河南王。位相。高澄忽遣使議和。時舉朝皆請從之。傅岐爲如新令。適在朝。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則必闖禍亂。若許之。正墮其計耳。帝惑朱異言。竟許和。景聞未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答書。有貞陽旦至。侯景夕返語。景遂反。

策陝城 策魏博

德宗時。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校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

之人不敢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浩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三面懸絕。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必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今上以陝餓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近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將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賣版幣。祭節使。慎毋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也。上籍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

請赦宥。詔譴戍天德軍。而抱暉遂亡命。

傳稱鄴侯好大言。然才如鄴侯。方許大言。古來大言者。二人。東方朔李鄴侯是也。漢武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肅倚望鄴侯頗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將遷跡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於投主者也。荆公巧於投神宗。而拙於酬相位。所謂言有大而夸者耶。諸葛隆中數語。不敢出一大言。亦正與先主局量相配。若衛鞅之與秦王。先說以帝道王道。而後及富強。此借所必不入以堅其信。則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任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剛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軍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

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之士馬。以須後效。使賊衆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輿而拜。請爲留後。輿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太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位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輿乃殺將士卒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詔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乃以與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輿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

多。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藉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憚徒貯之府庫。何爲。卽遣知誥表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驅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果何益乎。

李泌嘗言善料敵者。料將不料兵。泌之策陝城。絳之揣魏博。皆料將法也。

料吐蕃

唐德宗時。吐蕃尙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爲會盟使。謬曰。渾瑊信厚。聞於異域。必使主盟。瑊發長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誠待一。勿爲猜疑。已而瑊奏吐蕃決以幸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事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境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人伐鼓三

聲大譟而至。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東走。因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日有覘盟信至。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

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室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尙結贊又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則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弁以報。帝聞之。奪燧兵權。贊之譎智。亦人中之僅見者。

王晉漢

嘉靖初年。非舒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事下九卿會議。本兵主憲以爲必當發。否恐失事。衆不敢異。王瓊時爲冢宰。獨不肯曰。我自有疏。即奏云。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兵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防禦。不久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

勞。未必有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兵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寇出境矣。

按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銀二千餘。持以白晉溪。晉溪曰。此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行犯邊。即遣一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其一竟死於敵。晉溪籌邊。智畧類如此。又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中人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十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櫛。盡撤去。散於從官。雖下吏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當時法網疏闊。故豪傑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矣。梅衡湘播州監軍。行時請帑金數三千。備犒賞之需。事定。所費僅四百金。登籍報部。無分毫妄用。雖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時爲之也。

章孝寬

章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番。抄掠居

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七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其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魏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議論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辦矣。乃令築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回。版築克就。卒如孝寬所料。

劉愼

漢主李勢驕淫。不恤國事。桓溫帥師伐之。拜表卽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愼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愼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按愼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勢之地。昱不從。及溫既克蜀。昱慕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繇是浸成疑貳。至浩北伐無功。而溫遂不可制矣。

楊廷和

彭澤將西討流賊鄒本恕等。入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討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奏班師。

而餘黨復翺起。不可制。澤旣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不及也。

張英國三定交州。而竟不能有。則以英國之去也。假使如黔國政事。俾英國世爲交守。雖至今郡縣可矣。故平賊者勝之易。格之難。所戒於早班師者。必有一番安戢鎮撫作用。非僅僅仗兵威以脅之已也。

卜偃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五年晉滅虢。

士鞅

晉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侈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欒黶之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

楚蔣賈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曠。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薊。終日而畢。輒二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薊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及城濮之戰。晉文公避楚三舍。子玉從之。兵敗自殺。

班超

班超久於西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以戊巳校尉任尙代之。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人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政察不得。不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尙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留數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蔡謨

蔡謨字道明。康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俟。謨獨不然。謂所親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或問何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者。非上哲必繇英豪。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

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略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未幾果有殷浩之役。

曹操計四條

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昭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

袁尙袁熙奔遼東。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遠征之。尙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傳其首。諸將問其故。操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曹公之東征也。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噬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去。將軍長戟百萬。胡騎千羣。直指許都。擣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下。若舉炎火以

焦飛蓬。覆滄海而沃燧炭。有不消滅者哉。兵機變在斯須。軍情捷於桴鼓。操聞必舍備還許。我據其內。備攻其外。逆操之頭。必懸麾下矣。失此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凌遲。綱紀弛絕。而操以梟雄之資。乘跋扈之勢。恣虎狼之慾。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此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操明於翦備。而漢中之役。志在得隴。縱備得蜀。不用司馬懿劉諱之計。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報魯司馬懿劉諱人未附今破漢中益州震動因而擊之勢力必瓦解劉諱亦以為言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皆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蹤斬之不能安也操問諱曰可擊否諱曰今已初定未可犯矣操退備遂并有漢中

安定與羌人密邇。太守母邱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人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且教羌人妄有所請。因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興佯諾去。及抵郡。轉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郭嘉虞翻

孫策既盡有江東。轉鬪千里。聞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將議襲許。衆聞之皆懼。郭嘉獨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傑。

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于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馳騁游獵。諫曰。明府用鳥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漢高之略也。至於輕出微行。吏卒皆憂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終不能悔。至是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家客所殺。

孫伯符不死。曹瞞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預人事。

黃權等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厝火積薪。其勢必焚。及溺呼船。悔將無及。左將軍有驍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功。皆弗聽。從事鄭度好奇計。從容說曰。左將軍孫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法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謂其羣下曰。我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懸於蜀門矣。引爲賓客曰。此吾廣武君也。

羅隱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以爲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却敵陽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備敵耶。隱謬曰。若是何不向裏設之。蓋指宣卒也。後指揮使徐綰等挾宣卒爲亂。幾於覆國。

邇年遼陽登州之變。皆降卒爲祟。守土者不可不慎此一着。

夏侯霸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

常之人。必不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傅嘏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以苟彘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睦。則國之休。此兩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太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覺。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聘。而不免其身。韋忠辭張華之薦。而竟遠其禍。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陸遜 孫登

陸遜多沉慮。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於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終見殺。

稽康從孫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於用光。

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矐。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患。

盛文肅

盛文肅度爲尙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投鄭州推官。過揚州。盛公驟稱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爲一詩謝別。公先得詩不發。使人還之。謝不見。夏殊不意。往見通判才釋。具言所以。釋疑將命者有忤。諸公問故。公曰。無他也。吾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較勘。坐舊事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原官。未幾卒於京。

邵康節二條

王安石爲相。呂惠卿參知政事。富鄭公見康節有憂色。康節曰。豈以惠卿凶暴過安石耶。曰然。康節曰。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果叛安石。

按荆公行新法。任用新進。温公貽以書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

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邵康節同吳處厚王平甫食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問康節辭會之故。康節曰。處厚好議論。每譏刺執政新法。平甫者。介甫之弟。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也。茂直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

邵伯温

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那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邵康節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怒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范忠宣

元祐嫉惡太甚。呂汲公梁況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定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明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王懋野客叢談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余觀北使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武賁幾千人。至尙書省詬罵。直造仲瑀之第。屠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

常安民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復留。遂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

之。及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

喬壽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一時文臣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夫也。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玠劉琦。王夔成閔諸人亦爲之。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在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分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外。非其據。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史不能從。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自此遂叛。

曹武惠王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美憂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適受降。見其臨渠猶顧左右。扶而後過。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當君國同盡。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勸藝祖誅降王。入則變生。藝祖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爲我擒。孤身遠客。能爲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

明智部 剖疑卷七

訛口如波。俗腸如路。觸目迷津。彌天毒霧。不有明眼。孰爲先路。太陽當空。妖魘匿步。集剖疑。

漢昭帝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謀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與旦通謀。詐令人爲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軍官道上稱蹕。擅調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發其罪。不敢入。詔召光入。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張說

說有材辯。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讖人謀動東宮耳。

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李泌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路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鬻臂爲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適驃馬都尉。昇女爲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心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

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歡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四夷。皆戴之如父。豈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竇冤。肅宗性急。謂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代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太宗太子。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

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謂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讎目射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何自有異謀乎。彼譖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襄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

鄴侯保全廣平。及勸德宗和親回紇。皆顯回天之力。獨部國一事。杜忠於微。宛轉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

不得不柔。真萬世納忠之法。

寇準

楚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因仲救廷美不獲。遂感心疾。習爲殘忍。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帝屢誨不悛。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中夜發憤。遂閉牋。妾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去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

搜其宮中。如無不法之事。東宮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無冤耳。江充李林甫豈可共商此事。

雋不疑

漢昭帝五年。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下視之。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衛太子出奔。衛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詐。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後廷尉驗治。坐誣罔腰斬。

國無二君。此際欲一人心。絕浮議。只合如此斷決。其說春秋雖不是。然時方推重經術。不斷章取義。亦不足取信。公羊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想當時儒者亦主此論。

孔季彥

梁人有季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方之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當以逆論。人以爲允。

張晉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取燭視尸。則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爲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杜杲

六安縣人有妻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

言爲令也。父令子遠。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都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漢儒引經折獄。見稱前史。此則引傳引律。詞嚴義正。已足令二子氣懾。而又言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蓋去則於義當絕。終則於禮當承。論斷平允。尤足使二子心服。

蔡京

蔡京在洛。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達。爭迎養其母。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第問母所欲。歸一言而定。

曹克明

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蠻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箭刺其股。而傅以藥。蠻立死。羣臣慚懼而去。

大水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於是美商之固守。

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奏未至。必訛言耳。不足慮。已而果然。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濟墅。太守率衆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萬數。騰踴門外。號呼震天。任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先棄良民。謂牧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遣縣僚。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仗劍。帥兵坐接官亭。以故西路鄉民畢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衆。吳民至今尸祝之。又萬曆戊午間。無錫某鄉。構臺作戲。娛神。有關於臺者。優人不脫衣。倉皇趨避。觀劇者亦雨散。口中戲云。倭子至矣。此語須臾傳遍。且云親見錦衣倭賊。繇是城門晝閉。城外人填湧踐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雖近妖。亦由不練事之過也。大抵兵火之際。但當遠具偵探。雖寇果臨城。猶當靜以鎮之。使人心不亂。而後可以議戰守。若訛言又當直以理却之矣。

開元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

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語曰：止謗莫如自修。此又善於止訛者。天啓初，吳中訛言中官來采繡女。民間若狂。一時婚嫁殆盡。此皆愚少無妻者之所爲。有司不加禁緝，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西門豹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據，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于河上，設絳帳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一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太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趨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趨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

折轡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據與豪長者一人入趨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據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娶婚以免溺。題目甚大。愚民相安於惑也久矣。面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會，復簪筆，折使衆著于河伯之無靈，而向之行詐者，計窮於畏死，雖驅之娶婦，猶不爲也。然後弊可永絕。

宋均

光武時，宋均爲九江太守。所屬凌遼縣，有唐后祠。山民共祠之。諸巫初娶民家男女，以爲公嫗。後沿爲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後凡爲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擾良民。未幾，祠絕。

聖水

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往汲。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至浙西，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之。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須臾肉爛。自此人心稍定。妖亦尋敗。

佛牙

後唐明宗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學士趙文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卽舉斧碎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賴碎而止。

正德時。張銳錢寧等。以佛事蠱惑聖聰。嘉靖十五年。從夏言議。毀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牙骨之多。至此。使盡出佛身。佛亦不足貴矣。誣妄褻瀆。莫甚於此。眞佛教之罪人也。

活佛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立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司寇俊憲副雲南。因按鶴慶。命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雹卽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代民償逋。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衆爲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醒愚教俗而已。夫佛以清淨爲宗。寂滅爲教。萬無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倆。佛若有靈。肯受人誣乎。卽果能致雹。亦必異物憑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雹乎。火舉而雹不至。大衆亦何說之辭哉。至金悉輸官。佛亦諒其無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惡瘡潰面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

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雖舍身猶可也。

蔡仙姑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堂設淨水。至者必先洗目而入。有廩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程珣

程珣嘗知巖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爲祠南海。道出巖。珣詰之。答曰。此過澤澤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懼。更致禮。珣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妄遂息。珣明道伊川之父。

石佛首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難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顯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妬女祠

狄梁公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公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

必致雷風欲別開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因遂止。果無他變。

張晏三條

成化中。鉛山有娶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輿者。姻家謂姪欺。已訴縣。姪家又以戕其女。互訟。媒從諸人。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決。慈谿張進士昂。新任。偶以勘田。均稅出郊。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爲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不可忽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鄰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公獨見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衆不敢逆。創三百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扶而灌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此。答曰。昔年爲暴風吹至。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還之。中一人正輿中。攝去者。訟始解。公以其

木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

田居一記。載桂陽太守張遼。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以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血出。客驚怖。歸白遼。遼大怒曰。老樹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遼使砍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遼。遼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遼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事。與此相類。

縣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畏禍。每優禮之。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取生羊向糞道一擊。羊仆人死。昂知之。不發。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昂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張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就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昂釋其縛。謂之曰。汝能咒杖死。復咒之生。吾卽有汝。試之不驗。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崩。昂知巫所爲。起正衣冠。焚香肅坐。及旦取巫至庭。衆皆以巫神人。咸請釋之。昂不許。厲聲叱巫。巫悚懼。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昂會僚屬焚其書。碎其珠。問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衆請昇出之。昂曰。未也。躬往瘞於獄中。壓以巨石。時暑月越二三

日發視。腐矣。巫患遂息。

巫之術亦乘人禍福利害之念而靈。身絕無疑畏。故邪術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于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喚。竟死杖下。

孔道輔

字厚

知寧州。道士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上聞。公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咸賢

咸賢初授歸安縣。縣有蕭總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沈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出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

策諸賽者心。且賄沒人爲之也。

黃震

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于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卽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吾郡楊山太尉廟在東城。極靈。專主人間瘡痍事。香火不絕。而六月二十四日太尉生辰尤盛。萬曆辛丑壬寅間。闔門思靈寺。有老僧夢一神人。自稱周宣靈王。今寓齊門徽商某處。乞募建一殿。相安當佑汝。旣覺。意爲妄置之。三日後。夢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齊門訪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靈驗。有女子夜與人私而孕。度必敗。詐言半夜有神人來偶。其神衣冠甚偉。父信然。因囑曰。神再至。必繩繫其足爲信。女以告所獻。而以草繩繫周宣靈王木偶足下。父物色之。大怒。乃投像于穢漬之中。商見之。沐以淨水。挾之吳中。未卜所厝。是夜夢神來別。旣徵僧夢。乃集同侶捨材構宇於思靈寺。寺僧足尋愈。於是楊山太尉香火盡遷於周殿。遠近奔走如驚。太守周公欲止巫風。於

太尉生長月封鋼其門。不許禮拜。而并封周宣靈王殿。逾月始開。則周廟絕無脂蠶。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宣靈之靈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報于女子之父。能見夢于徽商。而不能違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驟奪一時之香火。而終不能中分久後之人心。豈神之盛衰亦有數邪。抑靈鬼憑之。不勝陽官而去乎。因附此爲隨俗媚神者之戒。

席帽妖 白頭老翁

真宗時。西京詭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詭言帽妖至。達旦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會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張詠知成都。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召其屬。使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謬則有聲。止謬之術。在乎明決。不在厭勝也。

隆嘉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狂叫。有道人自稱能收狐精。謂符縣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妖法翦

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此卽祖王曾張詠之智。

錢元懿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里閭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如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夢虎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貴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背。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道士駭惶而走。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州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遂知其僞。召邏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棄所攜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僞。密遣健卒。詐爲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鉄爪於手。

乘夜恐嚇人以取財也。近日蘇郡城外。夜有羣火出林間。或水面。聚散不常。閃閃鬼兵至。愚民鳴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且視之。槁人也。所過米麥一空。咸謂是鬼攝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傳說其事。勸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爲賊遊說者。庶幾火來處。伏人伺而擒之。果根船水手所爲也。搜得油紙筒。卽水面物。衆驚頓息。

隋郎將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火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乃進復無火矣。遂擒斬之。

賀齊

賀齊爲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擊。射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盡不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楮。選健卒五千人。爲先登。賊恃善禁。不設備。官軍奮楮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蕭瑀

唐蕭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能死生人。上試之。有驗。蕭

瑀曰。僧若有靈。宜令咒臣。僧奉勸咒瑀。瑀無恙。而僧忽仆。

陸貞山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飲食乎。且濫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魅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廠周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子云。知者不惑。其答問智。又曰。敬鬼神而遠之。然則易惑人者。無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獲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間。鬼不見人。猶人不見鬼。陰陽異道。各不相涉。方其旺也。兩不能傷。及其氣衰。亦互爲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靈。而鬼靈耳。西門豹以下。可謂偉丈夫矣。近世巫風盛行。瘟神儀從。侈于欵差。白蓮名牒。繁于學籍。將來未知所終也。識者何以挽之。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於廚下看火。婢

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慙我無人，爲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嘗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鶴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鶴鳴，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將何所之。其後怪遂絕無。

鼓妖

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爲妖。坐未幾，鼓自滾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削槌以擊之。其鼓立碎。

李忠公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案。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遂徹而焚之。其下錘去積壤十四畝，議者偉焉。

明智部經務卷八

中流一壺，千金爭挈。寧爲鉛刀，毋爲楛葉。錯節盤根，利

器斯別。識時務者，呼爲俊傑。集經務。

劉晏四條

唐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於晏。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貨輕重之權之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而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晏以王者愛人不在賜與，常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荒則蠲救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官取贏，先令蠲某物貨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僥倖，吏羣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糗耳。他產尙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資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諳市，轉相沿逮，自免阻譏，以爲二勝。

先是連關東谷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

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又州縣初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晏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民困以蘇。戶口繁息。

晏常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則常以養民爲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矣。王荊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亦自附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爲劉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罷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鄉遠。不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鹽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價。主於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與商爭鬻矣。

平糶

李惺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親歲。有中上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故雖遭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此爲常平義倉以稅。後世腐儒。乃以盡地力罪惺。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無怪乎諱富強。而實亦不能富強也。

社倉

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歛其息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諸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制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秧時缺本。乃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封廩騰價之計。

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便也。

聽民之便。則爲社倉法。強民之從。卽爲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國故也。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訓。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爲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爲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卽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用借貸。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預備

河東路才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爲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

用富民而不擾。是大經濟。亦絲廉惠實心。素孚於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謗已騰矣。

周忱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公悶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米次。厚鄉團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本鄉團里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利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

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廩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一切取給餘米。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于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夫餘米備用。本以寬濟。若歸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之一乎。徵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徵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用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村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士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後金花銀租細布輕賚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自歐石岡一變。爲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倉庫百出。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

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糴展轉遷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自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囤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贈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於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備。○今日糧長之弊。又一變矣。當事何以策之。

陳霽巖

陳霽巖知開州事。萬歷己巳大水。無獨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公倡議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沾實惠。故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

冊中暗記極貧者。選開喚領。鄉民咸以爲神。蓋前領賑時。不肯粧點。盡見真態故也。

陳霽巖在開州。己巳之冬。倉穀幾盡。撫台命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糶穀。此時穀價騰踊。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糶。給價五錢一石。每石陪已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參。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鄰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餘。方中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糶。報價三錢。卽如數給之。自後時價益減之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寧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則盡以給累賒。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無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役鄉夫。公不許。曾有兩年被災。流民閉已闕荒。思還鄉井。因逼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官當賑爾。乃因前大戶所糶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子。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縣。唯審均徭爲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

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爲九則。賦役皆推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唯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審均徭。尙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今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朴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略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概有二百餘人。卽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卽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下堂。公自臨視。擇其中一二篤實人。作爲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因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平米價二條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

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大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撫州飢。黃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揭于市。米價遂平。

撫流民三條

富鄭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室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來取。死者爲大塚埋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糶。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實殺之。弼立法簡盡。天下傳以爲式。

能於極貧弱中。做出富強來。真經國大手。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

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受地。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葦布。肅然如營陣。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萬人云。

鄆爾光曰。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圖不擾。滕衆聚而能整。皆可爲法。

成化初。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連。藏衆爲梗。劉千斤因之作亂。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數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僞置滋縣於荊州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僞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迄今千載。寧論如故。此前代處置得宜之效。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遂爲李賢深。然其說。成化十一年。流民復集如前。賢乃援洪謨說。上之。上命副都原傑往。澈其事。傑乃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流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

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開墾以供賦役。建設州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郎津之地。置郎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升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台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而居。又卽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因妙選賢能。薦爲守令。流民遂安。

今日招撫流移。皆虛文也。卽有地。無室廬。卽有田。無生種。民何以歸。無怪乎其化爲流賊矣。倘以討賊之費之半。擇一實心任事者。專管招撫。經理生計。民其慶更生矣。何樂於爲賊耶。

耕牛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延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逋民歸。無牛可耕。價騰踴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義船

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

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吳潛至。立義船法。令三郡都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皆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卽烙有文。調用有時。著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船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曰于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內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輒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山。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路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惕。

海上如此聯絡布置。使鯨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李鄴侯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則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

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武備漸弛。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德

宗與李泌議。欲復舊制。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未暇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

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闌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

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多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寢多。邊軍居人至少。土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某府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歸。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

牒續食而遣之。據募應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戍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邊關中之疲弊爲富強也。

屯田之議。始于趙充國。然光平遂罷屯田。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則善後之策未盡也。邾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復府兵。其言鑿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虞集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特東南海運。而實竭力民。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荏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東師。外禦島惡。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於是立

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正。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徵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圃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國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咸修復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不貲。屯堡尙誰修築。悠悠歲月。恐將來之夷禍難及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墾。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遷北京漕渠築淮陽漕運。合肥人永樂初遷北京漕渠築淮陽漕運。合肥人永樂初遷北京漕渠築淮陽漕運。清江浦堤八百餘里。設儀真瓜州壩。開白塔河。通江。鎮高郵。湖。自淮至臨。

清建開四十七建淮徐臨運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設屏樹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事見術部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劉大夏

宏治十年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先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既而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亦不禁。不兩月。倉場充物。蓋往時糧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忠宣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昔唐人目臺中坐席為癡牀。謂一坐此牀。驕倨如癡。今上官公坐皆癡牀矣。民間利病。何繇上聞。

董博霖

董博霖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唯可陸運。瀕海一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里郡封識。人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按夫長陵北征時。命侍郎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劉本道

先是漕運京糧。唯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用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于各月無事之時。令歌操軍。旋運至京。每二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數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優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上賜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陰人。由椽吏受知於靖遠伯玉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多用其策。正統中。從金尚書濂征閩賊。活脅從者萬餘。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轉展坐連。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積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綵緞。天順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本道固以才進。而先輩引賢不拘資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當法也。

蘇軾

蘇軾知杭州時。歲適大旱。飢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河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渾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

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麥。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麥。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壅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萬石數者。乃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華亭宋彥云。西湖蓄水。專以資運河。湖濱多禾田。春夏間苦旱。秋間又苦澇。莫若專設一司。精究水利。湖宜開廣。濬深。諸山水溢則能受。諸田若旱則能洩。閘司又俟淺深以啓閉。則運無沮滯。而三輔內膏腴可相望矣。按此宋人爲都城漕計。其實今日亦宜行之。邇來西湖漸淤。有力者喜于占業地方。任事者不可不慮其終也。

張需

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鄆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看之曰。若

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爲神助。遷鄆州守。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舍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

李若谷 趙昌言

安豐苟陂縣。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灑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天雄軍豪家芻麥亘野時。訪奸人。穴官隄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旦隄潰。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種。給用塞隄。自是好息。

近日東南漕務孔亟。每冬作壩開河。勞費無算。而丹陽一路尤甚。訪其繇則居人歲收夫脚盤剝之值。利于阻塞。當起壩時。先用賄存基。挨糧過後。輒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議疏通。若依李趙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勞費。深加開濬。曉示居民。後有壅淤。卽責成彼處自行。

撈掘。庶常鎮之間。或可息肩乎。或言每歲開塞。不獨夫脚利之。卽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屯牧

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療病。祖制以蜀茶易番馬。久而寢弛。茶多闌出。爲奸人利。而番馬不時至。楊文襄乃請重行太僕宛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籠茶利于官。以報致諸番。番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撫陝西。則創城平陽紅古二地。以爲固原援築垣。灝河。以得靖其討。安化則援張永策。以誅逆瑾。出將入相。謀無不酌。當時目公爲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虛也。

張全義二條

東都薦經寇亂。其民不滿百戶。張全義爲河南尹。遷慶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諸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唯殺人者死。餘俱笞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數年之後。漸復舊規。

全義每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妓。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

民競耕蠶。遂成富庶。

全義起于羣盜。乃其爲政。雖良吏不及。彼吏而盜者。不傀死耶。全義一笑而民勸。今則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植桑除罪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愚于今日軍徒之罪。亦有說焉。夫軍藉以戰。徒藉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伴死。或借差。或情代。里甲有會解之擾。衛所有口糧之費。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見者不得而問焉。卽所謂徒者。視軍校苦。故諺有活軍死徒之說。然而富者買月。貧者行丐。卽驛中旁挽之事。所資幾何。又安用此徒爲哉。然則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議開墾未有成效。誠酌軍衛之遠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處開荒若干畝。俟成熟升科。卽與准罪釋放。其或願留。卽爲世業。行之數年。將曠土漸變爲熟土。且奸民俱化爲良民。其利顧不大與。若夫安插有法。羈縻有法。稽核有法。勸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盡也。

鉛銅錢

楚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軍都護官高郁請鑄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國用富饒。湖南民不事蠶桑。卽令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官府無私。卽鉛鐵尙可行。况銅乎。夫錢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卽入也。以惡錢出。而以良錢入。出價厚而入價廉。民誰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則政自行矣。

錢引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諱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利。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三十萬錢。又其小矣。

益衆

備依劉表。嘗憂兵寡。不足以待曹兵。諸葛亮進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荊州。

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其衆遂強。

陶侃

陶侃性儉厲。勤於事。作荊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植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本屑。履之都無所妨。官用竹背。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根堅可代鐵足公卽超兩階用之。

蘇州堤

蘇州至崑山縣。凡七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而澤國艱於取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澗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以水車。沃去兩牆間之蘆水。牆間六尺。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爲水利。今蘇門

丁晉公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主營復宮室。還取土遠。公乃命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

牌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折棄瓦磚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息費以億萬計。

此公確有心計。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鄭端簡公三條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樓十五門俱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海鹽鄭公曉時。協理戎政。率軍營三萬人。打掃火焦。鄭公白黃司禮。磚瓦木石。不必盡數發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圍圍。就便堆積。白玉石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爲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牆缺。又有護身殿後。乾甯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高牆一道。欄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積磚石。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端門外戶房。其在戶門以內者。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清乾宮前牆。黃甚喜。公曰。又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用車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

動作。兩闕門外多空地。可挖黃土用。却命軍搬焦土。填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曰善。公曰。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剝岸。若命軍搬出右順門。右啟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剝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又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窯二廠。往回四十里。合焦木皆長大。不准皇城諸門進出。外面房稠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內臣小房。非燬卽折壞。必須修蓋。方可容身。莫若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寶善思善二門前後。并啟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內臣。攀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內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又曰善。

錦衣趙子戶。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火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兩旁。四夷朝貢人。往來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將火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以詔天下。如何說不雅。誰敢將朝廷龍文磚石。填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小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的生活。

豈有營軍爲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定。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皆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三尺許。方可在上行大車。早船滾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矣。見今午門外。東西脅下。數萬擔。火焦積堆。若搬出。正慮不久。又要搬入耳。趙復語。公徑出。

會議午門臺基。及奉天門殿樓等臺基。塔級石柱。礫花板石面。紛紛不決。公欲言。恐衆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請教。杲雖匠藝。亦心服公。卽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折去一丈。從新築上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費鉅萬矣。莫若止將臺下龜脚。東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燼餘約深二尺五寸。節做新石。鋪入內土。令堅。仍用大杉板障之。決不圯壞。而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兩旁。須彌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上出。舊石空。齊用鐵削肩進。亦易爲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塔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礫。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

進。折去承天門冬牆。方進得。今料比九廟。又進三重門。尤難爲力。莫若起開焦土。將舊階沿礫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轉。尙有堅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并樓門臺基。俱如戶門空補皆可。公能力主此議。省夫力萬萬。銀糧何至數百萬。騾驢車輛。又不知幾。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

徐杲

嘉靖間。上勤於醮事。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未幾萬壽宮災。閣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闈。諭工部尙書曾禮與工重建。禮以匠師徐杲有智。當委經營。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三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新改用。並不於各省派辦。其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不擾。軍民踴躍而功易成。後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尙書職銜。

賀盛瑞九條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塔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洩運。派府縣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缸。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代之費。總

計銀十一萬兩有奇。萬歷中鼎建兩宮大石。御史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工部郎中賀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致京。費不足七千兩。又造四輪官車百輛。召募殷實戶領之。拽運木石。每日計騾給直。其車價每輛百金。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慈寧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公所。內監譚然言舊。公曰。石安得言舊。一鑿就新。有事我自當之。不爾累也。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圯。徒耗金錢。督工主事賀盛瑞欲用石。而中貴歲利冒被。主於仍舊。賀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岸何以能久。對曰。宜用黑城磚。而灌以灰漿。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三二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翁以告。內監中官懷疑。未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發。磚不可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於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

矣。原估磚二十萬。既用石。費不過五萬。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遠且五十餘里。用止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於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千餘錢。而石已合窶矣。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惡。乃每片價一分四釐。民瓦白而堅。每片價止三釐。諸閹陰耗食於官窰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餘年。公曰。三十餘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惡故耶。曰。然。公乃陰運官民瓦各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於是邀監工木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衆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賤。何苦而用官窰。監者曰。此祖宗舊制。誰敢違之。公曰。祖制用官窰。爲官勝於民也。豈爲冒被錢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之開。官窰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請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於他監工者。於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

不可。公下令曰。多拾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畢。

錦衣衛題修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待毀壞者俱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實題中疏語耳。不然。駕閣庫未開失。而銅帶胡繇而焦。舊宜腐。胡直斷如切。內臣如言以詰諸弁。且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未及千。而鹵簿已煥然矣。

永寧長公主舉殯。例搭簾殿。羣房等約三百餘間。內使臨行時。俱拆去。公令擇隙地搭蓋。以揪棍橫穿於杉木纜眼下埋之。簾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訖。內宮果來取木。木根牢固。簾復連合。既以力斷。繩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謂曰。山中飄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留與汝輩作宿舍。何如。衆僉曰。便。公曰。每一簾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七釐。抵工價。拆棚日。蕭聽爾等將去。斷蘇作蘇。勛用木作回料。何如。衆又曰。便。郡城重城根脚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嚙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填築。去京城二十里而遙。估銀萬一千餘兩。公建議。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省功

倍。計無便此。比完工止費九百有奇。

按兩宮之役。賀公爲政。事例既開。凡通狀到日。卽給帖銀完次日。卽給咨事。無留宿。吏難勒措。赴者雲集。得銀百萬兩。公每事核實。裁去浮費。竟以七十萬竣役。所省九十萬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識論去。冤哉。然余覽公之子仲軾所輯冬官紀事。如抑木商清釐稅。往往必行其意。不辭主怨。宜乎權貴之側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結其才。以求容於世。國家亦何利焉。吁。可歎已。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割付買木十六萬根。賀念此差一出。勿論夾帶私木。卽此十六萬根木。逃脫三萬二千餘根。虧國課五六萬兩。方極力杜絕。而特旨下矣。一時奸商揚揚得意。賀乃呼至謂曰。爾欲割。我但知奉旨以給割耳。割中事爾能禁。我不行開載耶。於是列其指稱皇才之弊。一不許希免關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卽是交易。自應照常抽分。二不許磕撞官民船隻。如還照常賠補。三不許騷擾州縣。派夫拽筏。四不許攙越過關。五不給預支。俟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題給價。於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則割付直一空紙。領之何用。遂皆不願領割。向東廠到

賊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濟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七八十兩。少五六兩。尙不及費。賀公璣瑞欲具題裁革。左堂沈敬字止之。公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鑿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涿等處。稅歲磚瓦。近日至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卽如木商王資一項。漏銀一百另九兩。他可知已。嗣查審稅。而中貴王明爲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卽出示通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人詳告。卽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鑿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稅。卽一季所取。踰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勦戚祭葬取用外。該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五月取給焉。

陳懋仁

陳懋仁云。泉州庫貯收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真器也。余嘗監收。目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掬餉。不論堪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理兼用。不堪者

作器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點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確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卽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年征額。節軍費以紓民力。計無便此。乃當事者泛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葉石林

葉石林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虞允文

先是浙民歲輸丁錢絹繡。民生子卽棄之。稍長卽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植槐 置鼓

章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壩。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壩處。但植槐樹。旣免修復。又便行旅。

宇文泰後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皆計里種樹。

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舊多劫盜。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傾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於是盜無不獲。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鄉置一樓。盜發伐鼓。舉烽火。瞬息過百里。事與李崇合。亂世弭盜之法。莫良於此。獨夫向子韶知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令每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爭鬪自此始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顧其人方略何如。惟明刑薄賦。裕民爲弭盜之本。

分將

仲淹知延州。先是總官領邊兵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出則官卑者先出禦。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多寡。更番出禦。

梅少司馬客生疏云。古之詔爵也。以功。今之敍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卑者居先。敍功又卑者居後。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將

迭出之議。固當。吾謂論功尤當。專敍汗馬。而毋輕冒帷幄。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

徐階二條

世廟時。倭蹂東南。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而倭已去。誰任其咎。尙書感之。徐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往。階爭之曰。江南腹地。捐以共賊久矣。部臣於千里外。何以遙度賊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也。夫發兵者。但計當與不當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餒賊耶。尙書懼。乃發精兵六千。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疏驍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以發兵爲階咎。階復疏云。法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今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爲民者百。奈何以戰守并責將士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

漢法之善。民卽兵。守令卽將。故郡國自能制寇。唐之府

兵。猶有芥田之遺法。自張說變爲驍騎。而兵農始分。流爲藩鎮。有將士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士不講鎗鈴之術。有事則專責將士。而守令不參帷幄之籌。是戰與守。兩俱虛也。徐文貞此議深究季世場冗之弊。

階又念夫移庭牧宜大。與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錢。米菽日不繼時。畿內二麥。每石止值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宜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止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日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乃上疏行之。

習射 習騎

種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城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衛役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乃甲於延州。

揭揆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馬躍。

初不過二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數閃跌不願。孟琪常用其法。稱爲小子房。

按宋史揆嘗貸人萬緡。游襄漢間。入倡樓。餽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爲。輒棄去。已在軍中。費官錢數萬。賈似道核其數。孟琪以白金六百與償。揆又費之。終日而飲。似道欲殺之。揆曰。漢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瑣瑣。何以甲豪傑。似道姑置之。蓋奇士也。其參杜果軍幕。能出奇計。解安豐之圍。惜乎不盡其用耳。

曹瑋

曹瑋在秦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整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後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

虞翻

永初四年。羌人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燬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譬如衣敗。用以相補。猶有

所完。不然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爲然。謂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夫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林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覆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徒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然則計將安出。謂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制。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川豪傑爲椽屬。拜牧守長吏爲郎。以安慰之。

虞詡涼州之議。成於李修之公訪。德裕維州之議。格於僧孺之私憾。夫不爲國家圖萬全。而自快其私。以貽後世噬臍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太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國朝往事。可爲寒心。昔單于冒頓。不惜所愛名馬與女子。

而必爭千里之棄地。遂因以滅東胡并諸王。堂堂中國。而謀出於人下。恬不知恥。何哉。○涼州之議。尤妙在辟其豪傑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兩川也。嘉靖東南倭警。漕臺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儘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貧身無策。遂心從賊。爲之嚮導。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有功則官之。如此。不惟中國人不爲賊用。且有將材出於其間。其從賊者。諭令歸降。如才力可用。一體立功敘選。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撥滅矣。愚謂端簡公此策。今日正宜採用。

款二條

俺答孫巴漢那吉。與其奶公阿力哥。率十餘萬騎來降。督撫尙未以聞。張江陵已先知之。貽書王總督古查其的否。往復籌之曰。此事關係甚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頃據報俺答臨邊索要。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人。今其來索。我之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彼卑詞效款。或斬我叛逆趙全等之首。誓

以數年不犯吾塞。乃可奉聞天朝。以禮遣歸。但聞老將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爲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唯當井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續據巡撫方金湖差人包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實。夫老牛舐犢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畜之何用。但欲按之爲重。以規利於民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之。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雖哀懇。身猶擁兵駐紮。事同強挾。未見成款。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掣回游騎。然後我差官以禮送歸其孫。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戎狄無親。事或中變。卽不然。而聊以脇從數人。塞責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至於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其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鄙不饑。稽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諸逆旣入境。卽可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邊境。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覘質。卽斬那吉首示之。閉成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木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旣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執之以相當。斷不可與。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唯公審圖之。後崇古馳諭軍營。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獻所虜獲。俺答乃獻被虜男婦八十餘人。其情最躁急。遂寇抄我雲石堡。崇古亟令守備范宗儒以嫡子范國囿。及其弟宗偉宗伊質於營。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趙全等皆面縛械係。送大同左衛。是時周元聞變。飲鴆死。於是始出那吉。遣康綸送之歸。那吉等哭泣而別。巡撫方逢時誠夷使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旣行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南向拜者五。使中軍打兒漢等人謝。疏言帝赦我逋遷裔。而建立之德無量。願爲外臣貢方物。請表箋楷式。及長書表文者。江陵復移書總督。曰封貢事。乃制馭安邊大機大畧。時人以媾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不唯

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議者以講和示弱。馬市起釁。不知所謂和者。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宜主議。今則彼稱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至於昔年真開馬市。彼擁兵壓境。持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其期或三月二月。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自吾常事。不以彼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也。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馭之策。自令如是耳。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機會。故僕以爲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已乃於文華殿面請詔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陳付本兵。因區畫入策。屬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許款條上封貢。便宜詔從之。俺答貢名馬三十。乃封俺答爲忠義王。

餘各封賞有差。至今貢市不絕。

板升諸道既除。舉朝皆喜。張江陵語督撫曰。此時不宜付

之不知。不必通意老會。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濫賞。且使反側者。益堅事會之心矣。此輩宜置之國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爲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卽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來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種穀。有犯法生反心。任汝役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重輕之意。

安黎峒

顧界海撻餘錄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險惡。其俗閎習弓矢好戰。峒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於徵求。土官篋納蛇者。特勇爲寇。屢敗官軍。後聘蛇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警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蹙額道其故。余曰。可徐撫也。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遣之。徐知二人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衆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答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卽魚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閱獄縱繫囚三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度。黎庶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冤業當散矣。余隨查該

嗣糧俱無追納。因黎衆告乞保生。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生何如。衆曰諾。前此上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嗣黎糧品搭見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其有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於自專。不顧其主矣。日久寔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惡五十餘。多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潛消。后落密嗣黎。聞風向化。亦告編版籍。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准作本州官軍俸糧敷散。地方平安。

平軍民變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分爲九營。歲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其餉頗厚。萬曆十年間。吳中丞善言奉新例。減餉三之一。又半給新錢。錢法壅不行。訴之不聽。遂爲亂。其魁馬文英。楊文用。實倡之。擁吳公至營所。窘辱備至。迫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姑縱之。明日二魁陽自縛詣吳。及兩臺言我實首事。請受法。他無與也。衆皆匣刃以俟。諸公懼稔禍。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聞。少司馬張

肖甫奉便宜。命撫浙代吳。未至而民變復作。初杭城諸棚。各設役夫。司干振。應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嚴其法。必親受役。憚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僑居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且謂官無如亂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諸大猾。會仕卿坐他法。荷校。諸大猾遂鼓衆劫之。響應至千人。於是焚劫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悉竄匿。張公抵嘉禾。聞變。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所留二營無恙耶。曰然。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從者皆恐。公談笑自如。既抵臺治事。而羣不逞嘯聚益衆。揭竿立幟。執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毀垣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何不告我。衆以司夜役不公爲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憤易一族。卽下令除之。衆始散。然其氣益張。夜復掠他巨室。火光燭天。公乘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張之通衢。衆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戡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游擊徐景星。以二營兵入。召伍長撫之曰。前幕府誠誤用女死力。而不女飽。女寧無快快。衆唯

唯。則又曰。市無賴子亂成矣。彼無他勞。非女曹例。能爲我

盡感泣。

盡力計捕之。我且令女曹以功飽也。然無多殺。多殺不女
功。衆踴躍聽命。陽召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向自縛而請
者女耶。二魁謝死罪。公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無名。
女爲我帥衆捕亂。詎論賄且賞矣。卽不幸死。寧死義乎。二
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營兵
次之。郡邑士圍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乃遂前薄亂民。連
敗之。縛百五十餘人。而士卿與焉。公訊得其倡謀。挾刀而

兵之變。未有不因腴削激成者。民之變。未有不因勢豪
激成者。至於兵民一時竝變。危哉乎漸也。幸羣不逞倉
卒烏合。本無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
不至合而爲一。於此便有個題目可做。張公此舉。大有
機權。大有次第。尤妙在於不多殺。若貪功之臣。我不知
當如何矣。

三受降城 釣魚山

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釋去。於是羣
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猶未伏法。急之或生變。假他事罪
之。或密掩之。則非法。因陽獎二魁功。予之冠帶。榜於營。復
其餉如初。咸帖然。當二魁自縛時。要衆曰。吾以一死蔽。若
等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爲斂金數百。旣免而不復反。
衆衆頗恨。又各營倡亂者數十。公俱廉得之。屆明年春。汛
七營。當復發。公於誓師時。密令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
數其首亂罪。斬之。已後捕馬楊二魁。至曰。女故自請死。今
晚矣。且女旣倡亂。又欺衆而攘其資。我卽欲貸女。如衆怒
何。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諸營曰。天子不
忍盡僇女。女自揣合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也。衆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總管
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爲中城。距東函
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至今皆棄爲荒壤矣。惜哉。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帥所。時播州冉璉
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詣
府。玠素聞其名。與之分庭均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
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卒默然。玠曰。
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窺
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蹠。以壘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漫去。

如是又旬日。乃請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禮遇。今日想有以少報。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徒諸玠。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臺。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於是臂指聯絡。蜀始可守。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遠。吳玠築釣魚山十餘城。而蜀之形勝始壯。皆所謂一勞而永逸。一費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律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籬籬。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懸幾百里。戍卒憚勞。不願往。必也與屯田。葺廬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又置訓練之將。嚴互援之條。使武備飭而有恃。無恐。民雖不欣然而趨之。乃不察機宜。而徒用峻法。以驅民於死地。所任賢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衆怒。遂致殺身辱國。賴蔡天祐相機撫定。僅而無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體悉人情哉。

孟琪

純祐中孟琪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不卽至城外乎。乃修復內隘。十有一而別作十隘於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則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贗。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招土人自相推擇。各堡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冊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途。置使以饋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傑進用之路。宰相

汪黃輩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後來附會賊檜，擢爲臺郎，兩宮宴樂，專應制爲歌詞，名節掃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未或過也，可以人磨言乎。

李綱二條

綱疏經絡兩河大要云：河北河東國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尙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潞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戴宋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撫慰而援其危，臣恐糧盡力疲，危迫無告，憤怨必生。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如張浚傅亮者爲之，使宣諭天子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卽如唐藩鎮之制，使自爲守。如此則不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爲今日先務。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並斬殺傷

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卽以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耶。紹興四年，用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能遠去。時不能用。

汪立信 文天祥

襄陽圍急，將破。立信遣以道書云：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而內郡見兵，尙可七十餘萬。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汰其老弱，可得精銳五十萬。於七千里中，距百里爲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互援，聯絡不斷，以成

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與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莫若禮而歸之。請輸歲幣。以緩目前之急。俟邊遽稍休。徐圖戰守。此中策也。後伯顏入建安。聞其策。嘆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意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邑郡。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變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屢。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闔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賁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靖康有李綱不用。而用黃潛善汪伯彥。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賈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陳宜中。然則宋不衰於金。自衰也。不亡於元。自亡也。

察智部得情卷九

口變淄素。權移馬鹿。由鬼畫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獄。惟張與子。吾是私淑。集得情。

唐御史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固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張楚金

湖州佐使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勅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慙。仰臥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苴而成。因喚州官俱集。案一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崔思兢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屍洛

水行岌按畧無狀。則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則天怒曰。崔宜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岌懼。逼思競訪妾。思競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伴謂宣妻曰。須絹二百疋。僱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宜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爲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路。關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崔家欲刺我。思競要館客於天津橋。罵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遣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至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一個館客尙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雖然。雞鳴狗盜。因時効用。則有之。皆非甘爲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恥爲重。

邊郎中

開封屠子胡婦。素行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屍在智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指全非也。婦父素恨胡。乃撫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於舅姑。是必撻死投井中。

以逃罪耳。時天暑。經二三日屍已潰。有司權瘞城下。下胡獄。不勝掠治。遂誣服。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一視成案。卽知冤濫。曰。是婦必不死。宜撫使安文玉執不肯改。乃令人遍閱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中有賈胡逃婢一人。其物色與屍同。所寓正智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令起原屍。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邊曰。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男子以青鬚總髮。必江淮新子無疑。訊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猶以未獲逃婦。不肯釋。會開封故吏除洛州。一僕於遊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汲時。淫奔於人。轉娼家。其事乃白。

解思安獄

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益等所殺。經州訊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誣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往北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

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求不及。稱有元慶寶。今往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君欲見顯。幾何當放令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寶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元慶寶問之引服。因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

歐陽暉

歐陽暉治鄂州。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暉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顛。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曰。吾親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泣涕服罪。

尹見心

氏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刀入室。斬婦首。並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於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

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日鞠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攜入衙。以菓食之。好言細問。得其情。父子服罪。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佐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佐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何以知之。豈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與民奸狀。皆杖脊遣。聞者稱快。

殷雲霧

正德中。殷雲霧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鏜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鏜者某也。某係素仇。衆謂不誣。雲霧曰。此嫁賊以緩治也。門左右與鏜狎者誰。對曰。胥姚雲霧。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以寫書各呈名字。有姚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爾何殺鏜。明大驚曰。鏜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貨。故殺之耳。

周紆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椽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入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糞入城者。門者對

惟有廷椽耳。乃收廷椽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閹陰刀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問。全昇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棍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棍。并誣棍殺孜事。棍拷死無後。與弟槃重襲棍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棍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棍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已。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屍於棹居所。刃跡宛然。棹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州豪吳士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奸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卽呼奸婦問之曰。盜奸若何。對曰。奸也。何時。曰。夜。曰。夜奸何得讎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服誣殺人罪。

程戡

程戡知處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謂其母曰。母老且病。

恐不得更議。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報於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戡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勅治。俱得本謀。

張舉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誣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鞠之。妻乃服罪。

陳騏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恆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先其具白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而無策。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於官。問者汝女有奸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好。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女。乃謂其父曰。汝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

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而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舉郡驚以爲神。

范櫟

范櫟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櫟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乘燭坐。有濡衣者臂繫雙。僕而趨。默詔曰。噫。是柏魂也。而繫雙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櫟念柏有力。人殺柏當勦。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覓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沈耳。解其裏血。漬滿額。櫟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

楊評事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

行。已闔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僻所。沉趙。而復詐爲熟睡。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尙未登舟耶。潮復周。周甚驚異。與孫分路偏尋。三日無蹤。周懼累。因其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閱其牘。曰。叩門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楊茂清

楊茂清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竄訟。茂清因俗爲治。且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贊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購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爲嫌。莫敢爲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閱其獄詞。曰。見知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贊即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爲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毆及胸脅死乎。已乃訊證人。稍吐實。詰且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椽爲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好。翁遂之。僕復潛

至家翁不直斥爲奸。而比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爲親故。書僕家謂標實殺之。而翁則訴己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飲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役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於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

又銅陵胡宏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其妻子而逃。宏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爲證。御史按部訴之。輒以下清。清三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賢書。公之辨冤釋滯多類此。

鄭洛書

鄭洛書知上海縣。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尸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磨合。一訊卽服。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

許襄毅公三錄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故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筮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之。狗斃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蘇人出商於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雞食之。夫卽死。隣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逼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

張御史曷。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鰾。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鰾。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鰾毒。召漁者捕鰾。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囚與食。纔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

冤遂白。

陸子遠神政記載此事謂公受神教而然說頗誕要之凡物之異常者皆有毒。察獄者自宜留心。何待取決於冥冥哉。

藏金

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寶蹄金一甕。送於縣宰。幸慮公藏之守不嚴。置於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也。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於府。幸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沂公覽之盛怒。俄有筵宴。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哀相國滋在幕中。俯首無所答。沂公詰之。哀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沂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哀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溶瀉。與塊相等。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大。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所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爲土矣。于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甘露寺常住金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領。文藉分

明。衆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訴冤曰。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乃以孤立欲乘此擠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召兒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遣入兜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樣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藏錢

程顯爲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使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擅其財。累鞠不實。李令民還家毆其叔。叔果訟姪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呂陶

呂陶爲銅梁令。邑民龐氏者。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爲人傭奴。陶至一訊。而二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爲報。陶曉之曰。二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爲汝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相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婦。弟泣拜聽命。

分遺而子弟之好不傷。可謂善於敦睦。若出自官斷。便不妙矣。

婁子雲 趙和

新鄉縣人王敬成邊。留牯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自戍所還索牛。進云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不肯還。敬忍之。投縣陳牒。縣令婁子雲。令送敬付獄。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斥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牯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曰。此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但念五年養牛辛苦。令以數頭謝之一縣稱快。一作武陽令張允齊事

成通初。楚州淮陰縣東隣之民。以莊券質於西隣。貸得千緡。約來年加子錢贖契。及期先納八百緡。約明日償足。取券。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因不徵納緡之籍。

明日齋除。繼至。西隣諱不認。訴於縣。縣以無證不直之。復訴於州亦然。東隣不勝其憤。聞天水趙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赴江而南訴焉。趙宰以縣官舉。且非境內。因却之。東隣稱冤不已。趙曰。且止吾舍。思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只言獲得截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械送來。唐法惟持刀截江。隣州不得庇護。果擒西隣人至。然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不懼。趙脇以嚴刑。因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物。汝且籍舍中所有辨之。囚意稍解。且不虞東隣之越訟。遂詳開錢穀金帛之數。并疏所自來。而東隣贖契八百緡在焉。趙閱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謂諱東隣八百緡。遂出訴隣面質。於是慚懼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後罰之。

何武 張詠

漢沛郡有富翁家資二十餘萬。子纔年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因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付還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願謂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守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

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劍。當關州縣得兒申轉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取財與兒曰。敵女惡婿。温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張詠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婿主家資。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二與子。而七與婿。其後子訟之。官婿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書擲地曰。汝之婿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子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婿。而子與七。

秦使者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育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畀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汝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吾婿。外人句不得爭奪。句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于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張齊賢

臧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台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王罕

罕知澶州。州有婦病狂。數詣守訴事。出語無章。却之則悖罵。前守屢叱逐。罕至。獨引令前。委曲問之。良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據其貲。以屢訴不得直。憤恚發狂也。罕爲治。妾而反其貲。婦尋愈。罕王珪季父。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爲他姓。路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於州。積十餘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訴。公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臂爲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視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于文傳

于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遂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降妾之父母。買隣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隣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卽飲。王遂伏辜。

張三翁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辯於縣。祖顯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顯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黃霸 李崇

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娠。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獄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走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致傷。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恨。霸曰。此弟子。責問乃服。陳祥斷惠州爭子事類此。○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爲比隣者。姊數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詭言產子。夜燒妹房舍。乘亂竊其兒。以歸。妹覺之。往索。勿與。訟於府。無證。祥伴自語。必殺此兒。事卽了畢。乃

置甕水堂下。引二婦出曰。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此紛。密諭一卒。謹視兒。而叱左右。詐爲投兒狀。亟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頗仆堂下。其姊竟去不顧。祥卽斷兒歸妹。而杖姊妾。一郡稱服。

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已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李崇令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不幸遇病暴死。苟泰聞卽號跳。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宣彥昭 范邨

宣彥昭仕元。爲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箠。各認己物。彥昭裂而爲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箠。於我何與。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箠償軍。范邨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其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喜者。

李惠斷燕巢事。卽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護。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

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安重榮 韓彥古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詬夫。而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韓彥古

字子師。延安人。新王世忠之子。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訟其夫前

妻之子者。以衣冠扶掖而來。乃其嫡子也。彥古曰。事體頗重。當略懲戒之。母曰。業已論訴。願明公據法加罪。彥古曰。若然必送獄而後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對。姑留扶掖之子。就獄與證。徐議所決。母良久云。乞文狀歸家。俟其不悛。即可告里。由是不敢復至。

孫寶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饅饊者。今之饅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拌碎者細折分兩。賣者乃服。

杖羊皮 杖蒲團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憩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江淮省游平章顯浚爲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置。游行馬至。問其故。嘆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乃杖得銀星。遂罪其隣。

傅瑛

傅瑛仕齊爲山陰令。有賣鐵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指瑛。瑛取其絲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云野父爭雞。瑛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南史云。世傳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瑛子劇嘗代劉玄明爲山陰令。玄明亦夙稱能吏。政爲天下第一。劇請教。玄明曰。吾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問何術。答曰。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義也。劇子岐爲如新令。世爲循吏。

孫主亮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密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史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

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溼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於是黃門首服。

樂謫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東府忽于庫失油絡。欲推主者。御史中丞樂謫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幙萬疋。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宏恕。

李南公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門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其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韓紹宗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震天下。樊負勢結助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無事。實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部郎中韓紹宗具知其實。乃攝樊舉人。時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

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問樊何以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冀生則必死。首當死者左計也。韓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於是發配。

察智部詰姦卷十

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僉俗弊。競作淫匿。我思老農。剪彼蠹賊。摘伏發奸。卽威卽德。集詰姦。

趙廣漢二條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恚。又叫吏爲鋤。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廣漢尤善爲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有一册。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

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
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始知公之自記非漫書。

蔣穎叔爲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立古風旗。使日
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每運至
取而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陳霽巖

陳霽巖爲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書
辦先將照詳照驗。分爲兩處。公夙聞先輩云。前道有駁提
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屬吏書。從照驗中
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
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
辦受賄逕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役。
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

張敬 虞翊

長安市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敬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
盜總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騎。閭里以爲長者。敬皆召
見。資問。因質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上切署。敬皆以爲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緒汚其衣裾。吏坐閱閱
出。見汗緒輒收縛。十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
乃以翊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願假籌策。勿令
有所拘閱。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椽吏而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
得百餘人。翊爲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
以綵線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使輒擒之。賊繇是駭散。

王世貞三條

王世貞備兵青州。郡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
之急而遁。以屬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
於王捕尉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日。而王尉
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
奈何。雷齡往立塔下。問捕齡者非汝耶。王驚謝。願以飛
騎取齡自贖。俄齡至。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某
盜來。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於宋。而寬
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十。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十人。至稱

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躡絲履。盜數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卽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爲盜。卽釋縛者。

王墩 王陽明

貞觀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匿之。詭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至急。其後母詐以領申勸項郎街申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十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勸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墩。引就房內推問不允。墩先令十人於榻下伏聽。令十人走報。長使喚墩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墩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并具承伏法云。

賊首王和尚。攀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宰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十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辦十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十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息隸報以賓賓館有客。公卽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三賊云。且忍兩夾棍。

俟爲汝脫也。主盜惶遽。叩頭請死。

蘇澳

蘇澳知衡州時。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澳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澳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尙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范檣

范檣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都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傲潘氏園寓。孛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伺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生。公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執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做備。而更令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卽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孛妓也。於是飛騎馳報。徐楊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獄。全賊潰散。

總察盜

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獼猴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獼猴從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有賣熱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盜魁也。遽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僞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謬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一見呵之。曰。箇賊住。卽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懼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已蹤至矣。

維亭張小舍

相傳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捋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爲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廁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爲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舍與音沙去聲後遇瞽丐于途。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擒焉。果盜魁。其瞽則僞也。請以重賂免。期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遇諸途。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臥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爲徵。盜卽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疏。小舍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疎於察盜。更智。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二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

先死。吏卒游微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縣。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之。于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贖。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綾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旣微奠。卽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粗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則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贈金帛加秩二等。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

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贖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離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癩。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衆藥。此草可染膚。黑如鼠山。它可染指紅也。

京師指揮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册。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册捕至。皆跡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羣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理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同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鑿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鞫必至。他則否。

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耐我百金。乃知所發贓。皆得報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執事瓶所。捕之繫獄。不勝拷掠。竟誣服。詰其賊。謬云在壇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帶于市。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則衛士也。招云。既竊餅。急無可匿。遂瘞於壇前。只振取繫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方數寸。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死。不白矣。豈必象馬髯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

耿叔臺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貲。新直指至。又穴而胘篋焉。成都守耿叔臺按察。胥隸俱更番。獨仍一婁人。亟捕之。直指患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拘吾臥榻梗治耶。固以詰。比至詰之曰。吾視空痕內出。非爾而誰。即咋舌伏辜。

張鷟

張鷟爲河縣尉日。有一客贖疆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

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脚籠頭放之。驢向舊喂處。搜其家。得鞍於草積下。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囊中盛佩刀。謂之曰。刀鱗馬血。火煨之。則刀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逼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煨刀而得盜。所以貴格物也。然廬州之獄官不能決。而老吏能決之。故格物又全在問察。○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縣。有一人死者。處厚往驗。悉糟截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必見。如其言。傷跡宛然。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

我因亡去。誤墮罾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蹤跡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懼追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因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咎死矣。嫗曰。今獲賊如何。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獲之。案問其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乃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錢納吏。以吏爲市耳。令訪獄便鬻獄矣。况官之心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錢澡

錢澡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琛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澡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澡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周新異政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卽刼布商賊也。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卽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爲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綱搆其罪。殺之。鳴

呼。公能暴人寃。而身不免寃死。天道可疑矣。

吳復

溧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備於臨清。林績麻自活。久之爲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愜。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尙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爲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既夫婦相見。勞苦因敍。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啓後屜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聞亡金。疑其誑。怨詈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爲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曰。汝詐失金。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爲丐容。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廣東周新江時事

彭城王澈

北齊高澈爲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澈乃詐爲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辭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數被偷。澈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高潛 楊津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于路。被賊刦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楊津爲歧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刦。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刦人因以告之。使到州者以狀白。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取視。有一母人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絨閉不異。而失其金。郡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置鑰何處。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尉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刦。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詐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刦胡家。徒

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劉宰

宰爲秦與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曰不盜者明。且蘆自若。果盜明。且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陳襄

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扛。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胡汲仲

按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號四先生云。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傘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

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楊武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姊丈也。爲潯川令。善用奇。已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刦麥

王愷爲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刦。陳牒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過寺門。復刦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

羣盜屏跡。

竊茄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於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爲初熟時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盜牛舌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盜殺牛者。公曰。何爲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盜石榴 盜櫻

秦檜爲相。都堂左授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數焉。少其二。檜伴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更叩頭服。

有獻新櫻於慕容彥超。俄而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人僞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主者誤執。爾勿懷憂懼。各贈以酒。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既飲。立皆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子產 嚴遵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嚴遵爲揚州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不哀。問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椎貫頂。考問。乃以淫殺人者。韓澁在潤州事同。

元絳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勸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下獄。詰妻奸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无血污。是以知之。

張昇

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

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

陸雲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伺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蔣恆

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衡三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衡三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知之。至天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因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恆覆推。恆命總追店人十五已上。畢至。爲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卽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並是此人。恆令擒來鞠之。與迪妻奸殺有實。上奏。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張松壽爲長安令。治昆明池側。刦殺事。亦用此法。

楊逢春

兩京刑部典史王宗。閩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被殺於館舍。宗奔家旋來。告尙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爲殺之。官不能決。旣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鞠王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窮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以滅口。卽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覘者衆矣。何由蹤跡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來看耶。由是稱爲神明。

馬光祖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刳虛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問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問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與人通。逮妻鞠之。果然。蓋人欲陷夫而奪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誡民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奸淫者於法。

符融

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五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所殺。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

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竊而心忤，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伏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王明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王晏，因售貨至成都，求爲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則活，遇暗則死。再三戒之，令誦此足矣。晏受乃行。途中值大雨，衆趨憩一屋下。晏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傾覆，晏獨免。晏之妻與鄰之子有私，許以終身。候夫歸殺之。晏既至，妻約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晏洗浴。晏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肯浴。婦怒乃自浴。壁隙中鑰出，被害。晏驚駭罔測。明日隣人

首晏害妻，郡守酷刑。晏泣言曰：死則死矣，冤不必言。但孝先所言無驗耳。守叩其言，沈思久之，呼晏曰：問汝隣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殺汝妻者，必是人也。捕至，果服罪。因語僚佐曰：一石穀，春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范純仁

參軍宋儋年暴死。范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已，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妻與小吏奸，因會置毒蟹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蟹，其曰毒蟹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劉宗龜

劉宗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排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啟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就之。盜畏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缸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其實吐之，唯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宗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軍士，合境庖丁。

集毬場以候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唯一屠者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以姦罪杖背而已。

郡那事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於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塔殺女。訟於郡主。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爲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勘。在城忤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其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豪家鞠之。豪家歎服。乃是與婦私奸。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於私室。其獄遂白。

徽商獄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商來稍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定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尙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于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於傍郡識之。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音呼曰。和尙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曰是夜其門啓。欲入盜。見婦盛裝泣床側。欲淫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掛在三家鋪架上。拘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掛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日卽埋在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鬚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於是二人皆抵死。

臨海令

臨海縣迎新秀才適龔宮。有女窺見。一生詔美。悅之。一賣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爲小娘子執伐成佳偶矣。賣婆以女意誘生。生不從。賣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妻因移女而以女榻寢之。夜有人斷

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爲其家殺之。而囊裝無損。殺之何爲。乃問榻向寢誰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是誰。曰某秀才。遂生至。曰賣娣語有之。何嘗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賣娣有子乎。逮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卽自輸服。蓋其夜捫得駢首。以爲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府。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人。帝付安禮令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知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相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梟其首於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

母訟子二條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訟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語婦曰。若子法當死。毋悔乎。答曰。子無狀不悔也。傑乃命婦出市。棺爲斂屍地。而陰令使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語。傾之。怡至。傑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而碍於其子。不得逞者。傑卽殺道士納之棺。

包恢知建寧。有母戇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恢意母婦與僧通。惡其子諫。而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中以歸。恢廉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籠中臭。恢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僧寺求子二條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榜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筮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且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一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墨頂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更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懼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旣置獄。獄爲之盈。

任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數。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凌許三僧從顯。而自與八輩從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粲然。恣其所取。僧陽東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乘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細鞠。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鞠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召僧每十人一鞠。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則已死於兵矣。

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孚遠巡撫入閩。斷某寺絳衣真人。從大殿蒲團下出。事略同。

黃紱封丘人。爲四川參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州西寺者。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盡繫諸僧。中有一僧少而壯。甚粹惡。詰之無記牒。卽塗醮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

曰。是盜也。卽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沈塘中。衆共分其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魯永清

成都有奸獄。一曰和好。二曰強奸。臬長不能決。以屬成都守魯公。公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好。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

魯公蘄水人。決獄如流。門外築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卽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謠。

張略

石晉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衆稱讚。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尙謙。齎香設齋。且檢其事。有三傳張略。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略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於佛前。略由穴入佛空心。厲聲具說僧過。卽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爲奉事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卽榜市使民自言所質以價。於是民爭來言。遂得質僞銀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數十餘人爲之。皆鐵爲之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得質僞銀者巧矣。教十數人爲之。是自爲奸也。後周兵圍城。超出庫中銀勞軍。軍士譁曰。此鐵胎耳。咸不爲用。超遂自殺。此可爲小智亡身之戒。

韓魏公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於欲與卽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傑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縱。并例亦非公道乎。寇萊公作相時。章聖語兩府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擬議。門吏有以文籍進者。問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尙須一例。又安用我輩。戕壞國政者正此耳。今日事事皆例。爲萊公不

能矣。能爲魏公其庶乎。

江點

江點字德興。崇安人。以特恩補官。調鄂州錄參時。郡常平庫失銀。方緝捕。有劉禮者。因貿易得銀一筒。上有田家抵當四字。一銀工發其事。劉不能直。籍其家約萬餘緡。法當死。點疑其枉。又見款牘不圓。除所發者。餘皆非正。點反覆詰問。劉苦於煇冶。不願平反。點立言於守。別委推問。得實與點同。然未獲正賊。劉終難釋。未幾。經總軍資兩庫皆被盜失。會以萬計。點料必前盜也。州司有使臣李義者。館一妓。用度甚侈。點疑之。未敢輕發。會制司行下。買營田耕牛。點田而陰遣人襲妓家。得金一束。遂白於府。卽簡使臣行李中。皆三庫所失之物。劉方得釋。人皆服點之明見。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履虎不嗔。鞭龍得珠。豈曰溟滓。厥有奇謀。集威克。

侯生

夷門監者侯嬴。年七十餘。好奇計。秦伐趙急。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戒勿戰。平原君以書責信陵君。信陵君欲約客赴秦軍。與趙俱死。謀之侯生。生乃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

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昔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兵。晉鄙合符果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進。大破秦軍。

信陵邯鄲之勝。決於椎晉鄙。項羽鉅鹿之勝。決於斬宋義。夫大將且以擁兵逗遛被誅。三軍有不股栗願死者乎。不待戰而力已破矣。儒者猶以擅殺議刑。是烏知扼要之策乎。

班超

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多斬首級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方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智者睹未明。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胡侍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此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之。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惡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又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此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於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則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此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且上超功。

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而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便有驕馬。急取求以祠我。廣德乃遂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乃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必如班定遠。方是滿腹皆兵。渾身是膽。趙子龍姜伯約不足道也。○遼東管家莊。長男子不在舍。建州賊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其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裸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莊。云此壯者膽勇一時。何滅班定遠。使室家無恙。或傭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圖矣。人急計生信夫。

耿純

東漢真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旣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溫造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俱宜召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隅。出入者皆不捨器械。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并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案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案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案。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閣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哥舒翰

李光弼

唐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逗

還不返。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適入朝。擢權求國忠除權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謁翰。翰命部下掉于庭。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擗屍。更令翰決屍一百。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裏甲持鎗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使權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園民。至於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或問擗屍與衆誠有罪。然已除西川節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蓋軍事尚速。當用兵之際。而還還不返。擁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彘緣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將得伸其權。而無人議其後耳。然在今日。莫可問矣。

柴克宏

後唐柴克宏有將略。其奉命救常州也。樞密李徵古忌之。

給以羸卒數千人。鏡杖俱朽。盡者。將至常州。徵古復以朱匡業代之。使召克宏。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破吳越營。奸臣在內。若受代而還。安知不又以無功爲罪案乎。破敵完城。即忌且亦無所施矣。

楊素

楊素攻陳時。使軍士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一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又對陣時。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退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戰無不克。

素用法似過峻。然以御稽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氣。夫使法嚴於上。而士知必死。雖置之散地。猶背水矣。

安祿山

安祿山將反。前兩三日。于宅集宴。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出幽州

此亦煞有過人處。用兵者可以爲法。

呂公弼 張詠 三條

公弼夷簡子。其治成都。治尙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管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旁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詣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詠知益州時。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悲曰。枷卽易脫。卽難。詠曰。脫亦何難。卽就枷斬之。吏俱悚懼。

若無此等膽決。強橫小人。何所不至。

賊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於是自首者繼至。並遣歸業。

袁了凡曰。宋世馭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今

守令之權漸削。自笞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累月。於是文案益繁。而陸犴之淹繫者亦多矣。子猶曰。自雕蟲取士。資格困人。原未嘗寬豪傑。而汰不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於是益思漢治之善也。

黃蓋 况鍾

黃蓋嘗爲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爲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爾掾。其爲檢攝諸曹。糾擿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鞭扑相加。教下。初皆悚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徵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指問之。兩掾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扑相加。不敢欺也。竟殺之。諸掾自是股栗。一縣肅清。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繇小吏擢爲郡。以三楊特薦爲蘇州守。宜廟賜璽書。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搆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覘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百方凌侮。公惟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僚屬以下畢集。公言有勅未宣。今日可宣之。內有僚屬不法。逕自擊

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公升堂。召府中胥。聲言某日一事。爾欺我竊。賄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羣胥駭服。公曰。吾不耐多煩。命裸之。俾緣有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屍於市。上下股栗。蘇人革面。

蓋武人鍾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愧可以口給之文人。矜莊之大吏矣。王晉溪云。司權者要識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與貢。而甲於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生。胡儼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與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惟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當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遣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礮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奏。一力歸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無怨。使以今人處此。卽自己之罪。尙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過乎。公之品。於是不可及矣。

宗威懲

金寇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宗公汝霖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部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飲食爲先。當治其所先。緩者不憂於平也。密使人問米麥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作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軍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京師。今三十五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卽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目下市直。會計新麪。工值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卽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官酤。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米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麪之值。興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釀。汝減直

百錢。亦有利入乎。任叩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八錢。是不患乎私釀之撓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麴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市。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日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宋北杜云。

借餅師頭雖似慘。然禁私釀平物價。所以令出惟行。全不費力者。皆在於此。亦所謂權以濟難者乎。當湖馮汝弼。祐山雜記云。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十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選竹板重七斤者。撿撈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誑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上莘輩。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爲。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爲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故順之耳。於是出免徵牌。及縣備豆。

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輩出。則號呼愈甚。突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牆宵遁。自是民頗騷。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爲首者數人於法。卽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繇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楊守禮

嘉靖間。直隸安州。值地震。大變。州人乘亂搶殺。目無官法。上司聞風畏避。莫知所出。楊少保南澗公。家食已二十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越二日。亂如故。公乃升牛皮帳。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擊斬首亂四人。懸其頭於四門城上。亂遂定。

李彥和樂云。公雖抱雄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於中。則不在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氣。不索然餒乎。此鬱傑大作用。難與拘儒道也。

蘇不章

東漢蘇不章父謙。嘗爲司隸校尉。李嵩挾私忿論殺。不章時年十八。載喪歸鄉。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馮于諸

陵間不值。久之。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廄在寺北垣下。不章與親從兄弟潛入廄中。夜則鑿地。晝則伏匿。如是者經月。遂達嵩寢室。出其床下。會嵩如廁。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自是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韋知其有備。卽日夜馳至魏郡。掘其父阜塚。取阜頭以祭父。又標之市曰。李嵩父頭。嵩心痛不敢言。憤恚嘔血死。不韋於是行喪。改葬父。

郭林父論曰。子胥猶見用強吳。憑閭閻之威。而蘇子力止匹夫。功隆千乘。比子胥尤過云。子猶曰。李嵩私忿不戢。辱及墓骨。妻子爲戮。身亦隨之。爲天下笑。可謂大愚。然能以私忿殺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將俠士善藏。以始泉之威。猶不行于博浪。况他人乎。願子房事秘。無可物色。而茲留書標市。顯其行意。莫得而誰何之。不獨過子胥。且過子房矣。東漢尙節義。或憐其智節。而庇護之。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報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韋真傑士哉。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卽位。使令尹盡誅爲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而能以術自報其仇。智更足多矣。

誅惡僕二條

張詠少學劍術於陳希夷。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娶其長女爲妻。詠明日至其門。陽假僕往探一親。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出城。至林麓中。卽疏其罪。僕惶惶問。詠以袖揮揮之。墮崖而死。歸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柳中途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菜。夜闌呼僕叱問。卽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

亦智亦俠。絕似水滸傳中奇事。張詠未第時。嘗遊蕩陰。

縣令餽與束帛萬錢。詠卽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坡澤深奧。人烟疎闊。可俟徒伴偕行。詠曰：秋暮矣。親老未授衣。但捭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唯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卽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卽排闥。詠忽退立。其子閃身入。詠攬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并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事亦奇。因附之。

竇建德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刼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繫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以誅盜爲戲。

陳星卿

嘉定青浦之間。有村焉。陳星卿者。年少高才。貧不遇。調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有百畝。有子方在抱。姪欺之。陰獻其產于勢家子。得蠅頭遁去。勢家子擇吉

往閱新庄。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遂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於門。鄉人俱憤憤。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鄰人曰：從吾計。保無恙。鄰人許之。令寡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旣登岸。指揮灑掃。懸扁召諭諸佃。粗畢。往田間布席野飲。星卿率御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楮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趨舟。舟旣沉矣。遙望新庄。所懸扁已碎。於街衆洶洶索鬪。乃懼而竄。方召主文謀。訟之。而懸牒已下。蓋嘉定新令韓公。頗以扶抑爲己任。星卿率其隣。卽自往控。呈詞旣美。情復慘激。使捕衙往視。則扁及舟在焉。勢家子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姪於法。寡婦鬻其產而適。星卿遂名重郡邑間。張君山談是萬歷年間事

李福

唐李福尙書。鎮南梁境。內多朝士。庄產子孫。倚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弗敢禁止。閭巷苦之。福嚴明有斷。命織篋籠若干。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

郎君籍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做賢親眷聞之必快。遂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繇是其憤揚息。各務戢斂。

薛元賞

季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嘗謁石於私第。故事百僚將至相府。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問焉。曰。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如此。夫綱紀陵夷。猶望相公整頓。豈有出自自相公者耶。即疾趨而去。顧左右可便擒來。時仇士良用事。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春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何為擅殺軍中大將。元賞言其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此亦可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顧左右取酒飲之而罷。

羅點

羅點春伯。為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僱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黠狡。反欲污其主。乃自陳嘗與主僮之

姬通。既而訪之非實。於是令僕自供奸。將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污言主婢。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奸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莫不快之。

膽智部識斷卷十二

智生識。識生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集識斷。

齊桓公

齊桓公。飯牛車下。扣角而歌。齊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人問之。果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辭之上卿。

韓范已知張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無膽耳。孔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為人下。故未免慮之於深。防之太過。持之太嚴。寧使其餘才。而不欲盡其用。其不聽子午谷之計者。膽為識掩也。嗚呼。膽蓋難言之矣。魏曰。夏侯惇。長安丞。相亮。伐魏。延獻。襄中。出。領。秦。嶺。而。車。當。子。午。而。北。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襄。陽。延。掩。至。必。棄。城。從。北。東。方。相。合。向。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關。以。西。可。定。矣。亮。以。為。危。計。不。用。○任登為中牟令。

薦士於襄王曰。瞻胥已。襄王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室諫曰。君其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齊桓公之智也。

衛嗣君

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名地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高洋

高洋內明而外晦。衆莫知也。獨歎異之曰。此兒識慮過吾時。歎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周瑜等三條

曹操既得荊州。順流東下。遣孫權書。言治水軍八十萬。與衆將軍會獵於吳。張昭等曰。長江之險。已與敵共。且衆寡不敵。不如迎之。魯肅獨不然。勸權召周瑜於番陽。瑜至。謂權曰。操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糧足。當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

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現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驚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險。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因拔刀砍案曰。諸將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竟敗操兵於赤壁。

契丹寇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真宗聞之。召準問計。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遂行。乃召羣臣議之。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奈何親棄社稷。遠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準曰。陛下若入宮。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毋還內。駕遂發。六軍有司追而及之。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上遣人問準。方飲酒。斝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謀者。上意動。準固請渡河。議數日不決。準出見高烈武王瓊。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危。不一言耶。瓊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嘿然。上欲南下。準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準曰。是棄河北也。上搖首曰。儒者不

知兵。準因請召諸將。瓊至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衆皆以爲然。準大驚色脫。瓊徐又進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準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瓊乃大呼道。逸子。準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濱州之北門。遠近望見黃蓋。諸將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來薄城。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敵懼。遂請和。

按是役。準先奏請乘契丹兵未逼鎮定。先起定州軍馬三萬。南來鎮州。又令河東兵出上門路會合。漸至邢洛。使大名有恃。然後聖駕順動。又遣將向東傍城寨牽拽。又募強壯入其界。擾其鄉村。俾虜有內顧之憂。又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殺不徒者。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兵雖深入而無礙。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若無許多經略。則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權師潰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

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始堅。康伯力勸帝親征。遲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準也。延宋之帝者。一陳康伯也。

築大蟲巖堡

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巖堡。宜撫使王素聽之。役兼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王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白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往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卽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

清澗城

神世衡旣城寬州。苦無泉。鑿地百五十尺。見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一金。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畧爲清澗城。

韓浩

夏侯惇守濮陽。呂布遣將僞降。徑劫質惇。責取貨寶。諸將皆束手。韓浩獨勒兵屯營門外。勅諸將按甲毋動。諸營定。遂入請惇所。叱劫質者曰。若等兇頑。敢劫取大將軍。乃復

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故縱若。因涕泣謂倬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劫質者。劫質者遠違叩頭乞贖。物浩竟掉出斬之。倬得免。曹公聞而善之。因著令自今有劫質者必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寇恂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徂降之。恂至峻第。遣軍帥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請誅之。諸將皆諫。恂不聽。遂斬之。遣其副歸告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則固守。峻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懼南蠻爲梗。許以婚姻。蠻士命宰相趙隆眉楊奇。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駘自淮南飛章云。南蠻心膂。惟此數人。請止而燬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此亦寇恂之餘智也。

劉璽 唐侃

嘉靖中。戚繼郭勛估寵。率遣入市南物。逼協漕總領儀各船分載入都。以牟利。運事困憊。多緣此故。都督劉公璽時

爲漕總。乃預置一棺於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對狼幹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殺汝。卽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軍也。吾不能納若貨以困吾軍。諸幹懼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

權奸營私。漕事壞矣。不如此發惡一番。弊何時已也。從前依阿釀弊者。只是漕總怕衆狼幹耳。衆狼幹豈敢與漕總爲難。決生死哉。按劉璽字國信。居官清苦。號劉窮。又號劉青菜。御史穆相薦劾中。曾及此語。及推總漕。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則權奸之終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祿入浸厚。自奉稍豐。有覲代其職者。嗾言官劾罷之。疏云。昔爲青菜劉。今爲黃金翹。人稱其冤。因記陳尙書奉初爲給諫。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任人若言官。任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與劉國信三嘆。

章聖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上官哀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稱。武定知州唐侃丹徒奮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臣牌卒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宜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至逃去。侃獨留。及事急。乃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

棺示之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羣小愕然相視。莫能難。及事辦。諸逃者皆被罷。而侃獨受旌。

人到是非緊要處。輒依阿狗人。只爲戀一官。故若劉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論所持者正。卽其氣已吞羣小而有餘矣。蘭之漚池。樊之鴻門。皆是以氣勝之。

段秀實 孔鏞

段秀實以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儀以檢校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之惡少。竄名伍中。白晝橫行市上。有不噤。輒擊傷人。甚之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自狀。因自請爲都虞侯。孝德卽檄署府軍。俄而晡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斫首置甕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刀。選老嫗一人。控馬逕造晡門。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皆眙。俄而晡出。秀實責之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尙書恣卒爲禁。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參公。邪惡子弟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尙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晡乃再拜曰。公幸赦晡。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爲我設其食。已又

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晡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晡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孝宗時。以孔鏞爲田州知府。蒞任纔三日。郡兵盡罷調發。

而恫獠倉卒犯城。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空虛。能支幾日。

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衆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

迂談也。鏞曰。然則束手受斃耶。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

吾城。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以士

兵從。鏞却之。賊望見門啓。以爲出戰視之一。官人乘馬出。

二夫控絡而已。門隨閉。賊遽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爾

導我至寨。有所言。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間。願從夫

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人裸

骨于樹者累累。呼鏞求救。鏞問人。乃庠生赴郡。爲賊邀去。

不從。賊將殺之。鏞不顧。逕入洞。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

廬中。願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參見。賊取

榻置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倉問鏞爲誰。曰

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

固知若屬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前官不諒。動

以兵加。欲剿絕汝。我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何

忍殺害。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還府。我以穀帛資

汝勿復出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具食。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吾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設床褥。鏞徐寢。明日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賊數十騎從。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旣効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卽解縛。還其中裙。諸生竟奔去。鏞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而從賊。導之陷城耳。爭問故。鏞首第閉門。我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且止。吾當自入。出犒汝。賊少却。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終不復出。

晞奉汾陽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時。已料之審矣。孔太守雖藉祖蔭。然語言步驟。全不犯凶鋒。故曰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剛。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賊。前守率以順治。綰至。一新庶政。民獠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賊盜

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遽。謹言賊伏隩林。綰陸行便。綰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歷民兵左右翼擁。挽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

決意江行。爲百姓先驅水道。固是然。亦須平日訓練威名。足以驍敵。故安流無梗。不然。嘗試必無幸矣。

文彥博

潞公爲御史時。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己罪。誣平降威。而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己。平家二百口。皆冤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捫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

陸莊簡公

平湖陸太宰光祖。初爲涓令。涓有富民。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爲之白。陸至訪實。卽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臺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爲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時孫太宰丕揚在省中。以奪權劾之。既落職。辭朝。遇孫公。因揖謂曰。承老科長見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門。囑託者衆。不專可以申公道。老科長此疏實誤也。孫沉思之。良久曰。誠哉。吾過矣。卽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由是復起。時兩賢之。

爲陸公難。爲孫公更難。○葛端肅以奉左伯入覲。有小吏注考。老疾當罷。公復爲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省遠甚。注考徒據文書。今親見其人。甚壯。正堪驅策。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是賢能第一矣。此事與孫公相類。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記萬歷己未。有左伯黃踪馬平人。爲一主簿。力爭其枉。當軸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大吏。爲九品官。苦口。其伎倆可知。爲之注調。人之識見不侔如此。

陸文裕

陸文裕公樹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寵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卽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公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宮。堅

意不從。

自學宮多假借。而賤妨貴。僕抗主者紛紛矣。得陸公一廓清。大是快事。

韓魏公二條

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會公亮愕然。亟告韓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

內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復間諜兩宮。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謫蘄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

韓魏公生平從未曾以膽字許人。此等神通。的是無兩。

呂端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使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宴駕。立子以長。順也。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不糊塗。是識。必不肯糊塗過去。是斷。

辛企李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官內臣武師說。平日羣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人謂各將曰。此特監璫耳。待以通判。已爲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百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又至庭下。師說忽叱侯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自明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王安石

荆公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君輩。

荆公議論皆偏。只此一語。可定萬世宗藩之案。

毛澄

太倉毛文簡公。嘉靖初年。時衆議選婚。錦衣衛千戶女與

焉。內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公在左顧問。厲聲曰。衛千戶。是衛太監家人。不知自姓。何以登正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

祝知府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術智部委她卷十三

道因委她。大成若缺。如蓮在泥。入垢出潔。先號後笑。吉生凶滅。集委她。

箕子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凡無道之世。名爲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獨醒。觀箕子之智。便覺屈原之愚。

孔融

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爲齊兵次楚。惟責包茅。今王師未卽行誅。且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體。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驟見則駭。習聞則安。力未及剪除。而彰其惡。以習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遺誅。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聲楚僭。而僅責楚貢。取其易於結局。度勢不得不爾。孔明使人賀吳稱帝。非其欲也。勢也。儒家雖敗猶榮之說。誤人不淺。

翟子威

清河胡常與汝南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而心審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伺常大都授時。謂大講。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推己意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方進。

尊人以自尊。腐儒爲所用而不知。

魏勃

勃少時嘗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相舍怪以爲物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

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耳。於是舍人見勃於參。

曹相國最坦易不爲崖岸者。魏勃猶難於一見如此。况其他乎。

叔孫通

叔孫通初以僭服見漢王。憎之。通卽變服。服短衣楚製。王喜。時從弟子百許。通無所言。獨言諸故羣盜莊士進。諸儒皆怨。通聞之曰。諸生寧無闕乎。且待我毋遽。

王守仁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謂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其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大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

才如龍溪。陽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陽明。亦何能得龍溪乎。使遇今之講學者。且以酒肆博場獲罪矣。歌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爲助敵。方知陽明之妙用。

王曾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爲後。欲

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獨對。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獨委順丁謂。而卒以出謂。蔡京首奉行司馬光。而竟以叛光。一則君子之苦心。一則小人之狡態。

周忱 唐順之

周文襄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己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

秦檜構格天閣。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伺己內事。大怒。因尋事斥之。所獻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謂忠佞意殊。彼蒼者陰使各食其報。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驕。其機淺。檜險而狡。其機深。振樂于招君子以沽名。檜嚴於防小人以慮禍。此所以異與。

世之營文襄者。不過以媚王振。乃出粟千石旌其門。又爲子納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舉。愚謂此二事亦有深意。時四方災傷洊告。司農患貧。而公復奏免江南苛

稅若干萬。惟是勸輸援納。爲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門之爲榮。而納官之不爲辱。欲以風勵百姓。此亦卜式助邊之遺意。未可輕議也。

倭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侍客也。公挺身往謁。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乃首薦起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應德順之。晚年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辭。潔

一身而委大計於溝瀆。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此婦女之檢理。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鴟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沉遜。時時調劑其間。縉紳之禍。往往特以獲免。人皆責東陽不去爲非。不思孝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負先帝之托耶。則李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輒痛哭不能已。嗚呼。大

臣心事。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德哉。

楊一清

楊文襄與內臣張永同提兵討安化王。楊在軍中。語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動永。即於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賊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疏。上必就公問。公諛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勸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誅。公大用。盡矯其所爲。呂強張承業與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勿緩頃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見。如公策。事果濟。瑾初縛時。得旨降南京。奉御。瑋上白帖。乞一二敝衣蓋體。上憐之。令與故衣百件。永懼。謀之內閣。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諸臣。永持疏至左順門。謂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亦不敢言。況爾兩班官。今非止瑾一人。勿搖動人情也。可須此疏去。急易疏進。此疏入。瑾遂正法。止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彬。多藉張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斷不濟事。永不

欲旁及多人。更有識見。然非楊文襄智出。永亦不爲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稱智囊也。

許武

陽羨人許武。當舉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未達。武欲令成名。一日謂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請與弟析資可乎。於是括財產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弟。時鄉人盡稱二弟克讓。而鄙武貧。晏普竟用是名顯。並選舉久之。武乃會宗親告之曰。吾兄不肖。盜竊竊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向求分。則自取大譏。爲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產。遂出所贏。盡推二弟。

讓財猶易。讓名更難。

廉范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未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護視。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眼亂耶。後融釋繫出。病困。范隨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誦身求濟。士之於知己。甚矣哉。

周新

周新爲浙江按察使。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慚懼。解綬而去。由是諸郡縣聞風股慄。莫不勸職。

陳瓊

陳瓊嘗爲訓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瓊欲盡取史學。不取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因此害瓊。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瓊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瓊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前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瓊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敗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元祐之君子。與甘露之小人同敗。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時之志不遂。

王翦等二條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

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陳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彼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直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積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還。百姓遮道訴相國。上乃大說。

漢史又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與前所云強買民田宅。似屬兩截。不知前乃免禍之權。後乃保家之策。其智正不相妨也。宋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韓世忠既罷。杜門絕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酒西湖。以自樂。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旌忠。二公之買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膽。以與豪傑共。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汙。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風。蕩如矣。然降至今日。大臣不論有功無功。無不多買田宅。自汚者。彼又持何說耶。○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自飲醇酒。弄婦人。裴度當宦官薰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聞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國初御史袁凱。以忤旨引風疾歸。太祖使人覘之。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猪犬矢。還報乃免。蓋凱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潛布籬下耳。凱亦智矣哉。

王戎

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每候。戎輒托疾不見。孫秀爲郡

郡。求品於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

借人虛名。輸我實禍。此便知衍不及戎處。

阮嗣宗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絕不與世事。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昏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獲免。

郭德成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實其袖。曰。第歸勿宜。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驛伴醉脫驪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郭崇韜 宋主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南唐主弟來朝。當賜外密寶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偉度。

賂遺無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辭而終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後作用如何。便見英雄權略。三代以下將相。大抵皆權略之雄耳。

術智部 謬數卷十四

似石而玉。以鐸爲刀。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集謬數。

宋祖

宋祖開唐王酷嗜佛法。乃選少年僧有口辯者。南渡見唐王。論性命之說。唐王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茅元儀曰。與越之西子何異。天下豈獨色能感人哉。

武王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十倍。見管

假設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倘亦權宜之術。而或謂聖王不應爲術以愚民。固矣。至若韓非子謂湯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議其貪也。讓於務光。又虞其受。使人謂光曰。湯弑其君。而欲以惡名予子。光因自投於河。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以亂其心。此則孟氏所謂好事者爲之。非其例也。

散穀 藏穀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糶。齊鐘鼓。吹笙篪。而同媿兄弟。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國無饑民。此之謂謬數。

既奪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糶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爲百姓藏之。問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爲困京以藏穀。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賤式怒。而三軍鼓氣。燕

昭市駿骨而多士響應。桓公聘困京而四境露積。誠僞或殊。其以小致大。感應之理則一也。

范仲淹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說今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周禮荒政十二。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但他人不能舉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萬歷時。吾蘇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通時務者類如此。

服紫

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訪於管子。明日公朝。謂衣紫者曰。吾甚惡紫。臭子毋近寡人。於是國無服紫

者矣。

服練

王丞相善於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主者買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與惡紫對照。○謝安之鄉人有罷官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此卽王丞相之故智。

禁穀擊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

東方朔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藥。東方朔乃進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詐。欲極其語。即使朔上天取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詐者。願得一人爲信。上卽遣方士與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過諸侯博飲。期且盡。無上天意。方士屢趨之。

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於是方士晝寢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蟲。髯髯。髯髯。馬。色。邪。邪。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笑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罷諸方士不用。

留侯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從。呂后使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謾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不愛金帛。令辨士持太子書。舉詞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如其言。漢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古今以死爭。上伴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逃我。何今自從。吾兒遊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左執麴。右執鬼方。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輩。夫英明莫過於高皇。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稱說古今。必曰某聖而治。某昏而亂。夫治亂未見徵。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誰能甘之。此叔孫太傅所以窘於儒術也。四老人爲太子來。天下莫不爲太子死。而治亂之徵。已惕惕於高皇之心矣。爲天下者不顧家。尙能全趙王母子乎。王弇州猶疑此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論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義能不爲高皇臣者。義必能不辭太子之招。別傳稱子房辟穀後。從四皓於商山。仙去。則四皓與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漢。則四皓中亦必有顯者。固非藏拙山林。匏落樗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後漢之宗社固。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而後商山借隱之志可遂。則四皓不獨爲太子來。亦且爲子房來矣。嗚呼。千古高人。豈書生可循規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梁文康

正德中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彤輩皆受賂。許之上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例令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草之。曰。昔皇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養士馬。必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異地。與王王得地。無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勿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奪。

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

傅珪

廣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微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傳尙書珪。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洪武中老胥

洪武中駙馬都尉歐陽某。偶挾四妓飲酒。事發。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毀其貌。以覩萬一之免。一老胥聞之。往謂之。

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予五百金。胥曰。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侈。慎不可欺。當如常貌哀鳴。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艷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日蕩志。則可。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羣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采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裝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感了。那厮可知。遂叱放之。

王振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尙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其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宇。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旣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令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王太后以佛經在。不可就寢。不復出幸。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

子之短。所以爲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爲君子。
賀儒珍

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二之費。戶兵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書房口傳。詰問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話。部查無此疏。蹤跡久之。方知停閣於戶部也。戶部倉皇具咨稿。工堂猶恐見累。郎中賀儒珍曰。易耳。首敍某月日准戶部咨云。咨到日卽具覆。日復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卽一椽一角。純用香楠杉木。猶不足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在難木。工無所用。相應停採。

按此事關邊防。西河特借大工爲名耳。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寢。

工部一日得旨買金六千兩。鋪戶極言一時難辦。必誤賠不惜也。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甚便。公思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耶。惟有協濟一項。今已不需。戶部尙未知也。時司徒楊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其題何如。毓庵入言於兄。出告曰。吾兄深苦此事。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工買金六千。則前銀

可無煩設處。毓庵復入言。本庵亟許。公歸。遂收工商買金之票。掌稿力稟不可。公叱之出。及具題。掌稿復言。戶必不肯。公曰。第上之。旣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再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割。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滿寵 郭元振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受詞。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請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郭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以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與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而勒兵來襲。副使解琬勸元振夜遁。元振不從。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考掠也。而又以活之立語也。而乃以殺之。其情隱矣。怒我者轉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襲我者。轉而感悅我。不知其情故也。雖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寵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梅衡湘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詰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糶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驢。姑寬汝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

甯越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軍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使車甲盡于戰。府庫盡於葬。孔青曰。齊不延尸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

人人。其罪二。與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出。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武以力勝。文以德勝。

慎子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也。太子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予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大地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

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人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齊，齊人使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奉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令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解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顏真卿

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逆節頗著，真卿托以霖再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未幾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有備。小寇以聲驅之，大寇以實備之，或無備而示之有備者，杜其謀也。或有備而示之無備者，消其忌也。必有深言之思，然後有通變之略，微乎微乎，豈易言哉。

李允則

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隨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與敍築以護神祠，不踰旬而就，遼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門城是也。旣浚濠，起月堤，歲修禳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游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衛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

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按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不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此洞知人情。子猶曰。卽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爲威嚴。以剛愎爲任斷。千金在握。而不能辦一謀臣。百萬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無事而猴冠。有事則鼠竄。從自及矣。尙何言乎。

何承矩

瓦橋關北。與遼爲鄰。素無關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蓼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蓼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守使愛蓼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慶歷熙寧中。相繼開濬。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洲泥枯海。只幾八百里。悉爲潞瀆。倚爲藩籬。

蘇秦

蘇秦張儀嘗同學。俱事鬼谷先生。蘇秦旣以合縱顯於諸侯。然恐秦之攻諸侯。敗其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傲感張儀。勸之謁蘇秦以求通。儀於是之趙。求見秦。秦誠問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

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大失望。怒甚。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言於趙王。使其舍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秦也。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乎。自是終蘇秦之世。不敢謀趙。

紹興中。楊和王官爲殿帥。有代北人衛校尉。纍在行伍中。與楊結義。首往投謁。楊一見甚歡。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兩日後。忽疏之。來則見於外室。衛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過半年。疑爲人所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不與語。但判云。執就常州。於本府某莊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然無可奈何。倘得錢。尙可治歸裝。而不知楊莊所在。正徬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

將便道往常州。陪君往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客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借往否。衛欣然許之。迺遷至代郡。倍衛買田。我欲作一窟于此。衛爲經營。得膏腴十畝。居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盡出楊相公處分。初盧公貪小利。輕舍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爲辦生計。悉取券相授。約值萬緡。黯然而別。此與蘇秦事相類。○按蘇從張衛原無定局。蘇初說秦王不用。轉而至趙。計不得不出於從。張既事秦。不言衛不爲功。其勢然也。或謂蘇既失張才。何不貴顯之於六國間。作自己一幫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資。非失算乎。不知張之狡諂。十倍於蘇。其志必不屑居蘇下。則其說必不肯襲蘇套。厚嫁之於秦。猶可食其數年之報。而並峙於六國。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審矣。若楊和王還故人於代北。爲之謀生。或象之以待萬一之用也。英雄作事。豈泛泛哉。○楊和王有所親愛吏卒。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楊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楊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之告其父。父奔告楊。卽具

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梃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御史疏上。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坐妄言被黜。而楊眷日隆。其還故人於代北。亦或此意。

王尼

尼字孝孫。本兵家子。爲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胡母輔之與王澄傳暢等諸名士。迭屬河南功曹。及洛陽令請解之。不許。輔之等一日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大喜。方欲出迎。時尼正養馬。諸公直入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劇飲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餘冬序錄載楊文貞奇在閣下時。其婿來京。婿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賊千萬。索緣是婿。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獄矣。楊不得已。於該道問理日。遣一吏持食至院。云閣下楊與某知府送飯。御史大驚。卽命釋其刑具。候飯畢。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此與王尼事同。但所釋者名士墨吏。旣殊。而釋人者。畏名又與畏權勢亦異。文貞賢相。果有此。未免白璧之瑕矣。

王隨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冀城。道人飯。被執入縣。石

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館給於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葬務均之父。事遂得解。

王忠嗣

王忠嗣。唐名將也。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爲亂。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謝安 李郃

桓溫病篤。諷朝廷加己九錫。謝安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使宏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廢。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類改。有以也。

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戶曹李郃諫曰。竇氏恣橫。危亡可立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之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

李郃字孟節。卽知二使星來益都者。其決竇氏之敗。或亦天文有徵。然至理亦不過是。

段秀實 馮瓚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呂翰據嘉州叛。曹翰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翰知密戒司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將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衆。以篋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孫贖滅寇。虞翻增之。段秀實延更。馮瓚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窮。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爲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士皆皇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晏嬰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無禮。晏子

請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請公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狗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衝左驤，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驤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相驚，以爲河伯。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公葬之以士禮，其後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王守仁

逆濠反，張忠朱泰誘上親征，而守仁擒濠報至，羣奸大失望，肆爲飛語中，公又令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以起釁，公一不爲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乃

傳諭百姓，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輒必停車問之，厚與之糶，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

鷓夷子皮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涓澤之蛇乎，涓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嚴養齋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以就，獨民房一椽，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廬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與，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直，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

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勢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遊於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周玄素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潤色之。帝卽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少動。帝笑而唯之。

舉筆一不稱旨。事且不測。玄素可謂巧於避禍矣。

唐太宗

薛萬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驕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伴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

省却多少調和力氣。

狄青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韓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卽叫怒無禮。邊地無之。狄青求于

內郡。後每燕集。終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

王安石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跳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卽命送還。

術智部權奇卷十五

堯趨禹步。父傳師導。三人言虎。踰垣叫跳。亦念其儀。虞其我暴。誠信遮君。正奇爭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權奇。

孔子

孔子居陳。去適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大信不信。

淮南相

孝景三年。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諫。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鄰商賈友。嫁太尉於北軍。同一轍而更覺撇脫。

王敬則

王敬則常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賊羣聚匿山中。爲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則遣人致劫帥曰。若能自出首。當爲申。自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酷烈。鄉民多信之。故云。劫帥許之。卽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卽席收之曰。吾業敢神矣。若負誓。當還神于生。遂殺十牛享神。而竟斬帥。賊遂散。

宋太祖

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所蓄不貲。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金。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宋太宗

宋太宗卽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詈罵不休。衆人環觀。靡不忿之。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刺丐死。擲刀而去。勢猛行速。莫敢問者。街卒具其事。

聞於有司。以刀爲微。有司坐富民殺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實我殺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羅鉗吉網。不必濁世。乃罰失入者而釋富民。諭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此事見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勸晉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抱太祖足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鹵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高皇帝

滁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邀。上卽與偕往。了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問故。上曰。適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駭。下馬恭立。連稱豈敢。自是忌謀害之意。

吳官童

英廟在宮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請配焉。上以問吳官童。官童曰：「使也。」正統十三年使因被拘。至是自請從上。對曰：「焉有天子而爲人壻者？」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美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并以爲嬪御。先益加敬焉。」

天子不當爲人婿。中國又可給他人乎。如反正面而有人效女。雖納之可也。厥後英廟復辟。使至。官童叩以不來取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邊。爲石亨殺腰而納女。上命隱其事。而亨禍實基于此。」

鄭公孫申

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子魚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衛成還。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孫申始也。國朝土木之變。也。先挾上皇爲名。邀求匡測。于肅愨謝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木計寤。竟歸上皇。識者以爲得公孫申之謀。」

王旦從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馳還入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無捷報。當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廉頗與趙王約故事。大臣謀國。遠慮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懷社稷之憂。而無猜忌故也。」

項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亦孤注之意也。

胡松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水庵。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

狄青

南俗尙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百錢皆面。于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願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

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釘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桂林路險。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堅之。

王瓊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溪呼齋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卽當論罷矣。賈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爲翫寇。相聚憂之。賊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晉溪卽請密勸許公討之。授以方畧。許令彭憲副潛提民兵數千。出其不意。乘夜往勦。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賊。遂平之。

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弄小成大。此舉不煩一旅。不費一財。而地方晏如。晉溪之才。信有大過人者。雖人品未醇。何可廢也。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自繕修。略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諸守令。欲

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復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人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磚厚而陶者不知。城成而主者不費。心計之妙。侔于思神。

神世衡

神世衡知漣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近於欺矣。褒姒雖啓齒。恐烽火從此不靈也。必也真教手縛。爲兩得之。

雄山智僧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庵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連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李抱貞 劉元佐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卽鎖以相出。僧喜從之。遂布狀聲言。抱貞命于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果。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計滿七日。遂聚薪發焰。擊鑪念佛。抱貞已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頃僧薪並盡。藉所得貨財。卽日悉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貯焉。

汀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遵命。親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贖軍資。

不仗佛力。軍資安出。王者並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也歟。

陝西鐵錢

起居舍人毋湯。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

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詰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愈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練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出見錢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鑄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櫛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鑄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頓出。又都下貨。乏見鑄。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鑄不用。約翌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鑄。市金粟物價大昂。錢溢於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賊檜亦儘有應變之才。可喜。然小人無才。亦不能爲小人矣。

令狐楚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

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俵馬

俵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爲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開州府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欄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伯馬頭。枉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速反遲。陳壽巖爲知州洞知之。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俵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得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令輕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澧會上買得。公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縣爭市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騰價至四五十金。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

真心爲民。實政及民。必然置保薦於度外。善保薦者。而不干求保薦者也。

徐道覆

徐道覆。盧循妹夫也。始與循密謀舉事。欲治舟船。使人伐

材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于郡減價發賣。居人貪賤。爭取市。各儲之家。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船。旬日而辦。

道覆雖草竊。其才畧有過人者。倘盧循能終用其計。何必遽爲水仙。其臨死歎曰。吾爲盧循所誤。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嗚呼。奇才策士。鬱鬱不得志。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覽駱賓王檄。歎曰。使此人沉於下僚。宰相之過也。知言哉。

秦王禎等三條

魏秦王禎爲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出抄掠。禎計召新蔡襄城蠻首。使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而以一囚易服參其間。禎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卽斬蠻相視股栗。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以候禎臨坐。會有微風動。輒舉目瞻天。顧望蠻曰。風氣大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許人。當在西角五十里。卽令馳騎掩捕。尋捕十人至。禎告諸蠻曰。非爾鄉里耶。作賊合死。卽斬之。蠻憎服不知其爲死囚也。自是境無暴掠。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

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物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紇大駭。至出境無敢異詞。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幟。擊刁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禎借之以威。燧借之以威虜。謂借之以威兵。其大者爲攜李之克敵。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政如聖藥。玉匣垢上木。皆入藥料。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者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蒼老衣冠。先往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從者逐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君至。逼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敢放恣云。

韓雍

雍鎮兩廣。防患甚嚴。心腹一二人外。絕不許登階。亦惟用權術威鎮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蹴鞠爲戲。既散。潛使人置石礮。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適所蹴戲也。衆吐舌。咸以公爲絕力。所張蓋內暗藏石。石以僞者藏。毛髮間。每出坐。蓋下鬚髮翕張不已。貌既魁岸。復觀茲異。驚爲神明焉。

王導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舉兵內向。衆咸危懼。適敦寢疾。王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

程嬰

屠岸賈攻永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嬀也。有遺腹。走匿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媿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旣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

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往。公孫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於厥。厥知趙孤在。乃以趙氏對。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納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皆委罪於屠岸賈。于是武嬰徧拜諸將。相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嬰曰。吾將下報公孫杵臼。遂自殺。

趙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驟而復起。卒有晉國。後世縉紳門下。不以利投。卽以勢合。一旦有事。孰爲嬰杵。○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宣王愛戲。立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時公子稱最少。其保母臧寡婦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將殺之。臧聞之。乃衣其子

以稱之衣。臥於稱處。伯御殺之。臧遂抱稱以出。遂與稱舅同匿之。十一年魯大夫知稱在。于是請于周而殺伯御。立稱。是謂孝公。時呼臧爲孝義保。事在嬰杵前。嬰杵蓋襲其智也。然嬰之首孤杵之責。嬰假裝酷似。不惟仇人不疑。舉國亦莫知其術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饋問其母。後融爲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卽從間道入圍見融。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極其難出。慈乃帶鞬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盡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千人或起或臥。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辱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陳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鞞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饋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士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覲。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

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下。唐人重才。雖一藝一能。相與驚傳讚歎。陳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處。雖求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傷哉。

爰種等三條

爰種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種。種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種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種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王敦用溫嶠爲丹陽尹。置酒爲別。嶠懼錢鳳有後言。因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之。墮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嶠得還都。盡以敦逆謀告帝。

隋朱兆因六鎮屢反。誅之不止。問計於高歡。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有犯則罪其帥。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殿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

伏處。分如鷹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下。闕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本兵。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軍士素樂歡。莫不皆至。歡去。遂據冀州。

王東亭

王緒素讒殷荊州于王國寶。殷其患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且數詣上。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難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于已有隱。情好日疎。讒言用息。

此曹瞞問韓遂馬超之故。智張濟發平陽牧守。亦用此術。平陽牧張濟。王阿之。大槓。

吳質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不患之。以車載廢簾。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奪嫡。操固疑之。疑植則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驗而卽止耶。其殺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不。而說者謂簾絹取息。雞肋記載。亦淺之乎論操矣。

司馬懿等四條

曹爽擅政。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君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雷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日好爲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吏曰。司馬公尸屍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于是爽遂不設備。尋誅爽。

安仁義。朱延壽。皆吳王揚行密將也。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明。此天廢我也。諸兒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朱夫人喜。卽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卽出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孫堅出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行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墜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兵震惶。迎呼巫醫。禱祝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

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曰。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太守咨稽停義兵。使賊不能討。請收按軍法。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圍。不得出。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能用汰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鏞反。遊擊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興武營守備保助爲之外應。李文正曰。鉞必不從賊。助以賊姻家。遂疑不用。則諸賊與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乃舉助爲參將。鉞爲副戎。責以討賊。助感激自奮。鉞稱病臥。陰約遊兵壯士。候助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爲內應。俄得助信。卽疾入。謂賊黨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方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鉞又稱病。昂昂往問病。鉞尤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猝起。捶殺昂。斬首。鉞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將士皆集。遂奪城門擒寘鏞。

杜畿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邕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邕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以兵

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自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靡之足矣。遂詭道從。邵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何益。徒有殺人之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十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資募兵。固以爲然。從之。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日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立矣。會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固出單將數十騎。赴張郡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畿不下。累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

曹冲

曹冲有馬鞍在庫。爲鼠所傷。庫吏懼欲自縛請死。冲謂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單衣。若鼠嚼者。人見謬爲愁狀。公問之。對曰。俗言鼠嚼衣不吉。今兒衣見嚼。是以憂。公曰。妄言耳。無苦。俄而庫吏以嚙鞍白。公笑曰。兒衣在側。且嚙。况鞍懸柱乎。竟不問。

楊倭漆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惡其逼。令邏卒撫其陰。私欲致于死。時有藝人楊暄一作者。善倭漆畫器。實廟宮儀漆之精。令暄往學。號楊倭。漆憤甚。方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且極其稱彬枉。疏入。上令達速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且與君侯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授暄。使暄投進。暄實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會衆官廷詰我。我必對衆言之。李當無辭。達聞喜甚。勞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外。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賢正驚訝。暄即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

因剖析所奏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氣沮。詞聞上。由是疎達。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載。驛召還職。後達坐怨望。誦戍廣西以死。

此與張說出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軸。然說故多權智。又得宋璟諸人再三免黜。而後收蓬萊之益。楊暉一介小人。未嘗讀書通古。而能出一時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賢。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惡。智既十倍于說。卽其功亦十倍于說也。一時縉紳之流。依阿事達者不少。觀此事有不吐舌。聞此事有不愧汗者乎。豈非衣冠牽于富貴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卽其家誅之。馬太后是日茹素。上問故。后曰。聞今日誅宋先生。妾不能救。聊爲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卽馳驛使人赦之。薛文清重旣忤王振。詔縛詣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令白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怒解。適王偉申救。遂得免。夫老僕之一哭。其功幾符聖母。斯其事亦奇矣。語曰。是非之心。智也。智豈以人而限哉。土木之變。內侍喜寧本木種也。從太上于宮中。數導之入寇。以敗和議。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寧傳命于宜

府參將楊俊。索春衣。因使軍士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繫磐。問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旣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解京。處以極刑。于是乃失鄉導。厭兵。遂許返蹕。

案彬周旋虜中。與英爾同起處。其官力最多。而誅寧尤爲要著。亦將武子之亞也。

喬白巖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偉岸多力。喬白巖命于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躡如飛。北人籠盆。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江氣大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齟折一二矣。

時應天府丞寇天敘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帶小帽穿一撤衣坐堂。自應供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伴爲不見。直至堂中。方起立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竭。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拏問耳。每次如此。彬無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巖一時好幫手也。又是時邊軍每于市橫行。強買賣物。寇公亦選矮矮精悍之人。每早晚祇候行宮。必以自隨。

若遇此輩。卽與相持。邊軍大爲所挫。遂斂迹。想亦與白巖共議而爲之者。

宗威懲

宗汝霖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曰。姑蘇編置某州。道經文登。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甚厲。雖賂使暫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宗。宗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已。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

探知嗜酒貪色。便有箇題目可做。只用數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陰解矣。道學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與談兵。

張易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果子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蜂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性。不可當也。易嵬峨暗啜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事雖瑣。頗得先發制人之術。在醫家爲以毒攻毒法。在兵家爲以兵攻兵法。

張循王老卒

張循王俊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同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卽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可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數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隆。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退老園中如故。

羅景綸云。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宏。足使人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內外。分授種蠶。高帝捐黃金四十萬金于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司馬相如

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相如與文君謀。乃復如臨邛。盡買其車騎。置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釀。身自穿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孫聞而恥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乃復遷成都爲富人。

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臨邛令面耳。終非能婿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門面耳。文君爲之女。真可謂犂牛駉角矣。三吉始則重客相如。及其持節喻蜀。又爲之負弩前驅。而當釀滌器時。不聞下車慰勞。如信陵之於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附智醫二條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

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類瘰不痊。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妹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即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可病者知是誑語也。其妹僕遵之。此病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飢甚。聞醋香。不覺屢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啜盡。趙卿乃出。少年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膾太多。飲醋不快。又有魚鱗于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今果愈疾。烹鮮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朝餐。

捷智部靈變卷十六

一日百戰。成敗如絲。三年造車。覆於臨時。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靈變。

鮑叔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管仲關弓射公子小白。

中鈞。鮑叔御公子小白。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其智若鎌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銑。廷杖謫龍場驛。守仁微服疾驅。過江作弔屈原文見志。尋爲投江絕命詞。佯若已死者。詞傳至京師。時逆瑾怒猶未息。擬遣客問道往殺之。聞已死。乃止。智與鮑叔同。

管夷吾

齊桓公因鮑叔之薦。使人請管仲於魯。施伯曰。是固將用之也。夷吾用於齊。則魯危矣。不如殺而以屍授之。魯君欲殺仲。使人曰。寡君欲親以爲戮。如得屍猶未得也。乃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管子恐魯之追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是速。

呂不韋曰。役人得其所欲。管子亦得其所欲。陳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欲。

延安老師較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御雍爲帥。髮形於色。有老軍較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

其勢有近於今日者。党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較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伏法。較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耶。聊欲安衆心耳。

吳漢

吳漢亡命漁陽。聞光武長者欲歸。乃說太守彭寵。使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王郎寵以爲愁。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詐寵。令只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遂決計焉。

漢高祖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射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毋令楚乘勝於漢。漢主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阜。

小白不僵而僵。漢王傷而不傷。一時之計。俱造百世之業。

晉明帝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寶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晝疑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燕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外氏類黃故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報。稽留良久。帝遂免。

爾朱敞

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榮族。字乾羅伯子少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羣兒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便執綺衣兒。比究問。非是。會日暮。遂得免。

韋孝寬

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韋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

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卽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以備餽酒。及芻果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

宗典等三條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綏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潛出奔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釋。

宇文泰與侯景戰。秦馬中流矢驚逸。泰墜地。東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背。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是貴人。因捨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王厥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襖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揮之數十。由是得免。

王羲之

王右軍幼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逆節事。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被褥。佯熟眠。敦論事半。

方悟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由是得全。

吳郡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避蔭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解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卒冰欲報卒。問其所願。卒曰。正自願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伯顏

有告乃顏反者。詔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

徐敬業

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常因獵命敬業。入林驅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

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出。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負所施之奇者。恃才不檢。往往爲家門之禍。如敬業破轅之兆。見於童年。英公明知其爲族祟。而竟不能除之。豈終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勸立武氏。殺唐子孫。殆盡。天故以敬業酬之也。諸葛恪有異才。其父瑾嘆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將赤吾族。其後果以逆誅。隋楊智積文帝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答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產禍。人服其識。弘正間。胡世寧字永清和人有將略。按察江西時。江西盜起。方議勦軍官來謁。適世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繼曰。兵素不習。豈能見我父哉。軍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兵大異之。願軍官不辨此。誰教若者。以實對。繼初不善讀書。父以愚棄之。至是嘆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寧上疏。乞以禮法裁制。寧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不聽。果下獄。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此母亦大有見識。

陳平

陳平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事漢凡六出奇計。請用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離間亞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僞游雲夢縛信。五也。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勝氏說之。解白登之圍。六也。六計中。惟躡足封信最妙。若僞游雲夢大錯也。雲夢可游。何必曰僞。且謂信必迎謁。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謁矣。而猶謂之反乎。察之可。邊擒之則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繼疑懼。駢首滅止。平之貽禍烈甚矣。○有大舟行出。鎗石盃飲酒。舟人疑爲真金。頻闕之。此人乃就水洗盃。故墮之水中。舟人駭惜。因曉之曰。此鎗石盃。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琥嘗過丹陽。有附舟者。屢窺寢所。琥心知其盜也。伴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飾。鋪陳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明日其人去。未幾。刼殺于城中。被縛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此二事與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劉備

曹公素忌先主。公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適雷震。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相傳曹公以酒後畏雷。閉時灌圃輕先主。卒免於難。然則先主好結廬。焉知非灌圃故智。

崔巨倫

北魏崔巨倫。字孝。嘗在殷州別將。州爲賊陷。葛榮聞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五日。會集百僚。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半腹吐出舌。聞者罔然發噤。以此自晦獲免。已潛結死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邏騎衆危之。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遂給賊曰。吾受勳行。賊方蒸火親勅。巨倫輒拔劍斬賊帥。餘衆驚走。因得脫還。

嘉靖中倭亂江南。崑山夏生爲倭所獲。自稱能詩。倭將以竹與乘之。令從行。日與唱和。竟免禍。久之夏乞歸。厚贈而返。此又以不自晦獲全者也。夏稱倭將亦能詩。其咏丈菊詩云。五尺闌干遮不盡。還留一半與人看。

倉卒治盜二條

婁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惡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人。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可全屍。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餐。就死無恨。笑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爲煮肉多沃以汁來。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舉肉汁蓋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鉢。二子卽拔几上刀斬之。擲屍於湖。漉舟而行。

吳有書生。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擊。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啓。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僧適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刺刀擬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悟然無覺也。僧許之。生伴舉盃告曰。庖中鹽菜乞一壺。僧乃持刀入廚。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許斤。潛立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瘞。而遣之。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僞稱錦衣使來謁。直入堂

階。北向立。公心恠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倨。見使臣乎。公稍動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設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沒耿主事家耳。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所。曹坐草場火繫獄。公意頗疑。遂延入後堂。敬扣公左手。章擁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七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我卽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偷生孱夫。能奈爾何。且爾旣稱朝使。奈何自露本相。使人窺之。非爾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少利安得多金。敬出割記如數。公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反覆開論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之囊中。能裝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卽先刺公。候吾黨躍馬去。乃釋公耳。公曰。逮我盡行。邑人必困爾。卽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識。亦非爾利。邑中多富屬。願如數貸之。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召吏劉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

死無日矣。今錦衣公大有氣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中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窶人狀。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飲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囊所招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哀祈狀。二賊聞金至。且覩來者豪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爲賓主。而韋不離公左右。公乃持碣馬語韋曰。汝不肯代官長較視輕重耶。韋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到櫥下。生縛韋拷訊。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緹帥陸炳盡捕誅之。

· 祁爾光曰。當命懸呼吸間。而神閒氣定。款語揖讓。從眉指目語外。另構空中。碩畫。穢厥劇盜。如制小兒。經濟權略。真獨步一時矣。

羅巡撫

羅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於河。卽嬉笑舟邊。羅遣人禁之。男女鼓噪大罵。人多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訴之縣。稍鞭數人。旣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羅公心計之。是日又泊舟舊處。大言之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今乃大變矣。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釋其猜。且可誘之於善。妙哉。

沈括

沈括知延州時。種諤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能繼。殿值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民居怖駭。括出東郊饒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兵符。因斬以徇。括在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廩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超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專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河清卒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

州郡。欲盡取諸歸兵。治三股河。程顯以法拒之。防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防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兵入城。衆官相視。畏防欲弗納。顯言勿納必爲亂。防又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役。衆憤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防奏事過州。見顯言甘而氣慄。旣而揚言于衆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先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顯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辨。縱能撫潰卒。必與防詰訟於朝。安能令之心憚。而不敢爲仇耶。

呂頤浩

建炎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論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皆側用印記。事平悉別而誅賞之。六合之戰。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悉斬之。由是都民莫不盡死。此與呂相事異而智同。

段秀實

段秀實爲司農卿。會朱泚反。時源休敎泚追逼天子。遣將

韓晏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晏至洛谷驛。得符而還。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黃袖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卽去。以逆印印之。虎卽還。今人追捕逃亡文書。但倒用印。賊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黃震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幣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葵

趙方事宗時爲荊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一言而定。

按趙葵字南仲。每聞警報。與諸將借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

周金

周襄敏公。名金字。字人。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

園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面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固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爲陳利害。衆曰。公主我。始解散去。

徐文貞

留都鎮武軍。激賞投帖。詞甚不遜。衆憂之。徐文貞面諭操江都御史。出居龍關。整理江操之兵。萬一有事。卽據京城。調江兵杜其人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須密。正欲其聞吾意。戒令各自爲計。變遂寢。

王守仁

王公守仁。至蒼梧時。諸蠻聞公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公顧益艱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受陽諾而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共降。實來觀釐。公遣門客龍光往諭。意受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蠻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聞寬厚不殺之意。辭狼聲厲。意態閑暇。光貌清古。鼻多髯。頗類王公。又故嘗物色公貌。竊疑公潛來。咸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然猶以精兵二千

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公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公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誤我。日倉卒。安得萬金。有反而已。公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公。公大驚。色夜不寐。使人告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爾等。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卽不見。公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公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諸蠻咸帖。

按龍光字冲虛。吉水人。以縣丞致仕。王公督軍虔南日。辟爲參謀。宸河之變。公易舟南趨吉安。光實贊之一切籌畫。多出自光。後九年田州之役。公復檄光以從。卒定諸蠻。亦異人也。陳眉公惜其功賞廢闕。爲之立傳。

換字 添字

顧玠爲僭耳。郡守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沉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爲謀。玠適抵郡。咸來問計。玠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

改申遂止。

益民喬悉。小皆疊疊大辟。耿恭簡公爲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婦死。而論抵者。牘曰婦嘗夫獸畜。庭訊之。則曰。嘗儂爲獸畜所生耳。遂援筆續二字于牘。而投筆出之。蓋婦嘗姑婢。律故應死也。

只換一字。便省許多事。只添兩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貧。亦有一字之師。

胡興

祁門胡進士興。令三河。文皇封趙王。擇輔以爲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奏之。興以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日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兵。宜廟開斬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

張浚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于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適爲守將。一日。聞有勅令當至。心疑之。走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僞詔也。度不能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公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勅書。置輿中。迎登離門。讀而張

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賫時。于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張詠 徐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遂呼嵩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而行。衆不敢譁。

上嘗召徐中山王飲。迨後強之醉。醉甚。命內侍送舊內宿焉。舊內上爲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乃出。上聞之大說。

乖崖三呼而軍譁頓息。中山三叩頭而主信益堅。倉卒間。乃有許大主張。非特恪謹而已。

顏真卿 李揆

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語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而藏三首。

李尙書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番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常擇練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則年少於揆者。後無所避矣。揆不敢辭。揆至番。番

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顧琛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南席。北人在坐。帝問庫都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李迪

真宗不豫。李迪爲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置熱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卽上馬持去。

叛卒 叛將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統制鄴瓊。縛呂社叛歸劉豫。張魏公方宴。僚佐報至。滿座

失色。公色不變。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豫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此卽馮離殺宮他之智。四周宮他亡之。東周盡以國情殺也。君子金三十斤。離使人操金與書。同遺宮他云云。東周君殺宮也。

曹克明

興宗時。克明官獻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蠻。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傅之。創立愈。克明日。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日。當試以人。卽取箭刺一肢。而傅以藥。蠻立死。羣蠻慚懼而去。

太史慈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則州吏才至。方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題署得無誤耶。因假章看。便裂敗之。吏大呼。持慈。慈與語曰。君不以章與吾。亦無由得敗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豈若默然俱去。因與通還郡。章竟得直。

涿人楊四

天順中。承天門災。關臣岳正。以草詔得罪。降廣東欽州。同

知道潔。以母老留閏月。尙書陳汝言素憾正。至是嚇選者。以私事中逮繫詔獄。拷掠俱至。誦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格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素聞正名。爲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樞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唾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得起。楊乃如其言。去釘脫樞。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關。英廟諭李文達公賢。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人員。翰林幾去半矣。乃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遂爲定例。

周文襄

己巳之難也。先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一云己巳之難。議者請燒通州之倉。以絕其望。于肅愍

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奈何不惜。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鄭生以楚拔榮陽。不堅守爲失策。勸沛公急取敖倉。又李密據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決旬得兵三十餘萬。徐洪客獻策謂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難以成功。宜乘銳進取。密不從而敗。劉子羽守仙人關。預徒梁洋公私之積。金人深入。餽餉不繼。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爲本者。要在敵未至而預圖耳。若搬運不及。則焚棄亦是一策。古名將亦往往有之。決不可齎盜糧也。

韓襄毅

韓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雍。雍請宴中官。而身爲解之。明日僞爲封職。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卽驚曰。此非吾所當閱。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爲誠。反爲救解。歎飲而罷。

此卽王詔欺郭遠之計。做得更無痕迹。○郭遠爲西帥。王詔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遠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開。詔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久。

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達奏其事。上以問詔。詔以原贖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達言。自是凡達言論。詔皆不報。而詔遂得志矣。

韓襄毅在蠻中。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此必郡守欲假此以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講道理人所知。

耿司馬

耿司馬公。足力知成都府。益俗不喪而冠素。亟禁之。適兩臺撥捕蝗。公寢未發。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數之曰。法不汝責。能掠蝗自雪乎。其人擊額。遍募人掠之。蝗盡。民無擾者。

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濟。一舉兩得。靈心妙用。可以類推。

御史失篆

有御史罪其縣令。縣令密使嬰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機竊其篋中篆去。御史顧篆篋空。心疑縣令所爲。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嘗聞其教諭有奇才。因其問疾。召至床頭。訴之。教諭教御史夜半于厨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皆

赴救。御史持篆授縣令。他官各有所護。待火滅。縣令上篆。則篆在矣。或云。此教諭乃海瑞也。未詳。

山盡水窮處。忽觀天台鴈瀾。洞庭彭蠡。想胸中有走盤珠萬斛在。

王安

神廟雖定儲。而鄭貴妃權請有寵。東宮不無危疑。侍衛軍微。費用多匱。彌縫補救。司禮監王安力爲多。福邸出藩。貴妃傾宮畀之。或迎附東宮。勸止。最後十箱畀至宮門。安知之。諫曰。此非太子之道也。或曰。業已畀至。奈何。安曰。卽畀還之。更簡箱之類。此者十枚。實以器幣而贈之。乃謂妃曰。適止箱于宮門。欲以方箱制也。上及貴妃皆大喜。

朴恒

嘗有兇親屍于戰場。潰腐不可物色者。高麗臣朴恒父母。歿於蒙古之兵。恒從積屍中。得相似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此亦一法。

元祐間有大臣某。父貶死。朱崖。寓柩不歸。既貴。自過海。迎柩。歲久。無能識者。僧房中有數柩。枯骨無款記。不獲已。挈一棺歸。與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恒有見。

捷智部應卒卷十七

西江有水。退不及汲。壺漿箠食。貴於拱壁。豈無永圖。聊以紓急。集應卒。

張良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座沙中。偶語。以問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叙謀。反耳。上憂之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溫公曰。諸將所言。未必反也。果謀反。良亦何待問。及而後言耶。徒以帝初得天下。數用憎愛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爲雍齒遊說。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繼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爲忠謀。由後言良爲罪案。要之布衣稱帝。自漢創局。羣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觖望自危。其勢必反。帝所慮亦止此。

一著。良乘機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諸將之浮議息。不可謂非奇謀也。若韓彭沮醜。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救積澤火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召問仲尼。仲尼曰。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千人。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八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賈似道爲相。臨安失火。賈時方在葛嶺。相距二十里。報者絡繹。賈殊不顧。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且至太廟。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里許。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於是帥率勇士一時救熄。賈雖權奸。而威令必行。其才自亦有快人處。

直百錢

劉備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將就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

備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

無官市則直百錢。不能行。但要緊在平價。則民不擾。而從之如水矣。

知縣買飯

嘉熙間。闌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造紅桌 賃瓦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困之。勅辦設醮紅桌子三百隻。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類者三百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立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不拘竹籬蘆籬。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日月。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鑿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匝月新瓦到。如數賠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

時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辦。惟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錢壹百。賃簷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于是瓦不可勝用。

二事皆一時權宜。可爲吏役之法。

周忱二條

正統中。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勸江南上供。甚急。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俟歸市皮還庫。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腰刀數百萬。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數造成。且計水磨明盔。非歲不可。暫令擺錫。旬日而辦。

張愷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令。時值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已又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棉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食過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爲法。

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嗟乎此豈生也。用人可以資格限乎。

張毅

張毅爲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雕鷹羽爲之。其價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之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尙書省竟如所請。

陶魯

陶魯字自立。鬱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死事。錄補廣東新會縣丞。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犒軍牛一百頭。限二日具。公令出如山。羣僚皆不敢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與之。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檄魯隸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峽。多賴其力。累遷至方伯。

一本商鞅徒木立信之術。兼趙濟獻增價平糶之智。

邊老卒

丁大用征嶺南。京軍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盞爲杵舂。邊鄙老卒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燃茅鍛之。令

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甚便。

蕤藜棒

章丹任洪州。值毛鶴叛。倉卒無禦敵之器。丹乃造蕤藜棒。一千具。並于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辦。亦與刀劍不殊。

冰礮

宋真宗時。李允則知滄州。寇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爲礮石。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爲礮。城亦終不可下。

豬脬渡淮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毫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豬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濟。

塞城寶

顏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濮州。城寶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軒土有獻衣枷之法。其要取綿絮胎。縛作團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門漏。便塞之。水勢卽弭。衆工隨興。城堞無虞。

治堤

熙寧中。雖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人力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蒞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

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在澗。使人極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窖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築垣

陸光祖初授濬縣令。庚戌賀蘭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垣以禦。陸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勅之。陸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曹操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孫權

濡須之戰。孫權與曹操相持月餘。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箭著船旁。船偏重。權乃令迴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書城壁

金主亮性多忌。劉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是生變。

韓琦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定。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衆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榆木州二條

榆木州之變。楊勞金幼孜入御幄密議。以六師在外。離京尙遠。乃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召匠人稍製爲棹。斂而銅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官進膳如常。儀號令加肅。北人竟寂無覺者。梓宮至開平。皇太子卽遣皇太孫往迎。瀕行啟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時行急不及製。侍從楊士奇請以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權付太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從之。復請士奇曰。汝言雖出。權宜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虛。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繇興也。

邵澤民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于是立命取牒。須臾持至南薰門亭子。會北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官物數人在焉。戶部邵澤民亦其一也。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取一版。投火爐中。嘆曰。力不能逼及也。通籍中被燕者十二三。俄頃北使至。吏舉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昔裴謂爲史思明所得。僞授御史中丞。時思明殘殺宗室。謂陰緩之。全活者數十百人。乃知隨地而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國家。視死抄忠孝舊本子者。不知孰愈。

盛文肅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上。上從之。速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捷智部敏悟卷十八

剪綵成花。青陽笑之。人工則勞。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慮匪思。集敏悟。

司馬遙

晉惠帝太子遙。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牽帝衣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遙纔五歲耳。帝大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養上。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曰。是兒當與吾家。後竟以賈后讒廢死。謚愍懷。吁。真可慙可懷也。

此大智識人。何以不祿。噫。斯人而祿也。司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遙諷愍懷。而繼惠世者。一懷一愍。馬遂革。而爲牛。天之巧于示應乎。

李德裕

李德裕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召謂曰。吾子在家所讀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何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是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便知是公輔之器。

洪鍾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宮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形勢。導父累勝。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遂設肆鬻字。京師異爲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卽地連畫數字。又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鍾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爲此字。不敢於地上書之耳。上嘉其言。卽命內侍昇几。復以榻橈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按鍾宏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策授中書。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妖。豈釋氏所謂修慧未修福者耶。

高定

高定年七歲。讀尙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夷齊爭之千年。高定決之一語。彼獐鹿松槐之對。徒齒牙得利。不足道矣。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亦如

徐問之。答曰。槐樹。長孫曰。不能復矯對耶。曰。木傍加鬼。何煩矯對。王粲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粲何者是鹿。何者是獐。粲實未辨。乃熟視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尙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文彥博 司馬光

彥博幼時。與羣兒戲。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司馬光幼與羣兒戲。一兒誤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公取石破甕。兒遂得免。

二公應變之才。濟人之術。已露一斑。孰謂小時了了者。定是不佳耶。

王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見道傍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試之果然。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亂。此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合二事觀。戎爲智。衡爲義。皆神蓋也。

曹冲

曹冲字倉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張髒

張髒知處州時。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髒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戴顓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立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也。戴顓字仲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臂胛。遂不覺瘦。

用修便覺財賈。官貧便覺民貧。將修便覺敵強。舉隅善反。所通者大。

楊佐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爲幹。上出井口。

垂綆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唯天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盤貯水。穴隙灑之。如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尹見心

尹見心爲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矣。屢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見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爲一杉木大桶。較木稍長。空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人入而鋸之。木遂斷。

懷丙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樞。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夔以開賜之紫衣。

功德碑

成祖勸高皇帝功德碑於鍾山。碑既鉅麗非常。而龜趺太高。無策致之。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人人不見龜。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築土與龜背平。而

鞏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勞力而畢。

修龍船腹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入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葑門外有減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有人度地獻策於田中築基建之。旣成。滄爲河道。水由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減渡。此橋鉅麗堅久。至今偉觀。或云魯班現身也。事與修船相似。

虞世基

隋煬幸廣陵。旣開渠而舟至寧陵界。每阻水淺。以問虞世基。答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處。帝依其言驗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獐獐田不可問。

此入觀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衆尙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家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實然。

杜瓊譙周

漢末杜瓊。字作瓊。嘗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譙周因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重侯。後卽帝皆免爲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其無後矣。及蜀亡。競神其語。周曰。由杜君之詞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咸熙二年。周書板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帝崩。

梁武帝

臺城陷。武帝語人曰。侯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熊火

紹興己酉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鑄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官民舍十

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爲言未幾禮部火又未幾乾清宮燬焉。

柏人牛口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聞貫高之謀。漢高祖嘗不加禮於趙王故貫高等欲殺之寶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無全理。遂一戰擒之。

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問其地曰。埋光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寇晉。回至殺光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殺金坪。弘治中。廣西馬參議玟與都司馬某。征繇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寧王反。兵敗于安慶。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地何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潦。歎曰。我固應失機于此。無何就擒。識其可盡。忽乎。文皇兵至懷來城。毀五虎橋而進。又如狼山土墓。豬窩等城。俱不駐營。惡其名也。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閣老值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與成聲相似。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驗。人謂尹之言。亦有本也。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柯與哥同音。未幾英

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退之讖。

曹翰

曹翰從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獻。翰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歷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鍾山墻中得銘曰。龜言土。善言水。旬服黃鐘起靈址。癸在三十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防徧窮之。莫能辨。因遣戒子孫曰。世世以筭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時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輒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圮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十庚也。比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巳。泱辰年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

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超悟。

楊德祖四條

楊修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榭。魏武自出看。題門作活字。便去。楊修急令壞之。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魏武常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于字爲絕。幼婦。少女。于字爲妙。外孫。女之子也。于字爲好。齏曰。受五辛之器。于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鮑同。歎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操旣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令曰。雞肋。外曹莫能曉。楊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私語營中戒裝。俄操果班師。

德祖聰穎外露。爲操所忌。其能免乎。晉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字。故鮑昭多累句。僧虔用拙筆。皆以避禍也。

劉顯 東方朔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爲目上人。

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棗。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東。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棗。兩木爲林。上林上東東棗也。叱叱四十九也。

開元寺沙彌

乾符末有客寓廣陵開元寺。不爲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爲侮語。是合寺苟卒四字。

令狐綯

令狐綯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見。知是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

丁晉公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蓋鬼也。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慶成不解。述于丁晉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廚飯。

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相國寺詩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亂荒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傍去爲法字。女帶笠爲安字。柘落木爲石字。阿儂乃吳言。合之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字。寇盜攻剽爲賊民。蓋隱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李彪

後晉孝文嘗宴羣臣。舉卮言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活酒老嫗。甕注瓊。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玉。枝兒椰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悟曰。此習字也。孝文卽以金鍾賜彪。

劉斌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歸。本

來面目君知否。諸人不辨。惟劉斌一見知之。乃辛未狀元四字。斌辛未榜眼吳人也。

木馬謎

秦少游爲謎難坡公云。我有一間房。半間租與轉輪王。有時射出一線光。天下邪魔不敢當。坡公應聲曰。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馮君馬上彈。彈盡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隻船。一人搖櫓一人牽。去時牽纜去。來時搖櫓還。三謎皆指木馬。而後二謎更勝。

拆字謝石等四條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雖析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意。錫賚具月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閨內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故知是公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爭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遠可得否。曰正爲以此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闔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爲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闔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爲十三也。而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故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她字。今尊闔所娠。殆她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畏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土卽爲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

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旣而皆驗。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南宮亦應高捷。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傳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詣一相字者。寫帛字令看。其人卽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也。後有人亦書帛字。其人曰。是爲白巾。君必遭喪。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字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諧諛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尙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毘陵而卒。子由老子穎十餘年而終。魯直竟沒于宜。

子犯

城濼之役。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劉伯溫

高祖方欲刑人。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不祥。欲以應之。公曰。頭上血。衆字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而待之。而海寧降。

董伽羅

連海節度使段思平。爲楊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當以是日舉義。遂借兵東方。及河欲渡。思平夜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官董伽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相敵。鏡破影滅。無對矣。思平乃決。遂逐楊氏。而有其國。改號曰大理。

小說載秦王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羣臣莫能解者。廿羅年十二進曰。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寶。花謝子收成。事雖不經。亦云善對。

河水乾

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變形於色。以爲君者龍也。河無水。

龍失其居。不祥。值宰輔問候。以此詢之。或曰。河無水乃可。陛下之疾當可矣。帝欣然。未幾疾愈。

王曇首等三條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曇首賀曰。王上加點。乃主字。位當進矣。吳薛國統志載繁。隋文帝未貴時。嘗夜泊江中。夢無左手。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

唐太宗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床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詢于安樂寺智滿禪師。師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如其言。

先進場

昔一士子。將赴試。夢先進場。覺而語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憶魯語先進第十一乎。後果名在十一。

曹良史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擊。以爲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

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字豎也。有擊爲第也。尋唱第。果如夢焉。

占狀元二條

孫龍光。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旣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

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着屐於臥榻上。蹶蹶而行。旣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坐也。着屐於臥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見榜乃狀元也。

剃髻 剃髮

宋李迪美髻鬚。御試日。夢剃削俱盡。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劉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第。曹確判廣文。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善占夢。確召而話之。此士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爲相矣。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確大拜。

舌生毛

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季穀

王濬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一刀。季穀曰。三刀爲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郭喬卿

後漢蔡茂家居。夢取得一束禾。又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爲秩。君必膺祿秩矣。旬日內徵爲司徒。

李仙藥二條

給事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二月養蠶。仙藥占曰。十二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還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猪狍生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楊廷式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旣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言。當得赤塢場官也。果如其言。

索統

普索充夢。男脫去上衣。索統占曰。男字去其上。乃男字也。當生男。又張邈常奉使。夢狼啖一脚。索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子必不行。後二占俱驗。又宋種夢內有人着赤衣。插

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乾肉也。兩杖像筋。極打之。必飽食。亦驗。

周宣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夢芻狗。詢之。宣曰：當得肉食。已驗矣。其人往。復謬曰：吾夜來復夢芻狗。宣曰：宜防傾損。未幾因墮車。損足。其人怪之。復謬云：夜來又夢芻狗。宣曰：慎防失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詣宣問曰：吾夢芻狗。三占不同。而皆驗。何也。宣曰：芻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訖。則車轢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轢。必且入樵叢。故虞失火。其人曰：吾前實夢。後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真夢同。是以占之皆驗。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謂不祥之甚。愈懼。形于顏色。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符堅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

爲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張猷

左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坐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一夜夢講座下。聽法而照鏡。占夢張猷謂盧左丞曰：崔令公乃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其竟於今日乎。得勅令湜自盡。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諭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渡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祕書郎韓衆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棊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棊桑子。自後大小男女凡七喪。

夢棊化喪。明用其雅。

曾進

江西曾進。嘗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爲不祥。語其兄。其兄曰：又添

一耳耳與又。乃取字。小兒子也。子無兩手。乃了字。爾已取了。已而果然。

掛冰

韓臯素與李錡不協。錡一日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臯果移鎮浙右。

筮疾

有人父官刺史。得書云有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語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已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顧士羣母病。筮得歸妹之隨。或以爲男女有家之卦。必無恙。郭璞曰。歸妹女之終也。兌主秋。至立秋日終矣。果然。

占兄弟 占子

成化甲午江南會試。揭曉之期。泰和尹公直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內離外坤。三爻五爻發。二爻皆兄弟。占者以書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嗚嚙不敢對。公曰。三爲白虎。五爲青龍。龍虎榜動。有中之兆。兄弟發者。以兄問弟。弟當動而來矣。不數日。喜報果至。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當頭。克子孫凶象。而子孫爻又

不上卦。占者斷其必死。父泣而歸。途遇一友。問得其故。友曰。父母當頭。克子孫。使子孫上卦。則受尅矣。今之生機。全不在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擊子。不相值則已耳。郎君必無恙。未幾果愈。

語智部辯才卷十九

僑童有辭。鄭國賴焉。聊城一矢。名高魯連。排難解紛。辯哉僂僂。百爾君子。毋易繇言。集辯才。

子貢二條

吳徵會於諸侯。衛侯後至。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嚭說乃舍衛君。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

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而交日疎。于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欲。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人民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鐵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扶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管。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于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

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惠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况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辱。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載。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左之。以激其意。重實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面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

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葬。賴大王之賜。使得

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

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

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殺虜之矛。

步光之劍。以益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

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

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

王。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

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

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

其兵臨晉。晉君大恐。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

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

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遇於

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

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

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

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直是縱橫之祖。全不是聖賢門風。

魯仲連

秦圍趙邯鄲。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

邯鄲。欲與趙尊秦爲帝。魯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

勝爲介紹而見之于辛垣衍。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也。魯連曰。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術使

其民。彼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

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

知。若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

未觀秦稱帝之害故也。使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

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

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往朝。而齊獨朝之。

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到。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

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

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

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梁之比于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以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并脯鄂侯。文王聞而歎息。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而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攝衽袍。凡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

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宴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陵髡衍。排難解紛。功成而逃。實戰國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連控帝秦之說。而秦將爲之却軍。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

虞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之必不免于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

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失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破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

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吾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人。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以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其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

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辨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憤于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從來議割地之失。未有痛切暢快於此者。

蘇代二條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于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聞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昭應聞之。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于周。亦以愈矣。何爲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公曰：善。不徵甲與粟于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魏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代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予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先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說其長者。長者嘗之。眺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

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吾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左師觸龍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軀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于

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想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願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庸芮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狄仁傑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若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乃悟。

議論到十分醒快處，雖欲不從而不可得。廬陵反正，雖因鸚鵡折翼，及雙陸不勝之夢，實姑姪子母之說，有以動之。凡戀生前，未有不計死後者。○時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爲眉州司土參軍。天后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謂善諷矣。然慈主可以情動，明主當以聖格，則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追張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陸賈等二條

平原君朱建爲人剛正，而有識。辟陽侯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陸賈素善建，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今平原君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行賄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

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儒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之富貴益倍矣。」於是閔儒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始以建爲背己大怒，及其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免於誅，皆陸生平原君之計畫也。

不但陸賈朱建智，辟陽侯亦智。

梁孝王既殺袁盎，事覺懼誅，乃齎鄒陽千金，令徧求方略以解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求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子今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爲謀者。」乃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見王長君，鄒陽悟，輒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竊有謁也。』臣聞

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窮竟袁盎事。卽梁王恐誅。太后拂鬱。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于貴臣。而長君危矣。長君懼然曰。奈何。陽曰。第能爲王言得無竟梁事。則太后必德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如其計。梁事遂寢。

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惟王先生智。鄒陽亦智。

廝養卒

趙王武臣。遣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至燕界。趙王門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十輩。往輒見殺。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王載歸。舍中皆笑。養卒走燕壁間。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立。夫以一趙尙易。

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楊善

土木之變。上皇在外歲餘。乃屢資奉迎。未知誠僞。欲遣使探問。而難其人。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往之。將行。先密遣一人。黯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兵何以不戰而潰。善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止。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被爾家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爾家得幸而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令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東。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所過。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今大銅銃。止用一個石礮。所以打者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人馬觸之。卽死。亦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傳箭頭。一著皮肉。人馬立斃。又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會將罪人試驗。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驢。若做

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個。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所操練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矣。回人曰。如何無用。善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人聞言。潛往報知。次日善至營見也。先問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匹。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有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故。先次官人家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推。乃結權臣。因說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般語

者。然詞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只與了一疋。以此爭鬪。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爲兩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都御史說的話。實如人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善因見其意已和。乃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早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會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善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善曰。大位已定。誰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善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一般。有平章昂克。問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善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此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著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於次日見之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設宴。與上皇送行。

楊善之遺。止是探問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計。被善一席好話說得也。先又明白。又歡喜。即時遣人隨善護送上。皇來歸。奇哉。晉之懷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欽。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幾趙之厮養卒乎。然機有可乘者三。其餘輩皆欲歸王。一也。繼使者十輩之後。二也。分爭之際。易以利害動。三也。回狃于晉宋之故事。方以爲奇貨可居。而中朝諸臣。一則恐受彼之欺。二則恐拂廟立者之意。相顧推諉。而莫敢任。善義激於心。慨然請往。不費尺帛半錙。單辭完壁。此又豈厮養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時誤陷。與晉宋之積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劉女真殘暴無忌之比。其強勢亦遠不逮。所以楊善之言易入。使在着宋代時。雖百楊善。無所置喙矣。然爾時印纒纒。綬若若。而慨然請往。獨一都御史也。卽無善之口舌。獨無善之心肝乎。

富弼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關南之地。地是石晉所割。後爲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兵舉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

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入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善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幸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吳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曰。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地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問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弼還報。

帝許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旣增我幣，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增遺，或稱獻納，其後頴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奪，自遣人求議，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富鄭公與契丹主往復再四，句句占上風，而語氣又和婉，使人可聽。此可與李鄴侯參看說辭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聞一妾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禁之曰：徒亂人意，有此一片精誠，自然不辱君命。

王守仁

土官安貴榮累世驍蹇，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在政司參政，猶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勅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貽書貴榮，畧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

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卽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居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遠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誰云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若捧檄從秦，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後驛竟不減。

此書土官宜寫一通，置座右。

張嘉言

張公嘉言。司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參游等官。幕下各數千防兵。每日工食三分。然參游兵。每歲涉遠出汛。而總兵官所轄之兵。皆藉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參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僅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貯爲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另湊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爲固然。忽巡道申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裁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適與總兵勾隙。乃倉卒允行。各兵聞然而譁。知張公爲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安閒。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衆兵俱擁而前。卽叱下堂曰。人言囂亂。殊不便聽。衆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亦不顧。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曉曉稱舊無減例。張公曰。此事我亦與聞。汝等全不出汛。却難恠上人也。汝欲不減。亦使得。雖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與參游兵。每歲更迭出汛。汝寧得不往乎。若往則汝等且稱參游兵。工食減半矣。汝所爭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參游兵之未代者所得也。何不聽其稍減。而汝等猶得歲歲稱大將軍兵乎。汝等試思之。此六人俛首不能對。惟曰。願爺爺轉達寬恤。張公曰。汝等姓名爲誰。各相

願不肯言。張公罵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問我誰來哀汝。何以對之。不妨說來。自有處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記之。張公曰。汝等傳語諸人。此事自當有處。甚無諱。諸人而譁。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斬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後議諸兵。每月減銀一錢。兵竟無譁者。說得道理透徹。利害分明。不覺氣平而心順矣。凡以減省激變者。皆不善處分之過。

王維

宏治時。有希進用者。上章請山西紫碧山。產有石膽。可以益壽。遣中官經年採取不獲。民咸告病。按察使王維詳符人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秦宓

吳使張溫聘蜀。百官皆集。秦宓字子勳獨後至。溫顧孔明曰。彼何人也。曰。學士秦宓。溫因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我。溫乃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曰。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溫又問。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曰。天有足乎。宓

曰。有詩云。天步艱難。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曰。何姓。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宓曰。以天子姓劉知之。温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東。實沒于西。時應答如響。一坐驚服。

其應如響。能占上風。故特錄之。他止口給者。概無取。

語智部善言卷二十

唯口有樞。智則善轉。孟不云乎。言近指遠。組以精神。出之密微。不煩寸鐵。談笑解圍。集善言。

凌陽臺

陳侯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羣臣莫敢諫者。孔子適陳。見陳侯與登臺而觀之。孔子前賀曰。美哉臺乎。賢哉王也。自古聖人之爲臺焉。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嘿然。使人赦所執吏。

說秦王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晏子二條

齊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時景公煩于刑。有譟踊者。譟則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屨賤。公悟爲之省刑。

晏子之諫。多諷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使吳。使楚事。亦皆以游戲勝之。覺他人講道理者。方而難入。晏子將使荆。荆王與左右謀欲辱之。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對曰。坐盜。王曰。齊人故盜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而樹之。江北乃爲枳。所以然者。其地使然。今齊人居齊。不盜來。至荆而盜。荆地固若是乎。王曰。聖人非所與戲也。祇取辱焉。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也。辨于辭。嫻于禮。命僕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爲乎存。然則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僕者更從大門入。

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者，主不肖者使不肖者，嬰最不肖，故使楚耳。

馬圍 中牟令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于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命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鄭涉

劉玄佐鎮汴，嘗以讒怒欲殺軍將翟行恭，無敢辨者。處士鄭涉能諧隱，見玄佐曰：聞翟行恭抵刑，願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嘗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看耳。玄佐

悟乃免。

李忠臣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尙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

武帝乳母

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願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之曰：汝癡耳，帝今已長，豈復賴汝乳哺活耶？帝悽然，卽勅免罪。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于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昭陵

文德皇后既葬，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

泣爲之毀觀。

吳瑾

石亨矜功奪門特寵。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妄如此。上不應。始疑亨。

香草根

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帳中草謂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洒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過。遂拔所佩。乃親自艾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三千里。廣百步。皆開御道。

賈翽

賈翽事操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嘗欲廢丕立植。一日屏左右問翽。翽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對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翽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衛瑾此座可惜。一語不下于翽。晉武悟而不從。以致于

敗。

解縉二條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有感。卽命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文皇與解縉同遊。文皇立橋問。縉當作何語。縉曰。此謂一步高一。及下橋又問之。縉曰。此謂後面更高似前面。

史丹

漢元帝不喜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觀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左傳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此與上官桀意不在馬之對司。而忠佞自分。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聽。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苦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目之區。荒坭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李綱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無罪。就謂不宜。第今日勢迫。不可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蘇子由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見之曰。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僕曰。何謂也。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

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寬饒何罪。至以犯許史輩得禍。今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今東坡亦無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實天下之奇才。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爾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是陛下開端。後世子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長義。疑可以止之。

此條正堪與李綱薦張所于黃潛善語參看。

施仁望

南唐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禁帥劉素有隙。劉即長主壘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齎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於主者。主願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床。仁望既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留之。泊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借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主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主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李晟

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寢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

折契丹二條

契丹遣使論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其議轉。臣多言不從。將生隙。梁莊肅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益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北朝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人。帝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云。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晉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韓億

億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爲章獻外姻。妄傳太后旨於契丹。論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卽有旨。太史何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約。非欲違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是時副使方失詞。而億反用以爲德。時推其善對。

馮當世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荆公卽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邵康節

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願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念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康節往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不起。僧開堂。公卽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末之思也。時富公請告

謝莊

莊字希逸。孝武嘗賜之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偶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竊借爲陛下杜鄆之賜矣。

裴楷等四條

晉武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爲以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梁武帝問王侍中。朕爲有耶。爲無耶。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崔光名子劬。劬勉。高祖曰。我兒名榜。皆有心。卿兒名榜。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王弼州曰。諸人雖取捷供奉。然語不妨雅致。若桓玄篡位。初登御牀而陷。殷仲文曰。將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梁武宮門災。謂羣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又武帝卽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無敢對者。王瑩曰。昔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象來格。縱極瞻辭。不能不令人嘔穢。

楊廷和 顧鼎臣

辛巳。肅廟入繼大統。方在沖年。登極之日。御袍頗長。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仁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世宗多忌諱。是時科場出題。務擇佳語。如論語無爲而治節。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二句題。主司皆獲譴。疑無爲非有爲。我非堯舜四字。是謗語也。又命內侍讀鄉試錄題。是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上忽問下文云。何。內侍對曰。下文是興于詩。云云。此內侍亦有智。

宋汝霖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吏胥。祈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使者不

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歡戴。

潘京

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

布政司吏

相傳某布政。請按臺酒。坐間。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案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其汲引之。

朱文公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關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爲跖。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後把廳持節。官至正郎。

吳山

丹徒靳文儂。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

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力爲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閹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問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典其親者。反以薄待其親。庶乎干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單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祠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誦而已。此皆吳宗伯所笑也。

附奇談二條

東漢宋均。常言吏能宏厚。雖貪污子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識者以爲確論。

唐盧垣字保衡。始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垣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垣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只說得酷貪二字。但議論痛快。便覺開天。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形運聲策。紂力勝于廟堂。不於疆場。勝于疆場。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無敵。集不戰。

荀彧 伍員

魯襄時。晉楚爭鄭。襄公九年。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邊。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後三駕鄭。而楚卒道敵。不能爭。晉終得鄭。吳闔閭既立。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

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晉吳敵楚。若出一轍。然吳能破楚。而晉不能者。終少栢舉之一戰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戰。晉文非王者之師。噫。有此議論。所以養成南宋爲不戰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吳璘制金。亦用此術。虜性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於是選擇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氣。俟其少息。出奇勝之。

高昭玄

開皇初。帝嘗問高頴以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集。彼必屯兵禦守。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城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以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令彼財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敵陳。

周德威

晉王存勗大敗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彼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城壘門。騎無所展其能。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還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驍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襄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王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諸葛恪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錢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遺陸遜書。陸公以白吳主。卽轉恪領兵。啓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擒盡。恪請往爲其守。三年

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爲丹陽地勢險阻。周旋數千里。山谷重甚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伐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竄。鑄山爲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尙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掘藏。戰則讓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馭而羈也。恪因言其必捷。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府。乃遺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攔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剽。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得。于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伉。獲降民。周遺。遣惡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道。執執送於恪。恪以伉遠。教遂斬以狗。民聞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曾如本規。

楊侃

魏雍州刺史。蕭寶寅反攻馮翊。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量超之才。非魏武敵。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

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率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許舉烽。二宿之間。火光逼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

高仁厚

邛州牙將阡能叛。侵擾蜀境。都招討高仁厚帥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鷹鶚者到營中。邏者發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課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于獄。云汝詢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

子。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酒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尙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尙書來汝曹各殺兵迎降。尙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潭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之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固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乃免。命悉平塹柵。格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潭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前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噪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潭擊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幟。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北至延賁可歸。

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人皆降。明且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壑死。將士欲焚。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說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候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前驅。且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賁。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乘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賁降者至。阡能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明且大將軍近呼噪。爭出。執阡能羅夫子泣拜馬首。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只用彼謀一人。而賊已爭降矣。只用降卒數隊。而二十四寨已望風迎款矣。必欲俘擒爲功者何哉。

岳飛

楊么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漸而止。黃佐襲周焄倫。殺倫。擒其統制。賈貴等。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召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銳等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掃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

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中。牛阜擒斬。飛入賊壘。餘衆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營撫慰之。縱老弱歸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

按楊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進。岳飛謀亦欲造大舟。湖南運判薛弼謂岳曰。若是非歲月不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天旱河水落。洪若重。購首勿與戰。遂絕斷江路。棄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彼壞在目前矣。岳從之。遂平么。人知岳侯神算。平么于八日之間。而不知計出薛弼。從來名將名相。未有不資人以成功者。○岳侯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于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兀朮于穎昌。則以背鬼八百于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其禦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屣。餓死。不齒。掠卒有疾。則親爲調藥。諸將遠戍。則遣妻問勞。其

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凡有頒賞。分給軍吏。秋毫無私。每有功必歸之將士。吁。此則其制勝之本也。近日將官事事與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李愬三條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李愬求自試。遂爲陪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我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我事也。齊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鷲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頗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檣柸山。以取鍾冶城。平青陵城。擒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策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衆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

騎抵柵下與語。親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與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穫于野。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將。聞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難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其謀。蔡者詔釋以還。愬乃令佩劍。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祐奉檄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繇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不械送祐。則誘者不息。此與司馬懿祁山。因請戰詔而止。同一機軸。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迂。而後行之者也。辛昆持節而蜀師老。李祐還幕而吳寇平。雖將之善。君亦與焉。

岳侯平楊么。李愬克元濟。無一不資才於敵。亦繇威信素孚。操縱在手故也。後人漫然學之。鮮不墮敵之間矣。俱爲降岑彭費禕亡其身。人刺殺曹瞞存堅亡其師。赤號之役曹操信黃

蓋之降以取敗。澗水之戰。降將朱序謀降。晉陸導督取秦焉。彼皆老于兵事者。而猶如此。可不慎與。

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能用諜。不妨舍諜。然必先知諜。方能用諜。必能使民不隱諜。方能知諜。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諜。嗚呼。難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盜。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必毆妓出境。乃清盜藪。夫妓家如果藪盜。正宜留之。以爲捕役耳目之徑。若藪之境外。與藪之境內。庸愈。假令盜藪民家。亦將盡民而毆之乎。不深嚴捕役之督。而求盜無藪。斯無策之甚者也。

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銳師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師。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曰。進誠以下軍。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殺矢。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屢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沮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入。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

道。以絕回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放養池。懇令擊之。以亂軍聲。賊吳房朗山成。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墻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懇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回曲子弟來索褚衣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懇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進城火兩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趙充國

先零罕开皆西羌種。各有豪。數相攻擊成仇。何奴連合諸羌。使解仇作約。充國料其到秋變必起。宜遣使行邊預爲備。於是兩府自遣義渠安國行視諸邊。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諸降羌悉叛攻城邑。殺長吏。上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險于老臣者矣。充國時年七十餘。上問將軍度羌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方渡河。恐爲羌所遮。卽夜遣三較。銜枚先渡。渡輒營陳。及明以次盡渡。羌數千百

騎。東出入軍旁。充國意此驍騎難制。且來爲誘。戒軍勿擊。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擊羌。以殲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遣騎候四望。陝中地名亡羌。夜引兵至洛都。謂諸較司馬曰。吾知羌無能矣。他發數千人守者。爲四望。隱中吾豈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饜軍士。士皆欲爲用。羌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靡庫來告都尉曰。先零將反。後數日果反。靡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靡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使告種豪。大兵誅有罪。毋取并滅。能相捕斬者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三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少千錢。又以所捕妻子財物與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無謀。酒泉太守辛武賢上言。今羌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天子下其議。充國以爲駝負三十日之糧。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羌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患。且先零首爲叛逆。宜揖罕开歸暗之。過先誅先零。以震動之。朝議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遂敕充國進兵。充國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

致人不致于人。卽罕光爲寇。宜簡練以俟其至。以逸待勞。必勝之道也。今釋取光之術。而從爲开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先零光欲爲背叛。故與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亦恐漢兵至。而开背之。其計常欲先赴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光。先零必助之。今光馬肥食足。擊之未見利。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光。以堅其約。黨堅勢盛。附者寔多。臣恐國家之憂。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开不煩兵而服。如其不服。須正月擊之。未晚。上從充國議。充國引兵至。先零居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宜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較皆曰善。光赴水溺死。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收田中。罕光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遺遺。諭種人。時光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光必壞。請罷騎兵。留萬人屯田。以待其敵。

析公

晉楚遇于繞角。欒武子書。不欲戰。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退。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王德用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韓世忠

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郡。韓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繇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戰士八萬。

程昱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翊曰。程昱之膽。過於賈育。七百餘三千。均非十萬敵也。而益兵之名。足以招寇。昱之見勝于曹公遠矣。

陸遜

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

韓扁。蕭表奏報。遣遇敵于河中。鈔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我闊狹。且水乾宜當卽去。遜未答。方僱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嘗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感。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行舟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走趨船。敵不敢追。全軍而退。

高仁厚

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秦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走亦走。賊直薄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率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念諸棄寨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乘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

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久謂楊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旣而審其虛。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仁厚若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數百人。釋縛縱歸。君雄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後君雄斬師立出降

孫武戮寵姬以殉陣。穰苴斬幸臣以立法。法行則將尊。將尊則士致死。士有必死之氣。則敵有必敗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張詔一事。不盡殺之威。勝于盡殺。更驅而用之。不患逃卒不盡爲死士也。○孫武子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

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狗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齊景公時。旣敗于燕。晉嬰蘧薦司馬穰苴。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

何。對曰。當斬。賈始懼。使人馳報晉公求救。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軍之左驢。馬之左驢。以狗三軍。乃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自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於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

李光弼

史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戰。降則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必死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可必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廷暉才過于日越。聞日越

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傳云。作事威克其愛。惠雖小必濟。然過威亦復債事。史思明是也。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一

危事無恒。方隨病設。躁或勝寒。靜或勝熱。動于九天。入于九淵。風雨在手。百戰無前。集制勝。

孫臏二條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驪。與彼上驪。取君上驪。與彼中驪。取君中驪。與彼下驪。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嘗言。自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出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驅馬之法。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餘辭。乃將田忌。而孫子爲師。居繡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救趙。孫子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擲。批亢持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盡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敵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問廉頗。韓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如頗言。及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乃遣奢將而往。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小行。乃增壘門。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用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許

諾許歷請就誅。奢曰：「背後令。」至邯鄲。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關與之圍。

孫子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閔與之捷是也。」許歷智士。不聞復以戰功顯。何哉？於漢廣武軍亦然。

李牧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人盜。急入收保。有敢捕人者。斬。」如此數歲。匈奴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乃復請李牧。牧固稱疾。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李許之。李牧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然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肯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人祥兆。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

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

厚其遇。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發猛。故名將用死士兵之力。往往一試而不再。亦一試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謂兵者。除一、二家丁外。率丐而甲。尅而立。蕭耳。嗚呼。尅也。丐也。又多乎哉。

周亞夫二條

吳楚反。景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旣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吳士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阻阨。阻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阻間。果得伏兵。」

太尉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急。梁請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安吳。不肯往。梁王上書自言。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後。吳兵求戰。不得食而餓。太尉出精兵擊破之。

吳王之初發也。大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人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

爲名。若籍人兵亦且反王。於是吳王不許。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單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咸陽武庫。食廩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老將皆言此少年。摧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于是亦不許。假令二計得行。亞夫未遑得志也。亞夫之功。涉與吳王分半。而後世第功亞夫。竟無理田桓二將軍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亞夫。皆不萬全不戰者。故一戰而功成。趙括以輕戰而敗。夫差以累戰而敗。君知不可戰。而不禁之。子王之敗是也。將之不可戰。而迫使之。楊無敵之敗是也。

周訪

賊帥杜曾屢敗官兵。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改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嗣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嗣號哭復戰。自日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

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響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饒勇善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出不意。又擊破之。獲會。先委之以兩甄。以敝其力。以驕其氣。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節制。兩甄先不爲盡力矣。

陸遜 陸抗

昭烈率衆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七百餘里。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吳諸將皆欲擊之。陸遜不許曰。此必有譎。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聽擊班者。正爲此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勅于暮夜。人多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攻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

魏文帝聞昭烈樹棚連營狀。顧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豈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以營軍者。必爲敵擒。此兵忌也。後七日而孫權捷書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間。而讖不及曹丕。何也。豈所謂老將

至而惹及之乎。

昭烈之伐吳。苻堅之寇晉。皆傾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故宜靜以待之。苻堅之氣驕。故宜急以挫之。狡謀窮

則敵困。驕氣挫則敵衰。所以雖衆無所用之也。按。魏水驕。政。陝石堅。留大軍于傾城。自引輕騎八千。就之。朱序乃私于謝石曰。若秦兵盡至。誠難與爲敵。今衆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之焉。

西陵督步闡以城降晉。抗聞日夜督兵赴西陵。別築嚴圍。使內可圍。外可禦寇。而不攻城。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救矣。何事于圍。而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糧又足。其繕修備豫具。皆抗所親規。次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欲服衆。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備圍始力。未幾。晉楊肇帥兵來救。時我軍都督俞贊忽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嘗慮此兵。素不管練。若敵來攻。必先此處。是夜易夷民。而悉以舊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潰。引去。遂復西陵。誅闡。

陸遜陸抗。是父是子。

鄧艾

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于是留屯白水。三日。維遣塵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吾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夜即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唐太宗三條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悉衆來援。諸將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爾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從之。繇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時。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從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狗汾晉。趣薄津。滔無人之境。拓地收元。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

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孫子舊策，婦人猶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敗死，何哉？

諜告夏主，聞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鬻，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陣，方戰，世民又率史大柰等，卷旆而入，出于陣後，陳唐旗幟，夏兵見之，驚潰。

秦王世民至高墪，薛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賞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

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李靖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聞兵夔州，時秋潦濤瀾，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一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

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趨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拔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接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按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朱雋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兩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于城。惶懼乞降。時司馬張超等議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身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雋乃登山山望之。願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解圍。忠果出。因擊大破之。

耿弇

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取。乃下令。後五日攻西安。藍聞日夜警備。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及旦。徑趨臨淄。半日拔其城。藍懼。棄城走。諸將曰。勅攻西安。而乃先臨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開吾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擾。攻之必立拔。拔臨淄。則西安孤。此擊一而得三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後乏轉輸。旬月間必自困也。諸將皆服。

韋叡三條

梁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命韋叡督軍。攻小峴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人于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勁。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法不可。兵大潰。急攻之。城遂破。叡進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平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爲之堰肥水。堰城而魏援兵大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兵。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議退巢湖。又

議走保三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
檄扇。麾幟樹提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于提。以自固。久之
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衆。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手。鍾
離。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勸叡帥所部往會之。叡自合
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緩行。叡曰。鍾離望救
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魏兵深入。已墮吾腹
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塹。
樹鹿角。截土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以爲神。英先于邵
陽州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乃裝大艦。乘
淮水暴漲。競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葦蕒。灌之膏油。乘
風縱火。煙燄障天。倏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兵大潰。元英僅以身免。昌義之
得報。不暇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時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韋即
叡。呂卽呂僧虔。蕭者臨川王宏也。

馬燧

馬燧既敗田悅。會救于悅。復振悅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
冀軍其右。燧進屯鄆。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

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于
下流。以鐵鎖維軍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悅知燧食
乏。堅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
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欲以掩燧。燧令諸
軍夜半食。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下令曰。須
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圍橋旁。待悅衆盡渡。乃焚橋。燧
行十餘里。悅果率衆踰橋。乘風縱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
無動。除榛莽。廣百步。勇士五千人。先爲陣以待悅。比悅至。
火止。氣稍衰。燧將兵奮擊。大敗之。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
悅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

鄭子元 李晟

桓王怒鄭不朝。以諸侯伐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
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
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願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
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爲左拒。原
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二十五
爲伍。伍乘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旆之。應動而鼓。蔡衛
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叱蕃尙結贊。兵踰隴岐。李晟選兵三千。使王儉伏汧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儉如晟節度。遇中軍。卽出奮擊。賊皆披靡。倭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國非鄭敵。故先勸其左右以搖之。尙結贊勁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專力於中軍。出不意以突之。若郿陵之戰。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于中軍。王族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以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此又因晉楚力敵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劉錡

赴官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

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已陷

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府陳規見錡。問

計。錡詢知城中有米萬斛。乃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諸將

謂金不可敵。請以精銳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東京雖

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故言去者斬。置家寺

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乃分命諸將

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諜。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土。錡用破敵鳥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卽以步兵邀擊。溺河水死者無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復返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弩。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兀虜在汧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諸將謂官乘方勝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敵營甚邇。而兀虜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全功俱廢矣。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吾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墮馬。爲敵所得。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虜大喜。卽置稿車。礮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

文書一卷繫于械上。錡懼惑軍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譴責諸將。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適錡遣歌訓請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用以濟。錡遣人毒額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溺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軍番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飲渴。飲食水草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氣已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是役也。錡兵不虜一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五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終以大勝。

朱晦菴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晒之。日下時。令人以手看暑熱如火。不可着手。乃換一隊軍至。令喫肉飲酒。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出南門。如此數隊。分門迭出迭入。戰遂大敗。緣金衆

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入叢撤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到。卽壓數騎。殺傷甚衆。金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

韓世忠

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遂自鎮江渡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曾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良臣有紹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馬令軍中皆視吾鞭所向。于是引軍至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字墓。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字也。引千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應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迭進。督鬼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索也等。

曹瑋

曹瑋知涪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敵引去。瑋偵相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輻重而還。敵聞瑋遂利行。遲師又不

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敵力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鼓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瑋在軍得人死力乎。居甚暇。乃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賈周造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只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便知劉錡必能勝敵。只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便知敵必不能犯曹瑋。

狄武襄

狄青字漢臣州人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折。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衆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軍兵大亂。相蹂多死。追奔數里。前臨深闊水。忽壅遏山隅。青遽鳴鉦而止。遂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奔命之際。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

大勝。殘寇不足貪也。儂智高反邕州。詔以青爲宣撫使。擊之。或言賊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遇騎兵必不能施。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或又言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障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及行曰。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以徇。子是一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昆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曠燈燭。次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青既渡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登步卒居前。置騎兵於後。蠻使曉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士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山。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如木。我軍又縱馬上鐵連

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綱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昔在鄉。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制。青臨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凱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于從不經戰之人。願一切罷之。二條皆名言。可爲命將成功之法。○又青行時。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于是無復敢言求從行者。即此一節。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斂積尸。內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觀二事。不惟不敢使人冒功。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威寧伯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詞威還。即召入與談其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入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欲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之不覺歸。而卒遇一人掠者還。而我備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平蔡乘雪。奪崑關乘雨。破大同。又乘風。而皆以夜。所謂出其不意也。威寧恩結千戶。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陰北面左車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韓襄毅楊文襄上矣。百陳越何敢望之。而阿丑以兩鉞爲戲。老韓同傳。非公論也。

爾朱榮

葛榮舉兵向京師。衆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備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

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勸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遂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從既衆。若即分轄。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妥速。

劉江二條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衆固守。上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宿遷人問策。江慷慨請行。遂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礮響爲號。一次礮響。則決圍。二次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礮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聞救至。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礮。俟三次礮響後。爲殿者放礮。常不絕聲。則遠近皆爲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之。

永樂十七年。江爲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綫島。西北之望海埭。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

繇矣。濱海襟喉之地。請築城保。立煙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寒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塌土小堡備之。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礮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斬。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鱸直逼塌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礮。伏兵盡起。爲兩翼而進。賊大敗。構屍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甕壁以縱之。俾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遁入鱸者。悉爲隆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及臨陣披鎧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師攻之。寧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卽圍城必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諸君未察乎。

馬隆

晉太始中。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馬隆策其必敗。俄而欣戰沒。河西斷絕。帝再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

我討此賊。通遼州者。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願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不足滅也。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謂不宜。橫設營募。帝不聽。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西鈞立標簡武。自且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并給三年軍資。隆隨西渡。溫水乘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或設伏以絕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轉戰千里。河西遂通。

陶魯

天順初。韓襄毅公征廣東。嗣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公顧之。問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謀賊耶。雍曰。然。丞能爲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若妄言合筭。魯不懼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

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式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魯乃爲別將曰。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己無與者。賊聞陶家軍至。不遁。卽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過。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徵兵動數十萬。其中豈無三百人哉。誰爲魯者。卽有魯。誰爲用魯者。噫。○王弼州曰。魯機以內運。而神觀不足。縣事多不治。或從令尉。列見上官。時時昏睡。雖督榜不恤也。韓公威嚴擬王者。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懼悚失措。魯事之若不爲意。誠異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罷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韓雍二條

天順初。兩廣亂。韓公雍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旁夾水田。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得爲良民。願先三軍鋒。公遽叱曰。是皆賊也。爲我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截手足。剝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

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

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令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街亭馬好水川在之敗。皆以違令致之。必不貪功而後功成于萬全。公之慮遠矣。

李繼隆

淳化中李繼隆奉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夜入綏州。欲徑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右堡。衆寡一露。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隆猶未覺。遂進攻夏州。繼隆狼狽出迎。擒之以歸。

吳成器

休寧吳成器。繇吏員爲餘姚主簿時。胡梅林用兵之際。聞倭至。紹興欲擇能事者往探。縣令已遣丞。丞主不欲行。吳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縮。况交鋒耶。丞以告令。令壯其言。爲干院。胡公召見。問吳簿能探賊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當以某部二千人畀汝。聽汝指揮。吳曰：不須如許。但容某自選擇。乃可從之。吳于教場立標。選得五百人。帥以往。見所

過山村。俱束裝謀遁。吳諭之。無畏。大兵隨後至矣。但爾曹須從我戒。衆唯唯聽命。吳指山間草積。謂曰：爾若逆此。皆非汝有。今與汝約。以礮聲爲號。爲我舉火焚之。我爲爾殺賊。衆許諾。夜半行至陶家坂。探知倭船十三隻。泊河下。羣倭擄掠既飽。聚飲村中。樓婦人而臥。乃分積五百人。織其守船者。徙其舟。連舉大礮。山民如約。皆舉火。倭于夢中聞礮聲。驚起。則火光燭天。疑大兵至。爭竄至河下。已失舟。方徬徨尋覓。吳率衆呼噪而至。斬獲數百級。倭自此絕不敢犯。紹興。胡公上其功。隨陞紹興府判。後陞僉事。

王陽明

王陽明以勸事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遡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甚畏。不敢發。公拔劍誡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僞者。知公去遠。乃罷。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爲間謀。假奉明廷密旨。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候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僞人數輩。各將公文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折僞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

牽之上岸取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濠獲優。果于囊中搜得公文。遂遲疑不發。至吉安。調度兵糧粗備。始傳檄。斂兵。暴濠罪惡。濠知爲公所賣。憤然欲出。公謂急犯其鋒。非計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屢而圍之。先復省城。以傾其巢。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萬餘守省城。而自引兵東下。公聞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會于豐城。時濠兵已圍安慶。衆議宜急往救。公謂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精悍萬餘。食貨重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夾攻。賊令南昌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合勢撓攝。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勢必下。此孫子救趙趨魏之計也。偵者言新雋。廠伏兵萬餘。以備犄角。公遣兵從間道襲破之。潰卒入城。城中知王師雨集。皆大駭。遂一鼓下之。濠聞我兵至豐城。即欲回舟。李士實諫。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聽。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爲師援計。公聞濠兵且至。召衆諭之。衆云。宜斂兵入城。堅壁待援。公曰。不然。彼聞巢破。膽已喪矣。先出銳卒。要其途歸。一挫其

銳。將不戰而潰。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遊兵誘之。復伴北以致之。俟其爭前趨利。然後四面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宗室。或內應爲變。親慰諭之。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絕其援。于是羣力並舉。逆首就擒。

按陳眉公見聞錄。謂宸濠之敗。雖結于江西。而實潰于安慶。雖收功於王陽明。而實得力于李梧山。李諱充嗣。四川內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撫南畿。聞宸濠請增護衛。歎曰。虎而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狀。廷議難之。公乃旦夕設方略。飭武備。以禦賊爲念。謂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當諸將庭參。于衆中獨揖指揮使楊銳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負我。十五年。賊兵陷九江。公自將萬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相機應敵。發無不捷。即發間諜火牌云。爲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統領邊官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逕趨安慶。并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兵。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慶會集。刻期進攻江

西叛賊。今將火牌飛報。前路官司一體同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陽河。遇火牌。覽之驚駭。繇是散亡居半。繼又發水卒千人。盛其標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爲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銳卽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時宸濠營于黃石磯。聞敗將遁。公自將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陽湖。適遇巡撫王公陽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後論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潔目擊其事。特爲論列不報。故今人盛稱陽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歟。

又按宸濠兵起。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激怒逆濠。使頓兵挫銳於堅城之下。而陽明得成其功。雖天奪其魄。而張楊諸公之智亦足稱矣。

楊銳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郡。既獲江賊。監司喜公曰。江賊何足憂。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持。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於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卽可達。乃繪圖呈南部及各臺。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於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開

宸濠變作。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北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寇攻城後敗去。濠泊船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門。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紙。灑火藥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乘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寇復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緝。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見。驚懼未進。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衆解結。且溽暑力憊。夜斫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於船中。聞斫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安慶不守。則陽明之功不成。故以楊銳附陽明之後。

沈希儀

沈都督希儀。初爲右江參將。右江城外五里。卽賊巢。賊詞者。耳目徧官府。卽聞閫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外。輒知。希儀至。顧令熟姦恣出入。嬉遊城中。而求得與姦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於是賊動靜聲息。願往往爲我所先得。每出勦。卽別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

頭官不知。頃之割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

敗去。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

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

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離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

殺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還之。唯陰助賊者。還軍立勦

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則者曰。罰若牛五。若奈

何刀弩。則我師。於是賊驚服。無敢陰助賊及門。則者常欲

勦一巢。乃伴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

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卽起出獵。去賊一二

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

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風淒雨。天色冥冥。夜

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礮。衣裘帽與草色同。潛賊

巢中。夜礮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逃至山頂。兒啼

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

天明。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驚。陰詞之。則老沈固在

參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貉。而柳城旁一童

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詞者矣。後熟貉旣聞公威信。徵調他

巢。雖懼。不敢不往。甚而大雨。貉懼失期。泊溪水以應。論

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貉不爲賊。希儀

則使貉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趙臣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田州岑猛其婿也。

猛不法。督撫上反狀。詔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秩一級。昇

半地。黨助者并誅。都御史姚鎮將舉兵而慮璋合謀。咨於

都指揮沈希儀。沈知部下千戶趙臣與璋善。召臣問計曰。

微聞璋女失寵。璋頗恨猛。吾欲殺璋。璋必死。璋死。璋

多智而持疑。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殺也。沈曰。

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

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詢故

而端倪可動也。沈如計遣臣。臣枉道詣璋所。坐而歎息。璋

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軍門督過我耶。璋受

侮。隣讐將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臥內。跪叩

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卽死耳。君

何忍秘厄我。臣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

君死。卽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

婦翁黨猛。將撤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

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息曰。今日非

趙君。我族矣。遂強臣稱病留邸舍。而亟遣人馳軍門。備陳

猛反狀。恐波及。願自效。沈許之。遂以白鎮。鎮始專意攻猛。

札日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行之。趙臣啓之。沈希儀

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陽遣千人助之。使爲內應。皆以寸

主之。而功皆不錄。其何以勸後。兩廣威令。沒不行於土

帛。綴裾爲識。而潛以告沈。時田州兵死守隘。衆莫敢前。沈

官類此。書生無遠略。瑣瑣成威。興讒參嫉。寧惜軍國重

獨往戰。三合。沈以奇兵千餘騎。問道繞隘側。旗幟閃閃。歸

輕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叙岑猛事。亦謂猛實不死。

順兵呼曰。天兵從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沈乘之。斬首數

豈惑於石御史之言耶。李福達之獄。朝是暮非。迄無確

千。邦彥死。猛聞敗。欲自經。璋誘之。使走歸順。奉以別館。而

見。不知異日。又何以見真僞也。

別將胡堯元等。嫉沈功。欲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

王式

持百牛千醞。迎軍三十里。謂堯元曰。昨猛敗。將越歸順。走

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爲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于式

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虜

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飢

爲變。幸緩五日。常搜致。堯元許之。璋復擣茅舍千間。一夕

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

而訖。諸軍安之。無進志。璋還諭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陳奏

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

不白。猛曰。然。顧安得屬草者。璋卽令人爲猛具草。促猛出

盡行。徒驚士馬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

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賀猛。鼓樂殷作。酒半。璋持

勇卒操。利遇敵。則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

鳩飲。獻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墮老奸矣。

曰。非所及也。

遂飲藥死。璋斬其首并印。從間道馳詣軍門。而斬他囚貫

猛尸。詣擲諸軍。諸軍鬪爭。擊殺十餘人。懸屍軍門。則猛首

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某等。復陰

道取其平。兵不厭詭。實實虛虛。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

害鎮。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鏡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

生彼死。出奇無窮。莫知所以集詭道。

鎮落職。而希儀璋等。俱不敘。璋快快。遂黃冠學道。見田汝成留青

兵智部詭道卷二十三

鄭公子突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茅元儀曰。千古禦戎。不出數語。今則反是。戎安得不逞。

夫概王

吳敗楚師于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之弟夫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大敗楚人。五戰及郢。

鬬伯比

楚武王侵隨。使求成焉。而軍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曰。我之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圖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寵。請羸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乃止。

當時徵季梁。幾墮楚計。楚子反有言。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故凡示弱者。皆誘也。○漢兵乘勝追匈奴。

高帝聞冒頓居上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幼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上不聽。果圍於白登。○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將至。乃令守者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待國家兵到。卽將耳。一日引出諸囚與之粥。慰曰。吾等乏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縱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鑿略。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棄步卒。將馬先入。賊設伏橫截軍將。生擒仁節等。全軍皆沒。二事皆類此。

藹賈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徒於阪高。藹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於楊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兩隊以伐庸。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以不徒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變，徐武功倡言南遷，賴肅懲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

田單

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毅歸趙。燕軍共忿，而田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因師事之。卒曰：臣欺君，實無能也。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納東，必稱

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悉劓，皆堅守，惟恐見得。單又宣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皆呼萬歲。田單乃收民金得千錠，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繪衣，畫以五采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遂殺騎劫。

勝廣假妖以威衆。陳勝與吳廣謀舉事，欲先威衆，乃丹書魚食得腹中書，椎之。陳王于廣于旁，近夜驚且相。火作，魚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王侯將相寧有種？當此之亂，天下皆叛。陳勝、吳廣皆起，爲首。今公當有大功於世，而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李密。

之衆皆請戰。遂破密皆神師之遺教也。○王德征秀州賊。邵青謀言。將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變。祇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反奔。我師乘之。遂殲賊衆。此可爲徒讀父書者之戒。陳壽斜之車戰亦猶是。

伯比羸師以張之。薦賈則累北以誘之。至於田單。直請降矣。其詐彌深。其毒彌甚。句踐以降吳。沼吳。伯約以降會。謀會。真降且不可信。况詐乎。漢王之誑楚。黃蓋之攻曹。皆以降誘也。岑彭費禕。皆死於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諒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參之以人情。揆之以兵勢。斷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無變計也。斯萬全之策矣。

江東橋

陳友諒既陷太平。據上流。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敵知我出。以偏師縶我。而大軍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謂曰。二寇相合。爲患必深。若先破友諒。則東寇膽落矣。汝能速之使來乎。茂才曰。家有老閩者。舊嘗事友諒。令往必信。遂令閩者齎書乘小舡徑至僞漢軍中。許以內

應。友諒果信之。甚喜。問康公曰。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賜食遣還。囑曰。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閩者還告。上曰。此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橋。易以鐵石。一宵而成。馮勝常遇春率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於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右。偃赤幟於山之左。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聞鼓聲則舉黃幟。伏兵皆起。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水路狹。遇楊璟兵。卽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莫應。始覺其詐。卽分舟師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諸軍且就食。時天無雲。忽風起西北。雨大至。赤幟舉。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聲震。黃幟舉。伏發。徐達兵亦至。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大敗。乘勝逐之。遂復太平。

張子房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饒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尙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嬰。易動以利。願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

持重寶哨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破秦軍。

酈生既說下齊。而韓信襲擊。遂至臨淄。頡利兵敗求和。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頡利外爲卑順。內實猶豫。李靖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尙十餘萬。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心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大破之。二事俱同之。

李廣 王越

廣與百餘騎獨出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乃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彼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多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於是其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其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衆兵終怖之。不敢擊。夜半。疑漢伏軍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大軍。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兵猝至。主客不嘗。永欲走。越止之。爲陣列自固。仍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竟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彼踣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此不覺也。

呂蒙 馬隆

呂蒙旣領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有并兼心。且據上流。乃外倍修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赴令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至襄陽。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以陸遜才堪負重。而未

有遠名。乃薦遜自代。遜遣書與羽。極其推讓。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鄆陽。盡伏其精兵舳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有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錠者。其人係蒙鄉里。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問。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私相參信。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闕心。羽遂成擒。

太康初。南郡成奚。每爲邊患。西平太守馬隆。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

孫贖 虞翊

魏龐涓攻韓。齊田忌救韓。直走大梁。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三萬竄。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兼程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

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亂。大敗。龐涓自刎。

李溫陵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減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羌寇武都。遷虞翊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翊於陳倉嶠谷。翊軍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乃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翊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竄。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贖滅竄。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又二百里。何也。翊曰。彼衆我寡。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方見吾竄。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翊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翊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翊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翊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遂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祖逖等三條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宵遁。

宋檀道濟伐魏累勝。至歷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食盡。引還。有卒亡降魏。俱告之。魏人追之。衆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標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僞而斬之。道濟全軍而歸。

岳飛奉詔招撫嶺表賊曹成不從。乃上奏。羣盜力暴則肆橫。力屈則就招。不加勦而遽議招。未易也。遂引兵入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檄調兵食。吏白曰。糧盡矣。奈何。飛曰。且反茶陵。已而顧謀作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計謀歸告。成必來追。卽下令作食。潛趣遠嶺。未明已逼賊壘。出不意。驚呼曰。岳家兵至矣。飛乘之。遂大潰。自是連奪其險隘。賊窮。飛乃曰。招令可行矣。

孫臏強而示之弱。虞弱弱而示之強。祖逖檀道濟飢而示之飽。岳忠武飽而示之饑。

臧宮等三條

建武十一年。臧宮將兵至中慮。屯駱越。時公孫述將田成任滿與岑彭相距於荊川。彭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醺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繇是遂安。

周訪擊斬張彥於豫章。訪亦中流矢。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敵。乃密遣人如樵探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誤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難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襲。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詔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陳獨孤永業守金甌。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適周主有疾。遂引還。

賀若弼

賀若弼謀攻京口。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覆之。買敵船五十。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旣而知之。不復戒嚴。又緣江時獵。人

馬喧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

接賀若弼攻京口。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勿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之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此良策也。陳主不從。以至於亡。

用間三條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民。章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書跡。令善學書者習之。因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謀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恒不用其謀。遂相繼被擒。

齊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寬令參軍曲巖作謠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斛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廣傳於鄴下。時祖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孝寬真熟於用間者。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間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爲毒害。種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襄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延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待之愈厚。崧旣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通。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崧終不怨。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爲解縛沐浴。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其苦有甚。

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瀕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畫一節。遺野利。野利見畫龜。度必有書。索之。崧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吳。元吳召崧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崧堅執無書。雖錐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崧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崧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崧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吳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兵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兵因言使者姓名。果元吳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崧卽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雜紙幣中。有兵至。急蒸之以歸。版字不可據滅。乃得之以獻元吳。天都亦得罪。元吳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崧復姓爲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厚遺崧。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服絮袍贈之。曰。北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即野利。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北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土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土人因疑遇乞殺之。遷崧於北境。亡歸。事稍異。據筆談則領中書。并崧不知。崧膽纒壯似更奇。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吳。元吳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內應三條

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有錢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楛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咸皆屬目。俄而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皆理郭郭。李希烈陰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

突至其城。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人寇。圍興化府。都督劉顯奉勅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留不進。久之。懼罪。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又約某日夜某時。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充劉卒。齎入。城中信之。至期。賊曰。劉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國所以能制敵狄者。智也。今智反在一狄。可不爲寒心哉。

劉鄩三條

劉鄩安邱人。初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於岐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鄩先遣人詐爲鬻油者。覘城內虛實。及出入。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及引衆而入。遂詰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宴然。市民無擾。

朱溫遣大將葛從周來攻城。良久。外援俱絕。鄩料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走。守陣者從之。不可止。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軍果疑。彥溫即戮於

城下。於是守軍遂固。魏後從師
魏降梁

止道者三條

劉鄩敗晉王於河曲。欲乘勝潛走太原。慮爲晉軍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舉再遇。嘗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矣。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侯淵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並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韓信三條

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兵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定河東。

信既破魏代。遂與張耳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成安君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乘勝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千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於是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遂亂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背水陣取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

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馭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卽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

秦姚守涓橋以拒晉帥王鎮惡。涓涓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戰進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不軍。李復亂。宣撫使楸韓世忠追擊。所部不滿千人。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敗之。斬復。此皆背水陣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策。設使餘少黯於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己知彼。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又曰。楚漢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

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來追。信復乘之大敗楚師。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跡。則載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

信已襲破齊臨淄。遂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使齊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又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輕韓信爲易與。遂戰。與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

使左車之謀行。信必不能得志於趙。使或人之說用。信必不能得志於龍且。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元張洪範二條

張洪範字仲討李瓊於濟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可以立功。勉之。宏範至城西。瓊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瓊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廣。瓊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跨濠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於匡山。或請先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舉。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頃刻共破七舟。宋師大潰。少帝赴水死。

越勾踐 柴紹

吳闔廬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

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其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吳師屬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一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罪人勝如死士。女子勝如勁卒。是皆創奇設誘。得未曾有。

朱雋 周亞夫

黃巾賊十萬人據宛。朱雋圍之。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亞夫擊吳楚。堅壁不戰。吳兵乏糧。數挑戰。終不出。後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

得入。

宇文泰

高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昂越上洛。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

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擒而襲遠。脫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泰曰。歡再攻潼關。吾

軍不出壩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

韓世忠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時韓世忠駐鎮江。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令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李蓋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副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砍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之。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

馮異 王陵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曰。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暮。賊氣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之。

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殷。率所部二千。與臨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兵在旁。自相闕死者萬計。

達奚武

宇文泰遣達奚武。覘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形狀而還。

廚人濮寺四條

華氏叛宋。宋公討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敗於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

廚人濮一奮。而衆皆揚誠。王孫賈一呼。而市皆左袒。忠義在人。心不泯也。難其倡之者耳。

桓玄既敗。西走江陵。留何潛之守湓口。潛之空設羽儀。幟於一舟。而身寄他舟。時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諸將曰。潛之不在此舟。雖得無益。無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衛必弱。我以隱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則彼且以爲失軍。主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果一鼓而舟獲。遂鼓噪唱曰。斬何潛之矣。賊駭惑。以爲然。竟瓦解。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王文成與寧王戰。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舟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速每如此。

狄青

狄青爲延州指揮使。党項犯塞時。親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

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朱景 傳永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水。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大半。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妖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趨淮。火既競起。不辨淺深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張齊賢

齊賢知代州。契丹入寇。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并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成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小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上。鎧碧掩擊。大破之。

蕪人 三條

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縛蕪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

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

開禧中。畢再遇被圍於六合。軍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又敵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蕪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戎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急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師攻之。敵遂大敗。沅州蠻叛。荆湖制置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血濡縷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東蕪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

認賊將 二條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勁兵凡十餘萬來攻。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刻蒿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擒來。一日。光自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

裴行儉

調露元年。大總管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餽糧。數爲虜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賀若敦

後周時。陳將侯瑱等圍逼襄州。賀若敦奉命往救。相持於湘羅之間。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至。競來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長船馬。詐投附。以招陳軍。陳軍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後實有饋。及亡奔瑱者。並戒不受。

李光弼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洛洛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

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擅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進。須臾自焚盡。

虞翻

呂蒙既有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芳得閒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按誅之。蒙乃入。

有此謀伏輩。南郡自足死守。未虧而下。芳真奴才也。總是玄德不定。都荊州之誤。

程昱

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過欲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來攻。昱擊破之。

度尚

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阯守臣。望風逃潰。帝詔度尚爲荊州刺史。尚至。設方畧。擊破之。窮追入南海。軍去。大獲珍寶。然賊帥卜陽潘鴻遁入山谷。聚黨猶盛。尚擬盡殲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宣言。陽鴻作賊十年。習於戰守。我兵甚寡。未易輕進。當須諸郡悉至。并力攻之。軍中且恣聽射獵。兵士大喜。皆空營出獵爲樂。尚乃密遣所親潛焚諸營。珍寶一時畧盡。獵者還。無不涕泣。尚乃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曰。陽鴻等財寶山積。諸卿但并力一戰。利當十倍。些些何足介也。衆且憤且躍。尚遂勅秣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賊屯。賊不及拒。一鼓盡殲之。

孔鑰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三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部落。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誣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懼而投之。以爲寨主。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訂官苗。以收鷄蚌之利。宏治間。都御史孔公

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其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叩以時事。通聲譽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不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河溪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方可。公曰。諾。翌日。將佐庭參。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既出。公私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辨不已。公曰。阿溪歲路上官。汝爲居間。辨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以借來。少選。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好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無暇。溪問都堂何如。曰。儒夫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

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溪曰：事有是。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言夢大網披身中，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榮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溪刺咸去刀，見會。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以謂戲語，漫拒之。會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會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寧。

兵智部武案卷二十四

學醫廢人。學將廢兵。匪學無獲。學之貴精。鑒彼覆車。藉其前旌。青山綠水。畫本分明。集武案。

項梁 司馬師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匿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日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昧爽時，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

李綱

李綱云：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爲師。又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制節足以相使。若身運臂，臂使指，無不可者。所以能禦敵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卽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其敗將逃卒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帥之罰。

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可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類。宜令將帥保明。全軍推賞。

其法本於管子。但彼寄軍令於內政。猶是井田遺意。此則訓練長征。尤今日治兵第一要務。

戰車

李綱請造戰車。曰。凡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筵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離以捍矢石。楡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拖鎗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鈎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

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而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列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鈎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行。車戰爲宜。器械乾糧。不煩馬馱。連有用之械。策不飼之馬。因獻圖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運重難行。卒歸於廢。故有鷓鴣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棄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淨易圯。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爲則。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

萬全故也。法曷故哉。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卽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鷓鴣可矣。

吳玠 吳璘

吳玠每戰。選勁弓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不能當。

吳璘。仿車戰餘意。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礙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爲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璘著兵法二篇。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九軍陣法出補筆談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

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行則爲陣。住則爲營。以駐隊繞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離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廢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地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顧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

撒星陣

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旅。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威臨陣戰酣。則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云。

鴛鴦陣

成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筈各跟隨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低頭。執挨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留不進。卽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鎗救筈。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郭忠武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備。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今其法想尙存。何不試之。

輪圍

致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據輪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疊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穿。仆巨柁。布巢答。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遙爲招討使。環按其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獐。乃遣壯丁捕獐數千頭。束麻作炬。灑以膏蠟。縛之獐背。於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銜枚。引獐上。旣及賊柵。出火然炬。獐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獐竄其

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獐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遙望見火。直前追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

鄧艾自陰平襲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險。夫計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鑿山構閣。非一日之工也。卽平日不知做備。而臨時豈無風聞。豈皓等蒙蔽。庸禪怡堂。如所謂置羽書於堂下者。不然。艾必無幸矣。趙遙之用。獐卽出於劍奇。亦繇賊不設備而然。故曰憑險者固。特險者亡。○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不少懈。賊不能入。如是則必無陰平輪圍之失矣。

元史金人特居庸之塞。治鐵銅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元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明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關門旣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夫以極險之地。迫於至

近而金不知備。此又非陰平之可比矣。

凱口圍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搆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爲亂。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開都御史陳充宅。督都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宜慰使安萬銓。素驍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餘。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縛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徽。一劍。約至木憩足。卽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礮。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躡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巡檄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檄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礮。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

死者又千人。黎明調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留三百官兵戍圍。

凱口之功奇矣。顧都御史幕下。豈乏二壯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上官之特功驍。恣亂相尋而不止也。至於阿向之局未結。而遽爾班師。使薄戍孤懸。全無犄角。善後萬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後月餘。阿向復糾黨襲圍。盡殺戍卒。向以中敵。今還自中。復忽按察僉事田汝成之戒。輕兵往勦。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燼。吁。書生之不足與談兵也久矣。豈獨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書。談利害中窾。今略附於左。○汝成聞克宅復勦兵勦圍。獻書曰。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往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奸者。皆內儲糧糈。外翼黨羽。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誰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魁。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陔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悚駭而登。無異哺鷄。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蓄大家。

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躡枵腹。張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千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世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四塞以困之。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藪食屠翦。惟是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棄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屢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不意。以徼一獲。彼旣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圍之策。不可不距也。至於事平之後。經費猶煩云云。

太子晃

魏主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大軍至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樂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是又詐揚塵以誘敵。不可不知。

冰城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張魏公

紹興中。相趙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取魚。水不得合。取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桓崇祖

魏師二十萬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衆恐勞而無益。且衆寡不敵。崇祖曰。若棄外城。魏必據

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士人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臨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果攻小城。崇祖自著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數。遂退走。

柴潭

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洄可立待。遣人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克之。

宗澤

宗澤以計敗却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犯。

浮梁二條

晉副總管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舊制。浮梁須竹筴鐵牛石困。存進以葦竿維巨艦。繫於王山巨木。踰月而成。浮梁之簡便。自存進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繫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擲若水右贊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韋孝寬

魏韋孝寬鎮玉壁。高歡領山東之衆來攻。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歡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之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守塹。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亦莫能折。孝寬令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如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竿一來。以鉤刀遙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豎水欄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歡智勇

俱困。因發疾遁去。遂死。

羊侃 楊智積

侯景之圍臺城也。初爲尖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鍊。灌以油。擲驢上。焚之立盡。俄又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以臥而觀之。无勞設備矣。車動果倒。賊既頻攻不克。乃築長圍。朱異等議出擊之。侃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隘橋小。自相蹂踐。必大挫衄。此自弱也。異不從。一戰敗退。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乘之垂入。侃令多擲火把。爲穴城以斷其路。而徐於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侃遭疾卒。城遂陷。

張巡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玄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於內益薪。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應機守備。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三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鑄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

穴中出一大木衝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鑄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服其智不敢復入。

王稟守城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礮石洞子。鵝車偏橋。雲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備克列礮三十座。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縷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火轉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鞀。其焰亘天。至令不能填濠。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眺樓。亦如

鵝形。使人在內迎敵。鵝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鈎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

孟宗政

孟宗政權崇陽軍。金完顏梁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澆水。以隄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日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朔戰棚。防城阻。穿窄纜透。卽施毒烟。烈火鼓轉以燻之。金人窒以溼氈。析路以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亟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培。切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劉夔

劉夔爲揚州刺史。高爲城壘。多升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蕒覆之。皮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破走。

盛昶

盛昶爲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爲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板。昶行檄諭散其黨。隣邑德陽寇趙鐸者。潛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邵。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巨測。羅江故无城。昶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礮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聞礮聲。兵突出。各橫截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敗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徵盛公。吾屬俱罹鋒鏑矣。

許達

許達。河南固始人。令樂。受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港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愚謂近城要地。皆當做此立牆。可使寇不臨城矣。

王濬 王彥章

吳人於江濱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潛作大筏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貫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鎔液斷絕。舟行無礙。

晉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來寨。王彥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糖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伴醉起更衣。引精兵於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火鎔鎖。因以巨斧斬斷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之。

韓世忠

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纜一綆。則拽一舟沈之。兀朮窮蹙。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亦有黃天蕩之捷。時賊掠民舟。揚帆過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斂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潑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屨。用長脚鑽能及遠。倭覆溺者甚衆。

船置草

楊素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

破鐵鎧

馬隆樹機能用兵。賊皆負鐵鎧。隆於夾道累磁石。賊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遂大破之。

柴斷險道

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請救。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之。獲馬三百匹。

縱烟二條

隋兵與陳師戰。退走數四。賀若弼輒縱烟以自隱。○哥舒翰追賊入隘道。賊乘高下木石。擊殺甚衆。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會東風暴急。賊將崔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

李勣

薛延陀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勣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

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衆失馬。莫知所從。遂大敗。

拐子馬 鐵浮圖

兀朮有勁兵。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名拐子馬。又號長勝軍。每於戰酣時。用以攻堅。官軍不能當。垓城之役。以萬五千騎來。岳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敗之。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旗甲耀目。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飛不學古法。豈暗合乎。

兀朮有牙兵。皆重鎧。甲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號鐵浮圖。順昌之役。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三千人來。劉錡令壯士。以槍標去其兜。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錢傳瓊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瓊擊吳。吳人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瓊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瓊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閉目。又船舷相接。傳瓊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楊璇

楊璇爲零城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散敗。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竹筒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於下。其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畢再遇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遂大勝。

假獸四條

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假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乃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

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本此。

魏主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所敗。乃自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竇下。大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傾國來戰。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滔圍深州。李惟岳以田悅援兵至。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因擊破。

師馬 師蟻

齊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溢。深不可測。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於前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初有水。乃掘地而得水。以管仲之聖。與隰朋之智。不難於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古聖開天制作。皆取師於萬物。獨濟一時之急哉。

無底船

襄陽之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於

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鐵菱角 火老鴉

流賊犯江陰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淖土中。縱牲畜其間。賊爭掠豕。悉陷。著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火老鴉。藏藥及火於礮。水中發之。又爲製形如鳥。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沈。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爲守兵所蹙。

分兵 合兵

越伐吳。軍於江南。吳王軍於江北。越王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交戰。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遂圍吳。

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敵勢。袁儁曰。

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乃全軍而進。棄去釜餽。持三日糧。以示必死。遂敗漢兵。直逼成都。

分兵用其計。合兵用其銳。有分而勝者。鍾會牽姜維於劍閣。而鄧艾別繇陰平道襲蜀是也。有合而勝者。吳夫差三萬人爲方陣。以勢攻。晉人畏之是也。有分而敗者。蘇布爲三軍。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敗必皆走。布不聽而敗是也。有合而敗者。兀尤順昌之戰。兵集城下。大衆不能轉動是也。

龜錯

匈奴數苦邊。龜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人攻蠻。是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收義渠來歸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也。錯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不如選常居者爲室廬。具田器。以便爲城塹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等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萬世制虜之策。無能出其範圍。

范雎策秦

范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走韓盧而搏羆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聽曰。願聞失計。

唯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必皆附。楚趙附。齊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固可虜也。王曰善。

王朴策周

周世宗時。拾遺王朴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巖蜀。可飛書召之矣。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爲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卒如其策。

任環等

李淵兵發晉陽。入臨汾。去霍邑五十餘里。隋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諸將請先攻河東。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

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裴迪曰。屈突通擁衆據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驚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時日。敵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會久雨。淵不能進。軍中乏糧。劉文静請兵於治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還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懸倉粟。未遑遠路。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淵不聽。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兵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

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已而太原運糧亦至。誘老生戰。斬之。日已暮。無攻城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環之策。卽李密說。楊玄感。魏思溫說徐敬業者。特太宗用之而勝。二逆不用而敗耳。楊玄感之謀逆也。李密進三策曰。天子遠在遼海。公若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行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關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據。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爲上策。密知計不行。退謂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勝。吾屬爲虜矣。未幾玄感敗。徐敬業舉兵。問計於軍師魏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尙在。宜先并潤。常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

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爲矣。○李密爲玄感策。何智。自爲策。又何愚也。思溫之謀善矣。而敬業本謀。實不爲勤王。奈何從之。李士實亦勸逆。濠直擣南都。勿攻安慶。亦李魏之故智。濠不聽而敗。夫隋煬弑虐。則天竊統。二李舉兵。猶曰有名。彼逆濠何爲者哉。天不佑叛賊。卽直擣南都。亦未見其必勝也。

習馬鍊刀法

北方馬生駒數日。則繫驪馬於山半。駒在下盤旋。母子哀鳴相應。力掙而上。乃得乳。漸移繫高處。駒亦漸登。故能躡峻如砥。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倣其法。馬自可用。又倣國每生兒。親朋斂鐵相賀。卽投於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今勸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愚意亦宜倣此。箕裘弓冶。不足爲笑也。

閩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匪賢則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陽。假途闍教。集賢哲。

高皇后

高皇帝初造寶鈔。屢不成。夢人告曰。欲鈔成。須取秀才心。肝爲之。覺而思曰。豈欲我殺士耶。馬皇后啓曰。以妾觀之。秀才們所作文章。卽心肝也。上悅。卽于本監取進呈文字用之。鈔遂成。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豈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耶。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旣册后。詔起鸞儀殿以居娥。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勸左右停刑。手疏上略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爲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怨。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敗亡之。轍。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畢。謂羣下曰。朕愧元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李邦彥母

李太宰邦彥父曾爲銀工。或以爲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聖祖不肯祖文公。皆此義。

肅宗朝公主

肅宗譙于宮中。女優弄假戲。有隸衣乘簡爲參軍者。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

爲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耶。其妻亦同刑入。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繇是威重公主。公主卽柳晨母也。

房景伯母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卽張翼德示馬孟起以禮之智。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鄴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將累與支郡。居苦竹溪。女僮以婢導至巨源。營其技巧。他日巨源窺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就宅。于東緣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僮家。翌日而變。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婢。死則死矣。

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獨都聞之。皆嗟歎。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沖一輩人。

崔敬女 絡秀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爲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觀。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

周顯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顯父浚時爲安東將軍。因出獵。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爲具。數十人饌。甚精腴。寂不聞人聲。浚怪覘之。見秀甚美。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顯及嵩。謨。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屈節爲汝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顯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絕無一毫巾幗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爲二女詠耳。

樂羊子妻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遺以語妻。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來。况拾遺金乎。羊子大慚。卽捐之野。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疋。今若斷斯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還卒業。七年不返。

樂羊子遊學。其妻勤作以養姑膳。有他舍雞謬入園。姑殺而烹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故。對曰。自傷居貧。不能備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棄去不食。

返遺金則妻爲益友。卒業則妻爲嚴師。諭姑于道。成夫之德。則妻又爲大賢孝婦。

孫太學妓

嘉靖間。婁東有孫太學者。與妓某善。誓相嫁娶。爲之傾貲。無何。孫喪。婦家益貧。落親友因唆使。詎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約。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產。妓所攜簪珥。不久復費盡。妓日夜勤辟糴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後老成悔過。選期已及。自傷無質。中夜泣。妓審其誠。于日坐辟糴處。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陰埋也。孫以此得選縣尉。遷按察司經歷。宦囊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

享小康。終其身。

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吳生妓

真定吳生。有聲於庠。性不羈。悅某妓。而囊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善擣菘。妓乃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擣菘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爲制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涕。

吳生從未出醜。此妓勝汧國夫人多多矣。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每紡績賞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我憂矣。鄱陽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假宿。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僕馬甚多。湛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劉臥薦以爲馬草。遂具精饌。從者俱給。遠聞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陽。

大爲延譽。侃遂通顯。

李禽母

監察御史李禽母。清素貞潔。禽請祿米送至宅。母遺量之。贖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脚錢幾文。曰。御史例不還脚車錢。母怒。令送所贖米及脚錢以責禽。禽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王孫賈母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尙何歸。賈乃入市呼曰。從我者左袒。從者三百人。相與攻殺淖齒。求王子。卒復齊國。

不殺淖齒。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興復難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起作灌園記傳奇。止譜私歡。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爲改正矣。

趙括母 柴克宏母

秦趙相拒長平。趙王信秦反間。欲以趙奢之子括爲將。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秦不以爲然。及是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曰。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志。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坐。王許諾。括旣將。悉變廉頗約。束兵敗身死。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括母不獨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後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苟不勝任。分甘孳戮。元宗用爲左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敵兵。

括惟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嘗言兵。故深于兵。趙母知敗。柴母知勝。皆以其父決之。異哉。

嬰母 陵母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詳。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推項梁。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

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嬰母知廢。勝于陳涉。胡廣田橫英布陳豨諸人。陵母知與勝于亞父。劓通貫高諸人。○姜紱討賊。其母速之。超馬報殺刺史太守。紱討之。母曰。當速超發勿顧我。超歸執紱。母罵超而死。明大義也。乃楚項爭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預識天下必屬長者。而惟恐陵失之。且伏劍以絕其念。死生之際。能斷決如此。女子中偉丈夫哉。徐庶之不終于昭烈也。其母全也。陵母不伏劍。陵亦庶也。

叔向母

晉大夫

初叔向晉大夫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也。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嬖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嚴延年母

嚴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南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伯宗妻

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陽子父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州也。庇州犂焉。伯宗得畢陽。後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李新聲

李新聲者。邯鄲李岩女。太和中。張谷納爲家伎。長而有寵。劉從諫襲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前日天子授從諫節鉞。非有拔城野戰之功。特以先父挈齊還我。去

就問未能奪其嗣耳。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以一履一蹄爲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傾覆。彼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公不幸爲其屬。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婁妃

寧藩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既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侯固懷恩之母。勸其子勿反。謝綜等赴東市。綜母獨不出視。皆能識大義者。與妃而三耳。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彊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勢不可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

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遂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王章妻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歷位至京兆。欲奏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囚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日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吳長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雖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陳子仲妻 黃霸妻

楚王聘陳子仲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矣。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爲人灌園。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爲楚相。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春妻了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

狐子容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慙兒女子。霸決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孟光妻

梁鴻 桓少君妻

得同心爲匹。皆能刪華就素。遂

夫之高。而子仲黃霸之妻。乃能廣其夫志。使炎心頓冷。優游無患。丈夫遠不逮矣。

屈原姊

屈原既放逐。其姊聞之。亦來歸。責原矯世。喻令自寬。故其地名歸姊縣。離騷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楚人謂其事女主梁公委蛇。其姨諷之以方正。仁傑往候盧姨欲爲表弟仁傑大慙。屈平方正。其姊進之以委蛇。各具卓識。而姊之作用大矣。

億負羈妻

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開其駢脅。使浴而窺之。曹大夫億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餽盤餐置璧焉。公子受食反璧。及重耳入曹。令無入億負羈之宮。

億負羈始不能效衛叔詹之諫。而私歡晉客。及晉之報曹。又不能夫妻肉袒爲曹君謝罪。蓋庸人耳。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沒者。

漂母

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嘗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嘗就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覺其意。竟絕去。信釣于城下。諸母漂布。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既貴。酬以千金。

劉季陳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長之妻足恠。如母厚德。未數數也。獨恠楚漢皆豪傑。無一人知信者。雖高祖亦不知。僅一蕭相國。亦以與語故奇之。而母獨識拔于邈。迥恠惇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陰漂母祠有對云。世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無此婦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爲母生色。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部郎。嫗

兒時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問母。母言之。此母亦何媿漂母。而道真胸次。勝淮陰數倍矣。

何無忌母

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半之姊也。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既識大義。又能知人。

王珪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唐見新說珪妻翦髮供客。窺坐上數公皆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詩紀其事。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閹者三百緡。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緡。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任侍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試會爾同

列。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旣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辛憲英

晉羊耽妻辛憲英。魏侍中毘女。有才鑒。初曹不得位。爲世子。指毘項謂曰。知吾喜不。毘歸語之。憲英歎曰。世子代君主國者也。代君不可不成。主國不可不懼。宜咸宜懼。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爲曹爽參軍。宣帝謀誅爽。或呼敞同趨爽。敞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命。而獨專恣于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暱之任也。女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于義。

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唯仁恕可以濟。會至蜀。果反。琇守其誠。竟全歸。

許允婦

魏許允爲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明帝遣虎賁收之。婦阮氏跳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數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較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較皆得人。乃釋允。及允爲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矣。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夏侯玄李豐善。事未發。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機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竊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乃移居墓所。大將軍遣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是無愛。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兒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子卒免於禍者。母之謀也。

李衡妻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思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庾玉臺婦

庾友婦。桓宣武溫弟。豁女也。桓誅庾希將及友。桓女徒跣求進。闞禁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友小。脚短三寸。常因人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婿固自急。遂原。文一門。

李文姬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里。時爨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爨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名爲異居。陰相往來。爨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爨。爨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爲災嘗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爨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旣而戒爨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

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王佐妾

郡指揮使王佐掌錦衣冢。而陸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焉。後佐卒。炳代父職。有寵。旋掌冢。勢益張。而佐有孽子。不肯縱飲博。有別墅三。炳已計得其二。最後一墅至雄麗。炳復圖之不得。乃陷以狎邪中罪。捕其黨。與其不才奴一二。使證成佐子罪。而後捕之。死杖下者數人矣。佐子窘甚。而會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方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子悲呼。母曰。兒頃刻死。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而生汝不肯子。天道也。復笑言。炳頰發赤。僞旁顧汗下。趣遣出事。遂寢。

王冀公孫女

陳恭公執中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婦。王冀公孫女。曾氏出也。歲且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曾

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嘿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于查考。女子之警敏如此。

袁隗妻

袁隗妻馬融女也。字倫。有才辯。家世素豐。資裝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故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德。隗曰。妻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對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愬伯察。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李夫人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托。李生昌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

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向歐歎而不復言。于是上
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托兄
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毀
壞。必畏惡吐棄我。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所以不欲
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張說女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搢牀龜示
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唐潮州妓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卽
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于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
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糾者。立白守曰。謂郎中盡飲。某
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徵其說。以此物芳脆。初因遞
觀。手搯必損。何能入獻。會送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守
因召妓厚賚之。

諺云。智婦勝男。卽不勝。亦無不及。吾于趙威后諸人得
見大焉。于崔敬女絡秀諸人得遠猶焉。于柳氏婢得通
簡焉。于侯敏許允辛憲英婦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

妻得知微焉。于李新聲潘炎妻等得億中焉。于王陵趙
括柴克宏諸母得識斷焉。于屈原姊婁江妓得委蛇焉。
于王佐妾得繆數焉。于李文姬得權奇焉。于陶侃母得
靈變焉。于張說女得敏悟焉。所以經國胙家。相夫勗子。
其效亦可睹矣。

閩智部雄略卷二十六

士或巾幗。女或弁冕。行不踰閭。謨能致遠。睹彼英英。漸
余讚爾。集雄略。

君王后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齊襄王之后大史氏曰。齊人多智。能
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識法章于傭奴之中。可謂具眼。其椎碎連環。不
受秦人欺侮。分明女中閨相如也。漢惠時。匈奴爲書以
諱呂后。恥莫大焉。而乃過自貶損。爲好語以答之。平物
皆在。無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齊姜 張后

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
安之。留齊五歲無去心。趙衰咎犯輩乃于桑下謀行。冀妾

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越行。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五伯桓文爲盛。卽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張氏。司馬懿后也。有智略。懿初辭魏武命。托病風痺不起。一日晒書。忽暴雨至。懿不覺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見后卽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

藝祖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于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勸駕。

劉太妃二條

太妃劉氏。晉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軍過梁。朱溫陽爲款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歸。卽議擊溫。劉諫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然後可聲罪也。克用悟。從

之。天下于是不直溫。

按克用困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劉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諸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此其智勇。豈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爲張茂之妻。設猶幸未死。必能爲邵續之女。雖然。爲張茂之妻。邵續之女。易爲劉太妃難。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張茂爲吳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陸氏率茂部曲。爲先登討充。充敗。遂爲陸所殺。邵續女嫁劉。還爲石季倫所困。女將數騎拔圍。出還于萬人之中。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憂窘不知所爲。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劉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韃韃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一失宋。誰復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存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寇晉。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豐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人皆言不可。陛下

復何所因乎。術士有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宅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犬嗥雞鳴。又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即天道崇遠。非妾所知。據斯人事。未見其可。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豈婦人所知。遂與兵。張氏請從。堅敗。氏即自殺。

劉智遠夫人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李景讓母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其爲浙西觀察使。有牙將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良久乃釋。軍中遂安。

按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

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我貧。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違掩而築之。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景讓弟景莊老于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此事可笑。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有效人求關節乎。其漸于義方深矣。

楊敬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敬。敬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敬夫人遽從東廂謂敬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此何等事。而婦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敬不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莒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蔡婦。及老。托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纒而登。登者六七十人。纒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子懼。啓西門而走。

莒婦之爲蔡且老矣。血恨積中。卒以滅國。人亦何可輕

殺也。君猶不能得之一媵婦。一媵婦猶能報之。其君况他乎。

孟景妻

孟景妻周氏。景弟覬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嘗推重景而劉邁毀之。景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景定謀。景欲盡散財物以充軍糧。其妻非常婦。可語大事。乃謂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景愴然而起。周氏追景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領資給之。而托以他用。及將舉事。周氏謂覬妻云。吾昨夢殊惡。門內宜澆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當悉取作七日藏厭。覬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景。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鄧曼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放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先楚國諸子人子蒲騷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訓君謂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訓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設備。師敗而縊。

洗氏二條

高涼洗氏。世爲蠻長。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羅州刺史馮融。聘以爲子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上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犯者雖親不赦。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授臺時臺城。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一將兵逼南陽。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一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詞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昌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

不設備。洗氏襲擊破走之。與霸先會于灑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粵。數州晏然。共奉夫人爲聖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將。

隋文帝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獠多叛。夫人遣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置訥于法。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諡誠敬夫人。

白瑾妻

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爲調節。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令。葛與俱往。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尙數千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遷白公于他室。埋其銀污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盡出其所私藏。叙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讎。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讓與此婦穿戴。

夫人城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其將苻丕率衆圍之。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審勢。謂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頭。預料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憑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爲夫人城。

娘子軍

唐平陽昭公主。大楊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并州。主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遣家奴馬三寶。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略地至。整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京師號娘子軍。

李侃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

吾城不足爲威。徒失和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于外不猶愈于牀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晏恭人

晏氏寧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爲砦。召丁諱曰。汝曾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藏藥悉散與之。丁丁莫不感奮。晏自搥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散。鄉人挈家歸砦者甚衆。晏以家糧助不給者。拓砦爲伍。互相援應。賊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漢天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雖然。何必頗牧。誠得李侃婦晏恭人以守。紹續女崔寧妾以戰。劉太妃爲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洗氏爲參軍。荀崧女爲遊擊使。雖方行天下可也。○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崔寧屢戰力屈。寧妾任氏。魁偉果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應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荀崧小女灌。有奇節。崧守襄陽。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

賊追甚急。灌且戰且走。卒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賊聞救至。遂散走。

寶女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參軍寶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勇。因勸希烈任之。又聞其妻亦寶姓。言于希烈。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寶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賂歸人使毒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寶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因染帛裹絮如桃狀。而藏書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并梟希烈一門共七首。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使。

王翠翹

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所託假母而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立掠翠翹去。寨主徐海山越人號明和尙。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者海

上人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覲。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可請以礮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王。以陰賄翹。翹日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兵官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設大饗于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塔與翹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永順兵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人更屬一人。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烏盡弓藏。紅顏薄命。翠翹象之。始疑西子沈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脫略邊幅。其亂而悔。悔而使翹不得志以死。此舉殊不脫酸腐氣。吾謂翠翹有功。言於朝。旌之可也。若俠骨相契者。雖納之猶可也。不則開籠放雪衣。亦庶幾不負其歸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獲罪。或者其天道與。

孫翹妻

孫翹爲丹陽守。嬌覽時爲都督。督兵載員爲都丞。與左右

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翹。會翹送客。洪從後斫殺翹。走入山。翹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軍府。悉取翹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使人語翹。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卽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乃還。纒經。奉覽員首以祭翹。舉兵震駭。

申屠希光

申屠氏長樂人。慕孟光之爲人。自名希光。有詩才。旣適侯官。秀才董昌。絕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譖昌。陰重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懇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挾以往。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昌。希光則僞爲色喜。豔粧入室。六一既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

其宗。因斬六一頭。置盤中。至昌葬所祭之。明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夫地下。遂縊而死。時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矣。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爲戮。義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鄭僕妻

梁末。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于徐。亦管都軍之務。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爲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亳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

徐氏申屠氏鄭僕之妻。皆能爲夫報仇于身後者也。徐

貴人之婦。而又宿將合謀于外。諸婢協力于內。以制一粗疎不人之嬌寬。如擊病鼠耳。申屠氏則難矣。然仇迹不露。猶可從容而圖之。鄭僕妻則又難矣。變起倉卒。親見羣凶攢刃于其夫。即秦舞陽旁觀。不能不動色。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算。甘言誑賊。不踰日而以計擒滅。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賤。何曾讀書知禮義。而臨變不亂。處分綽如。世之自命讀書知禮義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

謝小娥

謝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段氏。故二姓治同舟。貿易江河間。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皆爲劫盜所殺。二姓之黨殲焉。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初小娥父死時。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猿。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者未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爲李述之。李憑檻書空。疑思嘿慮。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車中猿者。車字之

中乃申字。申非屬猴乎。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又未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一日是春字。其爲申蘭申春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復其冤。更爲男子服。備保江湖間歲餘。至蒲陽郡。見紙榜以召傭者。娥應召。問其主果申蘭也。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之。每觀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泣。蘭與春宗兄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往來密洽。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室。招羣賊均至。酌飲。暨諸兇既去。春沈醉臥于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贓貨至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嘉其孝節免死。娥竟削髮爲尼以終。

呂母

王莽時。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殺之。呂母怨思報宰。母家故豐資。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輒奢與之。衣敝者輒假衣。不問直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償之。母泣曰。所爲厚諸君。非求利也。徒以縣宰

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憤之。皆許諾。遂招合亡命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宰數其罪。諸吏叩首請免。母曰。吾子不當死。爲宰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宰。以頭祭子塚。因以衆屬劉盆子。

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隴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郡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覡。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郡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她穴口。她輒夜出吞嚼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鈔。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憇憇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她犬。至八月朝。懷劍將犬詣廟中坐。先作數石米。養密麪以置穴口。她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嚼咋。寄

從後斫她。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燭體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性弱。爲她所食。甚可哀感。于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是自東治無復妖邪。

劉季斫殺蛇。遂作帝。李寄所殺蛇。遂作后。天下未嘗無對。

紅拂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牀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偃見賓客。素斂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任何處。靖具以對。妓誦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避然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言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迫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靖不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

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疑。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設馬。忽有一客奇形赤髻。如虬。策蹇驢而來。投革囊于驢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靖怒甚欲發。張熟視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梳畢。斂衽前問其姓。客臥而答之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行三。亦問妹第幾。曰。最長。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問煮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復索酒飲。于是開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藏革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致異人。靖不敢隱。具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靖因言州將于李世民。客與靖期會于汾陽橋。遂乘驢疾去。及期候之。相見大喜。靖詐言客相善。因友人劉文靖得見世民。真天子矣。廢然而返。遂邀靖夫婦至家。令其妻出見。酒極奢。因傾家財付靖。文簿匙鎖共二十牀。曰。贈李郎佐真主立功業也。與其妻戎服躍馬。一奴從之。

數步遂不復見。靖竟佐命封衛公。

吳長卿曰：紅拂見衛公，自以爲不世之遇。視楊素、茂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也。視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見李公子也。

沈小霞妾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田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順因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教者竄鍊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蔭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快快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取鍊一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曰：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奉旨逮治，而襄得末減，問戍。襄之始來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之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給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傾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殘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于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

權使妾寄食尼菴，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襄實自竄，毋枉我。因以聞亡命去。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冤，捕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嚴氏將要襄殺之，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襄此去，實大便宜。大乾淨，得此妾一番撒賴，卽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無患矣。順楷輩死，肉不足餒狗，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忠智萃于一門，盛矣哉。

邑宰妾

萬曆中政務寬緩，刑部囚人多老死者。其鄉科此人爲邑宰，坐事入詔獄，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已分必死，而自傷無子，乃盡鬻其產，營一室于近處，置所愛妾，而厚賂典獄者，陰出入焉。有姪頗不肖，稍竊其資入博場中，爲邏者所疑，窮詰之，因盡吐，且云：家有一青驢子，叔行必乘之，無事則出賃，請以驢爲驗。邏者伺數日，果如其言。宰方與妾對食中堂，羣邏至，驚失箸，妾遽起迎曰：翁臍薄，毋相迫。爾曹與翁有隙耶？曰：無之。曰：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室，第隨我行，當以飽汝。邏者顧婦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視宰，而羣尾妾入房。妾指所臥床曰：金在其顛，攜小梯而

登。衆自下誑之。殊不怒。笑聲達于外。須臾捧一匣下。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饜實焉。衆攫金聲愈鬧。守者貪分金。不能忍。足不覺前。宰以間潛逸。衆懷金既壓。出視失宰。懼欲走。妾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攫金賊在。衆奮拳齊毆。齒甲俱集。妾且死。終不釋。聲愈厲。動外人。外人入。衆竄。獲其一。并妾所持者兩人。送巡城潘御史。妾訴羣兇淫質狀。兼其所失贖產銀數。此兩人不能諱。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猶在懷也。而以犯官逸出爲解。御史使視詔獄。則宰在焉。衆語塞。乃委罪于不肖姪。御史收姪盡斃之。簞下。妾取故金歸籍。尋報宰病。數日乃死。

獄中因私出入非法也。詔獄甚矣。方羣邏押至。不以宰爲奇貨哉。言膽薄。堅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誑以堅之。空囊以餌之。怠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羈衆強。假令身斃老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羣兇先吾死。而目可瞑也。婦之智不必言。獨其猝不亂。死不怵。從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傳者逸其名。雖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沙女銳司徒妻車中女子之儔。斯不爲無友也已。

崔簡妻

唐滕王極淫。諸官美妻無得白者。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簡向前謝。王慙。乃出諸官之妻。曾被喚入者。莫不差之。

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婦有膽有識。

藍姐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而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卽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乘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出。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事見賢編

新婦處盜

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矣。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隣人。倉皇間。懼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內。昇至賊家門首。剝啄數下。賊

婦開門見箱。謂是夫盜來之物。欣然收納。數日夫不還。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因密瘞之而遁。

遼陽婦

遼陽東山賊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賊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于繩。自窗縳而射之。數矢後。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縳上。以麻藉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婦引繩發矢。猶能退賊。始知賊未嘗不畏人。人自過怯。讓賊得利耳。

李成梁夫人

相傳李帥成梁夫人。乃遼陽民家女也。遼民時苦寇掠。往往掘深窾以藏貨物。此家以避寇去。獨留女伏守窾中。有二寇入其室。覺窾中有人。一人懸繩而下。女甚喜。呼黨先牽女上。黨復臨視。欲下繩。女自後遽推墮。即以物壓蓋之。得繫馬于門。跨而走。數日寇退。父母俱還家。女言其故。相與斃二寇。取首邀賞。李帥時在伍。聞女智略。求為婦。後為一品夫人。

木蘭等三條

奉發李成邊。女子木蘭。憫父年老代之行。在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為貞女。

黃善聰。應天懷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丁裝飾。攜之旅遊。慮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乃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嘗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隣即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為易去男裝。越日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為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往事之

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歎不已。時英尤未室。母賢之。卽爲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衆口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

木蘭十二年最久。韓貞女七年。善聰踰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權濟變。其智一也。若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黃崇嘏。無故而詐爲丈夫。竄入仕宦。是豈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貞元之孟媼。年二十六而從夫。夫死而僞爲夫之弟。以事郭汾陽。郭死。寡居一十五年。軍中累參兼御史大夫。忽思執獨復嫁人。時年已七十二。又生子壽百餘歲而卒。斯殆人妖與。又不可以常理論矣。

練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釋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爲識。吾戒士卒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舊德。願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與

衆俱死。不願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將。必預知其爲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請于太傅不從。故以計釋去耳。不然軍法後期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至于後之食報。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將之死。而二將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爲夫人出。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皆出八房。陰德之報。豈誣也哉。

陳覺妻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七釵。不置妾媵。齊丘選妾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近有一甲科喪偶。眷一土妓。及繼娶。每托言宿于外館。深夜潛詣妓家。辨色卽歸。繼夫人察知之。絕不漏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童僕。轎傘往彼迎接。傳夫人之命。甲科大慚。遂止。亦善于用妬者也。

雜智部狡黠卷二十七

英雄欺人。盜亦有道。智日以深。姦日以老。象物爲備。禹鼎在茲。庶幾不若。莫或逢之。集狡黠。

呂不韋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于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因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貨西見夫人。而以獻於夫人。因舉異人賢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不韋因使其婦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使不韋還報異人。異人變服逃歸。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爲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益張。合五國百萬之衆。攻之不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不韋非大賈。乃大盜也。

陳乞

齊陳乞將立公子陽生。而難高國。乃僞事之。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其言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子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繇。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夏聞之。與高張乘如公。戰敗奔魯。初。景公愛少子荼。謀于陳乞。欲立之。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廢與繇我故也。君欲立荼。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置於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際。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偕之。陳乞之家。陳乞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霑。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

自陳氏厚施。已有代齊之勢矣。所難者高國耳。高國既除。諸大夫其如陳氏何哉。弑荼立陽生。旋弑陽生立王。此皆禪國中間過文也。六朝之際。此伎倆最熟。陳乞其作俑者乎。

徐溫

初。張顥與徐溫謀弑其節度使楊溥。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後窮治逆黨。皆左牙兵。顥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

荀伯玉

或言蕭道成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宋主聞而懼。乃使道成復本任。

高歡

歡計圖爾朱兆。陰收衆心。乃詐爲兆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遂愁怨。又僞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洒涕執別。於是衆皆號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今直同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衆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

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衆。無法終灰滅。今須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衆皆頓首。生死惟命。於是明日遂推牛享士。攻鄴破之。

潘崇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鑿江華。而勿敬也。商臣從其策。江華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

陽山君相衛。聞衛君之疑己也。乃僞謗其所愛穆堅。以知之術同此。

曹操四條

魏武當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後軍中言曹公欺衆。公謂主者曰。借汝一物。以厭衆心。乃斬之。取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軍心遂定。

曹公嘗云。我眼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一日伴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復臥。既覺。問誰殺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

魏武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無他故。當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操少時。嘗與袁紹觀人新婚。因潛入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忝廬中人皆出觀。操乃入。抽刃刳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枳棘中。紹不能得動。操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逸追自擲出。遂以俱免。

世說又載袁紹曾遣人夜以劍擲操。少下不著。操度後來必高。因帖臥床上。劍至果高。此謬也。操多疑。其做備必嚴。劍何由及床。設有之。操必遷臥。寧有復居危地以身試智之理。

田嬰 劉瑾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晝以數日之間自聽之。不然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喜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請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息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

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終不能聽。於是盡以委嬰。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於武廟前。候其翫弄。則多取各司章奏請者。決。王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此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

趙高 李林甫

趙高既勸二世深居。而已專決。李斯病之。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門。高曰。請候上開語。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言誣相怨望欲反。下斯獄。夷三族。

李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己。而疎適之。遂罷政事。嚴挺之徙絳州刺史。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惇惇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病。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養。帝恨叱久。

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郡。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陳樂動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俾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絢子是廢。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爲所玩弄而不知。信姦人之雄矣。然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所售其計哉。愚謂此三人之愚。非林甫之智也。

石顯

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間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爲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且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羣下嫉妒。欲陷臣。上以爲然。愈寵信之。

藍道行

世廟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真跡。所答俱如旨。上以爲神。益信之。

藍詐矣。然廷臣卒賴其力假神仙以去嚴嵩。則詐亦有
用處也。

嚴嵩

伊庶人爲王時。以殘暴歷見糾于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及嵩敗家居。則遣軍卒十輩。造嵩家脅債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問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

吉溫

李適之爲兵部尙書。李林甫惡之。使人投兵部鈔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溫鞠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訣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免。

陽虎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遂揚劍提戈而出。顯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爲子脫死。

而反傷我。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偽孝二條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復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數數如此。烏聞哭聲。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撒餅亦資冥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猶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蒙旌表。訊之。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飲其乳。愼遂以爲常。

卽此非偽。與孝何干。

丁謂 曹翰

丁謂既竄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敢隱。卽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敍國厚恩。戒家人無怨望。帝感惻。遂徙雷州。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糞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因召還。

秦檜

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嘗出自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嘗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明日進糟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朴。果然。又程厚子山與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纒標一册。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尾有學士類貢進士秦墳。呈文采。醜醜。程兀坐靜觀。反復成誦。惟酒舖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莫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宜將入院。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此賦擅場。墳遂首選。

李道古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鄒老人

鄒老人。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置於獄。以重賄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懷之。走南都。納交于刑曹徐公。往來漸密。時留宿。忽中夜出金獻徐。訴以內親王甲枉獄。徐曰。吾不吝爲謀。然吳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產。

也。公第勅二盜認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矣。徐許之老人退。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鞠。刑曹問若吳人曾殺人否。二盜即招某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資。老人抱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得釋。甲自獄歸。乙於門竟死。李

嚙耳訟師

浙中有子毆七十歲父。而墮其齒者。父取齒訟諸官。子懼甚。延一名訟師問計。許以百金。師搖首曰。大難事。子益金。固請許。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謂曰。得之矣。辟人耳常語。若子傾耳相就。師遽嚙之。斷其半輪。血汚衣。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臨鞠。乃出。既庭質。遂以父嚙耳墮齒爲辨。官謂耳不可以自嚙。老人齒不固。嚙而墮。良是。竟免。

毆父而以計免。訟師之顛倒王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

土豪張

北京城外某街。有張姓者。土豪也。能以財致人死力。凡京中無賴皆歸之。忽思乞兒一種未收。乃于隙地築土室。招羣丐以居。時其緩急而周之。羣丐感恩次骨。思一報而無

地。久之。先用以索債。債家畏丐。無不立償者。已而詞人有營幹之事。輒往拜。自請居間。或不從。則密喻羣丐。羣復陰使人爲之畫策。謂非張某不解。及張至。噴目一呼。羣丐駭散。人服其才。因倩營幹。任意籠絡。得錢不費。復以小嫌怒一徽人。其人開質庫者。張遣人僞以龍袍數事質銀。意似匆遽。囑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爲我姑留外架。晚卽來取也。別使人首之法司。指爲違禁。袍尙存架。而籍無質銀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張坐他事。繫獄。徽人子訟父冤。盡發其奸狀。且大出金錢爲費。張亦問立枷而所取枷。卽上年所用。以殺徽人者。封識姓名尙存。人咸異之。張竟死。

丐廢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擁如林。而指臂不相運掉者何哉。張之儉狹不足道。乃其才亦有過人者。若虞翻設三科募士。堪作一隊長矣。

織生光

萬歷間。織生光。以妖書事論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術制人爲利。有縉紳媚一權貴。求得玉杯爲壽。偶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雙來售。云出自中官家。價可百金。止索五十金。縉紳欣然購之。踰數日。忽有廠較束縛

二人噪而來。勢甚急。視之則生光與中官也。生光蹙額言。前杯本大內物。中官竊出。今事覺不能諱。惟有速還原物。彼此可保無害。縉紳大窘。杯已饋去無可償。反求計於生光。光有難色。久之乃爲料理。納賄某中官若干。某衙門若干。庶萬一可以彌縫。縉紳不得已從之。費幾及千金。後雖知生光狡詐。無如何矣。

永嘉舟子

湖州小客。貨蕘於永嘉富人王生。酬值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良久。復甦。以酒食謝。過遺之。正相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乃道所以。且曰。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生心。從容買其絹。并丐筭盤。客既去。卽攜屍近生居。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澆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絹與筭爲證。今已絕矣。生舉家懼。且泣以二百金賄舟子。求瘞屍深林中。後爲黠僕要脅。聞于官。生因徙居。忘故瘞處。拷掠病死。而明年蕘客具土儀來訪。言賣絹之故。其家執僕訴冤。官并捕舟子斃死。

乾紅貓

臨安城內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

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鄉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可得。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鬚盡然。見者無不駭羨。孫三歸責妻漫藏。篋營交至。已而浸淫達于內侍之耳。卽遣人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二百千取去。孫流淚復篋其妻。竟日嗟恨。內侍得貓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蓋用染馬纓法。漬白爲僞。前之告戒。筆怒。悉姦計也。

鐵牛

紹興間。淮壩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何用。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未幾遂止。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後有人云。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

金在其家。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所爲。急尋之。已遁矣。出趙

若能糞金。尙須乞錢耶。其僞甚明。而竟爲貪心所蔽。利令智昏。信哉。

京邸中貴

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某中貴。允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性喜諛。苟得其歡。卽請益。非難也。士人拮据。湊貨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狀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喜不自勝。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于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兩堆。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客亦滅迹。方悟其詐。

一錢騙百金

胙篋惟京師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騙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卽乘馬。爾以胡牀侍。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試可。乃論價。馬主謹奉。

羈勒。其人設胡牀。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初意。設胡牀者其僕也。已知其非。乃亟追之。盜逕扣官店。維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下。欲段疋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觀良馬不之疑。如數畀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踪跡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爲平分其馬價云。

老嫗騙局

萬歷戊子。杭郡北門外。有居民年望六。而喪妻。二子婦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門。自晨至午。若有所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詢其故。婦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妮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工尤精。子婦惟恐其去也。謂嫗無夫而子不孝。兢兢無歸。力勸翁娶之。翁乃與合。又旬餘。嫗之子與妮子始尋覓而來。前跪告罪。嫗猶厲詈不已。勸解之。乃留飲。其人卽拜翁爲繼父。喜母有所託也。彼此往來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吾與翁及兩郎君來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婚。必求二姆同降。子婦允其請。且多貨衣飾盛粧而往。嫗子婦出迎。面黃如病者。日

將哺。嫗子請二姆迎親。且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嫗佯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煩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往？嫗乃許之。於是嫗與病婦及二子婦俱下船去。更餘不返。嫗子假出覘孫，又繼之皆去矣。及天明，逼覓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傾囊償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悵極，因自盡。

乘驢婦

有三婦人，偃驢騎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情男子佐之下，即與調諷。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慙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卜者朱生

舊日朱化凡居吳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寔康。一日哺時，忽有青衣二人，傳主命欲延朱於舟中問卜。其主人貴公子也。朱辭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性卞急，且所占事不得緩。因請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至一舟，似僻地。

而人甚夥。坐定且飲食之。謂朱曰：吾儕探囊者，實非求卜。今宵擬掠一大姓，借汝為魁。朱大恐，自云：盲人無用。答曰：無他，但乞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寶來而已。得財當分惠汝。不然者，斫汝數段，投波中矣。朱懼而從之。夜半如前翼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羣盜聲所藏而去。朱猶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賊尚在，未敢出。久之，竊視止一人，而其聲頗似習聞者。因前縛，舉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即化凡家。驚問其故，方知羣賊之巧。

黃鐵脚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隣有酒肆，黃往賈。肆客與黃戲曰：必竊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鑄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鑄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立詣黃問。故黃自言用一小竿窬其中，俾通氣。以豬溺壘繫竿端，從雷引竿，納囊於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鄉一老媪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媪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嚮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復負而出。內

外皆不覺。

僞跋僞覽

闔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冠服甚偉。跋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卽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覽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衆所共覩。不知何由。置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而覽亦僞也。

覽盜

有覽盜者一足覽。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資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資上之。如是者三矣。覽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覽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覽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覽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驚訝遁去。覽盜出。乃得金資歸。何大復作覽盜篇。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貲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闈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矍矍移時。乃曰。但令人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僂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近者。親知。乃云。僂僂者卽其父也。

丹客二條

客有炫丹術者。與從甚盛。攜美妾。日飲於西湖。所羅列器皿。望之燦然。皆黃白。一富翁見而醜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練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給曰。家糧內艱。求亟返。客大慟。謂主人曰。事出無奈。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婦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大驚曰。敗矣。似有觸之者。因言主人無行。欲掠治妾。主人

不能諱。復出厚鏹謝罪。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遺爲幸。而不知銀器皆僞物。妾則典妓爲騙局也。翁中於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豎生博學有口才。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閩門。丹士不俟啓齒。卽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旣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償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日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倖而得釋。及歸。親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尙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博師父一聲。尤無謂也。○近年崑山有一家。爲丹客所欺。去千金。忿甚。乃懸重賞物色之。踰數日。或報丹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飲。覘之信然。索賞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歎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曰。勿揚吾短。原物在。且飲三杯。當璧還耳。主人喜。正劇飲間。丹客起小便。伺間逸去。問同席者。皆云偶此羣飲。初不相識。方知報信者亦

其黨來騙賞銀耳。

誘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佈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名占甲乙。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卽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卽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始知塑像時。因僧異貌。遂宵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樹大數。珠數十顆。暗噉之。皆奸僧所爲。閩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己首。俾牛舐之。久遂爛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卽舐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葭胡也。埋一銅佛像於窮谷中柏樹之下。俟草逼生。直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伴從

地斫斷之。不得。謂是衆誠未至。不佈施耳。蓋施者百餘萬。卽斫埋處。獲像焉。求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緋黃綾。爲袋數重。盛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佈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光王軍師。程務挺討斬之。一智也。善用之。卽李抱貞劉元佐。不善用之。則白鐵余矣。於智何尤哉。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者。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固皆云病愈。施捨無數。後以謀逆被誅。

馬太守

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乃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發視。瞽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禮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勸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人。輒告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

大安國寺奸民

唐懿宗屢徵行游寺觀。奸民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疋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內選一人背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襲。引二一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遣之而去。遽巡間。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惜之。僧未諾。卽問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疋。唯命是聽。於是啟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朝于朝門相覓。可奏引入內。所酬不輕。假服者遂跨驢而去。僧自是經月訪于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黨。

南京道者

萬曆丙午間。南京有山西賈人。鬻絨貨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借一道者至。單開絨貨。約百餘金。體制俱異。先留定銀一大錠。俟貨足兌絕。自是以催貨爲名。頻頻到店。到則兩人耳語。指天畫地。若甚秘密事。賈人疑而問之。不言。再問。客乃屏人語曰。吾道兄善望氣者。昔秦皇謂江南有天子氣。因埋金千萬以厭之。故曰金陵。從來莫知其處。夜來道兄見寶氣騰空。知藏金久當出世。未卜其處。今詳察寶

氣所騰之處。在符店第三重屋下。誠禱祝而發之。富可敵國。賈人貪信之。乃曰第三重。乃吾內室也。發之當如何。客曰此事須問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觀乎。賈人曰可。既審視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餘。皆金穴也。此金數千年。而氣上騰的是天數。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惟擇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縷鋤數十輩。於人靜後。齊工發掘。至五尺餘。便可知矣。賈人信其言。與之訂期。至日午後。客與道者偕來。祭奠極誠。道者復披髮仗劍作法事良久。使衆皆飽食。俟深夜縷鋤並舉。發至五尺深。並無所見。天已大明。忽聞門外呵殿之聲。則督府某以通家紅帖來拜。賈人方驚訝。而某衣花繡登堂。固請相見。賈子強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聞秦皇埋金爲足下所發。其富敵國。某特奉旨。方今邊餉告匱。誠以數萬佐國家之急。高戶侯不足道也。某當爲足下奏聞。賈人殷誠謝無有。某直入內室。見戶外標盤狼籍。地下開壑從橫。而客與道士俯伏前謁。言埋金實有之。但不甚多。賈人不能自懼。禍不得已。餽三千金求免。并還定貨之銀。繇是菑業遂廢。

太平廣記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有道士叩關求漿。薛氏欽其道氣。接談甚洽。道士因誇所居氣色甚佳。自此

東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境內否。曰是某良田也。道人遂屏人語。此下有黃金百萬。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施德。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効斬魔之術。二子感之。道士擇日起土。案灰纏三百尺。五色綵繡甚多。又建祭壇。中設器皿。俱用白金。約費數千。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今有囊篋。寄太微宮。欲暫寄。須臾令人負篋而至。封緘甚固。重不可舉。至某夜與其徒設法於五松間。戒勿妄窺。俟法事畢。當相召。及曉杳然。二子往視之。但見輪蹄之跡。所陳設爲之一空矣。事頗相類。

文科二條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姦巧。好以術困人而取其資。有屋一所。貨於徽人。業經改造久矣。科求原直取贖。不可。乃售計于奴。使其夫婦往投徽人爲僕。徽人不疑也。兩月餘。此僕夫婦潛竄還家。科即使他奴數輩謂徽人曰。吾家有逃奴某。聞靠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來投實有之。初不知爲貴僕。昨已逸去矣。奴輩曰。吾家昨始聞之。在宅豈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當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縱諸奴入視。諸奴搜至酒房。見有土鬆處。

伴疑取鑿發之。得死人腿一隻。乃問曰。汝謀害吾家人矣。不然此腿從何而來。當執此証官耳。徽人懼。乃倩人居間。科曰。還吾屋契。當寢其事耳。徽人不得已與之。期而遷去。在酒房之人腿。則前投錄之奴所埋也。

科嘗爲人居間公事。其人約於公所封物。正較量次。有一跛丐右持杖。左攜竹籃。籃內有破衣。捫人乞賞。科拈零星與之。丐嫌少。科伴怒。取元寶一錠。擲籃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懼曰。財主不添則已。何必怒。雙手捧寶置几上而去。後事不諧。其人啓封。則元寶乃僞物。爲向丐者易去矣。丐者卽科黨所假也。

蘇城四方輻輳之地。騙局甚多。曾記萬曆季年。有徽人叔姪爭墳事。結訟數年矣。其姪先有人通郡司理。欲於撫臺准一詞發之。忽有某公子寓閩門外。云是撫公年姪。衣冠甚偉。僕從亦都。徽姪往拜。因邀之飲。偶談及此事。公子一力承當。遂封物爲質。及期。公子公服取証詞。納袖中。徑入撫臺之門。徽姪從外伺之。忽公事已畢。而門閉矣。意撫公留公子餐也。詢門役俱莫知。及晚衙。公子從人叢中酒容而出。意氣揚揚。云撫公相待頗厚。所請已諧。抵徽寓。出官封袖中。印識宛然。徽姪大喜。復飲

食之。公子索餉如議而去。明日徽姪以文書付驛卒。比公子私從驛卒索文書自投。驛卒不與。公子言是僞封。不可投。驛卒大驚。還責徽姪。急訪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懼。復出數十金賂之。始免。後訪知此棍。慣假宦家公子爲騙局。時有春元謁見撫院。彼乘鬧混入。潛匿於土地堂中。衆不及察。遂掩門。渠預藏酒糕。以燒酒製糕。啗之。晚衙復乘鬧出。封筒印識。皆預造藏於袖中者。小人行險僥倖至此。亦可謂神棍矣。

猾吏二條

包孝肅尹京日。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旣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教分辦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掉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以抑吏勢。不知爲所賣也。

包鐵面尙爾。况他人乎。

有縣令監視用印。暗數已多一顆。檢不得。嚴訊吏亦不承。令乃好謂曰。我明知汝盜印。今不汝罪矣。第爲我言藏處。此令素不食言者。於是吏叩頭謝罪曰。實有之。卽折置印

匣內俟後開印時方取出耳。又聞某按院疑一吏書途中受賄。親自簡查無跡而止。蓋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鈴與馬鞭大帽。明置案前。賄即在內。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

袁術諸婦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此必加重焉。女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殮斂。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麗冠絕一時。會同官之爲千牛者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候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首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幃幙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繇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

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婦人之智可畏。

雜智部小慧卷二十八

熠熠燄光。分子全耀。螢火難晷。囊之亦照。我懷海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周主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於是吏皆悚懼。以爲神明。

商太宰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于市。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毋敢告人。吾所問於汝。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韓昭侯 子之

韓昭侯握瓜而伴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効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蔡卞恢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不立其弟蔡卞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白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蘇代

蘇代自燕之齊。見於張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主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賢也。

薛公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江西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

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不視者爲國君。

江彪

諸葛令女廣氏。婦既寡。誓云不復出。此女性甚正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歇。江瞑入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江乃詐麗。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于是躍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麗何與卿事。而煩見喚。既爾相關。那得不共語。女嘿然而慚。情意遂篤。

以情相感。雖鐵石心腸。亦爲之移。况夫婦乎。

孫興公

王文度之弟阿智。坦之字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神有女阿恒。亦僻錯無復嫁娶理。孫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佯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蓋田迷云。興公欲婚吾家阿智。藍田驚喜。既成婚。女子頑囂尤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兩家。

料試郊餞

科試故事。邑侯有郊餞。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子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唐類函

吳中鑲書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羨章刺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乞官爲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由是類函盛行。無敢翻者。

孟陀

張讓在桓帝時。權傾中外。讓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傾囊結奴。奴德之。問陀何欲。欲爲成就。陀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求謁讓者。車每填門。陀一日詣讓。讓不得前。監奴望見。爲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其輿入時。賓客大驚。謂讓厚陀。遂爭賂陀。自是積資巨萬。

無故而我結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賈。較呂不韋術更捷。

寶公

唐崇賢寶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

閭相隣。聞閭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寶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價。閭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兩護我紙題。閭爲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媼將蒸餅盤就彼。誘兒童代抱磚瓦。中一指標得一餅。兒童奔走競拋。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

寶義

扶風寶義年十五。諸姑累朝國戚。其伯工部尙書。于嘉令坊有廟院。張敬立任安州歸。安州土出絲屨。敬立齎十數輛。散諸鸞姪。咸競取之。義獨不取。俄而所剩之一輛。又稍大。義再拜而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潛于鍛爐。笞二枝小錘。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筴。義掃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義夜則潛寄寢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住廟中。以二錘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筴於其中。尋遇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已長三尺餘。義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千餘錢。又明年汲水于舊榆溝中。至秋榆

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東。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約十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遂買麻布。僱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僱日傭人于宗賢西門水澗。洗其破麻鞋。晒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積。棄碎瓦子。令工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于廟中。然後置石磗確五具。劉確三具。西市買油錠數石。僱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疎布箇之。合槐子油錠。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搗。從臼中熱出。命二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圍徑三寸。聚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無車輪。義乃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坪行之南。有十餘畝。均下潛污之地。目爲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污所聚。義遂求買之。

其主不測義。酬錢三萬。既獲之。于其中立標懸幡子。邊池設六七鋪。制造煎餅。以糲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糲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店今存焉。號爲寶家店。

石子

吳中有石子。貌類胡。因呼爲石子。善誦多智。嘗因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窗晝寢。窗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窗刺繡。石乃襲僧衣帽。微啓窗向婦而戲。婦怒以告其夫。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處焉。

黠童子

一童子隨主人宦遊。從縣中索騎。彼所值甚濶。下。望後來人得駿馬馳而來。手握繩繩伴泣於馬上。後來問曰。何泣也。曰。吾馬奔逸絕塵。深懼其泛駕而傷我也。後來以爲稚弱可信。意此馬更佳。乃下地與之易。童子既得馬。策而去。後來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黠豎子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穽網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

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曰。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脣。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其笑我終無已時。

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或傳此爲唐伯虎事。恐未確。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輜以酒餚。日取書筒視之。凡與己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己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事雖甚小。却是損人利己。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氈夫甚魁岸。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豫得之同伴。先入廚求得少許醬。彼見輒倒耳。

定遠弓手

澤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儁亦精此技。每欲與決

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儁適在市飲。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久之。各表能進。弓手忽謂儁曰。尉至公。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前決生死乎。儁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方按刃。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反爲所刺。

种氏取虎

析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蓋間。轉展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或請以一矢斃之。一子弟在後笑曰。我不煩此。當以膠竊取之。如黏飛雀之易。衆責其誇口。請釀錢五千具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衆許之。翌晨集庄戶。置膠竊斗餘。盡塗場間麥桿上。并繫羊爲餌。而共同其旁。至月色穿林。虎果至。遇繫羊。擠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稗叢身。牢不可脫。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已死矣。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庭不能免。以

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而心忤。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媼問之。公懷金賂媼。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驟然甦。自是母性驟改。

制妒婦

藝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繩。士密與巫媼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祈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畧復妬。士卽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赦上舍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題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敖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醉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命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謊。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己。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實于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卽發。由是吏民驚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案至。俾昇櫃於舟。載之而去。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詣僧請觀舍利子。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

瀉下。僧款然濯而收之。

陳五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案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吐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以舍利取人。卽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卽有詭神道以困之者。無好不破。無僞不窮。信哉。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十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旁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人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誘出戶

朱古民文學善謔。冬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智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信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家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今已誘汝出戶矣。

謝生

長洲謝生嗜酒。嘗游張幼于先生之門。幼于喜宴會。而家貧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謝生苦不足。因出席小遣。紙封土塊。招童子密授之。囑曰。我因臆病發。不能飲。今以數文錢勞汝。求汝淺斟吾酒也。發封得塊。恨甚。故滿斟之。謝是日獨得倍飲。

增補智囊補卷二十八終